

1910

年

第

卷

第

5

期

號五第年一第 報時說小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表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雲霧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九段錦之三松竹茅亭。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漁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暉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尙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第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峰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衡文山水軸。明仇十洲掃衣圖。王烟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

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松溪仙館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沈南蘋秋棠錦鷄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道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做大痴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做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薊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峯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壽圖。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雲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人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兩峯飲篠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長卷分三幅。暉南田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下

做惠崇花鳥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嬭瓠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其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集全年一份共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外冊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冊 紙本墨筆山水八開字題十開共十 八頁 定價一元二角 郵費五分

外冊第二冊 暉南田山水冊 山水八開題字八開共十六頁 定價一元二角郵費五分

外冊第三冊 暉王山水合冊 南田墨筆山水四開石谷山水八開 定價一元

外冊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叔平相國題誌 定價六角

外冊第五冊 石濤山水冊 陶齋尙書藏爲石濤最佳之作每冊定價七角

外冊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冊 崔聽彝觀察藏每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七冊 御賜竹鑪山房王孟端畫卷 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鑪山房者高宗南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寶也合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冊 陶齋尙書藏乃吳梅邨評隲同時之畫中九友主賓十人之名蹟合印一冊定價一元

外冊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明清兩朝大家所作擇最精者先印成冊 平等閣藏定價一元

外冊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冊 定價一元五

外冊第十一冊 國朝六大家 四王暉吳山水合冊 計煙客一百頁廉州一百頁石谷二百頁麓台四頁南田三百頁墨井一百頁皆極精之作願鶴逸觀察藏 定價八角

外冊第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冊 此冊爲冬心最精之作畫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有共十二頁一冊定價八角

外冊第十三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冊 此冊十二頁乃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各家誠爲石谷生平合作此冊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尙書所藏之冊端稱雙璧明眼人當自知之後有吳榮光題誌一百辛仿蘇部郎藏茲用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外冊第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爲增蕘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於臨學共印成一冊 定價六角

外冊第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平等閣藏定價洋一元

外冊第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冊 此冊精秀絕倫爲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冊十二頁樊樊山方伯藏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十七冊 羅兩峯畫冊 此冊爲兩峰精意之作樊樊山方伯藏每頁有方伯題詠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冊十幀 定價一元

外冊第十八冊 王廉州山水冊 此冊爲王氏家傳之寶世守勿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家初爲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共九頁誠爲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外冊第十九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定價大洋五角

外冊第二十冊 明代名畫集錦冊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蔡伯浩觀察藏每冊定價八角

外冊第二十一冊 國朝名畫集錦冊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蔡伯浩觀察藏每冊定價八角

外冊第二十二冊 扇面第三集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二十三冊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定價八角

外冊第二十四冊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冊 定價一元

外冊第二十五冊 戴醇士水山花卉冊 一元

外冊第二十六冊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八角

外冊第二十七冊 戴醇士三卷合冊 定價六角

外冊第二十八冊 扇面第四集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二十九冊 蔣南沙花鳥草虫冊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三十冊 翁松禪人物山水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三十一冊 李復堂寫生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三十二冊 暉南田工筆花卉蔣南沙草花虫蝶合冊 定價一元

外冊第三十三冊 扇面第五集 定價一元

外冊第三十四冊 徐青藤墨筆花卉 定價九角

外冊第三十五冊 華新羅八段錦畫冊 定價七角

外冊第三十六冊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冊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三十七冊 天然習畫帖 定價六角

外冊第三十八冊 柯九思竹譜 定價七角

小說時報第五期目錄

(一) 短篇名譯

兄弟

(冷)

俄國之寶庫

(笑)

(二) 長篇名譯

豆蔻葩

(卷下)

祖國

世界三大悲劇之一

(冷)

(三) 雜記隨筆

秦淮感舊集

(卷下)

尊鄉漫錄

本報通告一

(一) 本報每期小說每種首尾完全每種連續不得過三次以矯他報東鱗西爪之弊

(二) 本報每月一期每期均有定日即或中有改變亦必以半年六期為一結束六期之內決不中變以矯他報有始無終之弊

(三) 本報每一期內所有小說自成一結構每半年六期內又成一大結構既便分閱又宜合觀以矯他報東拖西扯之弊

(四) 本報每期均用大紙每頁均用四號字每種小說接頭處均有筆記圖畫補滿以矯他報紙多字少之弊

(五) 本報每種小說均有圖畫或刻或照無不鮮明不惜重資均請名手製成以矯他報因陋就簡之弊

凡此五者一一俱徵實在本報決非自誇閱者苟圖一二期當信斯言不問

本報通告二

- (一) 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 (二) 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 (三) 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 (四) 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尚祈原諒



寫真募集

-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 一 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 一 凡登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 一 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 一 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見相末次

(啣)

可怕呀可怕想當初並肩同坐苦窻下想
 當初綸套同度春寒夜想當初銀篸屢把
 相思寫到如今空攢眼怒咬銀牙難道是
 還與我訴說同心話呀轉眼空亦可怕呀
 可怕呀

見相再

(壽人)

可憐呀可憐想當初人似玉氣如蓮楊柳
 隨風軟芙蓉帶雨妍朱闌嬌倚微露玉葱
 纖到如今千嬌百媚成雲影鶴髮雞皮枉
 淚漣恨一樣的菱花鏡子不照當年

見相次月

(圓)

可愛呀可愛已換了從前嬌痴情態悠悠
 秋水含情曲曲遠山橫黛寶鏡紅顏人第
 一綠窻明月千秋在是佳人才子消魂時
 代須知道風光滿眼芳春難再

見相初花

(好)

可喜呀可喜正葦窻稍頭媚媚婷婷年紀
 新柳經風力不禁嫩花帶露嬌無比短髮
 裁雲雙陣剪水任包含萬種情根在恁時
 從何說起



唐 伯 虎 肖 像

曲
 蘭
 風
 露
 夜
 醒
 絃
 綵
 月
 西
 流
 萬
 樹
 烟
 人
 語
 漸
 漸
 孤
 笛
 起
 玉
 郎
 何
 處
 推
 嬋
 娟
 秋
 夜
 戲
 學
 子
 畏
 友
 兄
 因
 書
 其
 小
 影
 以
 識

漫水





兄弟

(弟)

短篇名譯

店主人里海一人獨坐店內賬台。上年約三十五六七八面色愉快善營商業賣買人中個個都樂稱道。里海有弟叫做昆山專事遊蕩不務正業然也有一部分人不稱道里海却稱道昆山的。

閒話休絮且說那晚昆山又從外面回來要和阿兄說話阿兄見了昆山登時面色改變心中想道這事如何得了他只願賭博飲酒和我要錢。

我那能供給他一世。又想道，他却是個聰明人，又會說話，儻然今晚再向我說話，我如何對答。

未幾，昆山果然走進賬台旁，來里海問道：「昆山，你來了。」昆山道：「正是里海道，你爲什麼回來的？這麼遲這幾日，你究竟在甚麼地方遊蕩？」

昆山看見阿兄動怒，將眼看了，一看阿兄的面，便沉了下來，低着頭，半晌纔說道：「我爲阿兄店內的事到處奔走，却無一處所在，也不是游蕩。」

里海道：「誰信你胡說？你爲我店內甚麼事？」昆山道：「我要阿兄給二三百元，這事纔成。」里海道：「你又來了，我再也不信你的說話了。你要去，不過做了賭本，平白地送給人家。我那有如許錢來供你揮霍。」

昆山道：「阿兄，儻然今晚你不給我這錢，我不能住在這國裡了。」

里海冷笑道：「不能住在這國裡，你去，你去了。」

昆山聽了這話，登時呆了。

里海接着又打開了錢箱，指着箱內一個錫匣，說道：「我也沒有別的東西，只拿了這錫匣，你不去，我也好出門去了。」又笑說道：「這錫匣內不是別的都是些銀行裡的票子，共有二萬餘元。我因今日要買那股票，纔從銀行裡拿出來的。又道：我現在便是這樣不開這店，也已有錢了。我只去了你的漏洞，我便無碍。你也饒赦我了。從今以後，我却不能再給一錢於你。」

里海說後便從椅子上立了起來取了外套走至隔壁自己房內那鐵箱的門却依舊開着未關。見了便起了賊意將那鐵箱裡的錫匣私下拿了出來放在自己衣袋裡。剛正放好里海又從房裡回來了。披了睡衣手內拿着鑰匙將那鐵箱的門鎖上見了昆山便又對他說道我要去睡了。你守在這裡也無用我再告訴你罷。自今以後我再不要你和我做事了。昆山也憤憤的答道自然如此。自今以後我再不來和你阿兄說話了。阿兄睡罷我去了。

里海道你也去睡。昆山不答起身走出店門用力將那店門關上。里海心中又想道現在他又不知往那裡去到了明日又不知用甚麼說話來騙我要錢。心中一時不能放下因也跟出店外開了店門一看那昆山早已不知何處去了。因又回身將門關好然後回房安睡。這且慢表。

且說昆山出了店後一人捧了錫匣急急向前奔走心中自己沉吟道微倖微倖我今夜沒有這錢再也不能過了。我做這事也是萬不得已。

昆山且想且走走過了一條大街前面便有一條河河上有橋便過了橋向着對面的小山進發過了小山前面便是開往西邊去的火車站。昆山要想趁了火車且逃往西邊去。

行至中途昆山心中忽然如遇電觸伸手向衣袋裡取出錫匣自己喝道惡魔我不是發了狂麼我如何做起這盜賊來這難道是人做的事麼我犯這罪我不如死想罷便要轉身跳下河去。

忽又想道，且慢，且慢。我如死了，教我阿兄什麼。我不如將這錫匣送還阿兄，併在阿兄面前認了我的錯處。阿兄應也諒我。

想定主意，便轉身回過橋來。見了橋下順流的水，心中不覺感慨道：「這水雖沒知覺，還比我的心乾淨。」正在出神，忽覺手內一滑，那錫匣，昆山猛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錫匣落在水中了。」轉瞬之間，見他順流而下，不知去向。了。昆山登時如痴如狂，從那橋上跑向阿兄店裡來，跑不到幾十步，忽又跑回橋上面，向橋下看着，獨自尋思。

忽又自語道：「我爲什麼這般短氣，我如尋死，又償不來阿兄的錢。我是個男子，我爲什麼不做那男子的事。」

因奮然再走過橋去，又過了小山，沿着河流一直走至海邊，早走了一夜，天已大明，迨至走到了港口，足疲身軟，便在港中住下，投在一個船上，做了水夫。

再說里海到了明日一早起來，想着昨夜的事，不知昆山何時回來。等到晚上不見他影蹤，有些疑心。了他昨夜說出門不知真個出門，又隔了兩日依舊不見他影蹤，便遣人各處探訪，也訪不着。里海無奈，只得託了包探，登了告白，又過了多時，里海懊悔道：「干不該萬不該，當夜我逆了他的意思，不給他錢，這也罷了。我又無端訓飭他一番，激他出走，這便是我的過分了。又隔了幾個月，昆山仍不回來，各人都已。」

尋的厭棄都說他是死的了。里海雖是想他也是沒法。

里海開的那店却是日漸發達錢也真的有了。又娶了妻了。隔了一年又生了兒子。又生了女兒了。家內却是弄的十分興旺。

二十年處順境在快樂中却是一閃而過。

一日晚上里海又是一個人獨坐在賬台上彷彿那晚昆山要來索錢的光景不覺觸動了前情一個人暗暗地落淚心中歎道我只有他這一個兄弟如何將他虐待死了。他只要我些少的錢我不給他。甚至了他的性命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總是由我而死。如今我雖有了錢要給他也來不及了。想罷不覺咽嗚起來。

正在此時忽聞店門軋軋兩響里海將謂是風吹動的也不在意。

忽然店門開了。走進了一個客人來。商店裡的客人是來慣了的。里海看了也不在意。

忽見那客人不待里海招呼便走過賬台邊來。里海正要起身迎接。

忽又聽那客人叫道阿兄別來無恙。

里海不覺直跳起來將那客人上下一看叫道你不是昆山麼如何鬚都白了皮都皺了成了這麼一個老人了。

昆山也叫道：阿兄今日得見阿兄，真是快活。於是兩人都緊握了手。里海又叫道：快活快活，我將謂你是死的了，尋得我，好苦。當時真是我的過分。望兄弟恕我，說罷不覺流下淚來。

昆山也流淚道：阿兄休再這般說。這都是我兄弟的不好。阿兄快將我背上的包助我取了下來。這是我二十年的積蓄，是來償還阿兄錫匣內銀票的。

里海聽了這言，驚問道：你說什麼？我不知道。

昆山道：便是我走的那晚，你鐵箱內的錫匣被我盜失了。這便是償還你錫匣裡的損失。

里海道：那錫匣裡我並沒甚麼東西！

昆山道：斷無此理。當時你自己說的，內有兩萬多元。我不該聽着話，將他偷着跑了。跑到半路，忽又後悔起來，要想回來送還你，到了橋上一個失手，落在河中，被他順流而去。因此我纔不敢回來，一直躲在外邊，到了今日。

里海大叫道：這真是笑話了。我那日錫匣內的銀票早去買了股票了。我當時不是和你說的你拿的，不過是個空匣子，竟值得這地。昆山你不說我至今還不知道哩。你真個爲了這事纔走出門。

昆山道：正是爲此。

里海道：阿呀，昆山當時你向我索錢時，我雖然屢屢說你屢屢教訓你，我心中却甚是愛你……

是晚。兩個白髮的老翁牽着手。竟說了一夜。

里海問起別後的事。昆山便將逃往海口。做了水手。後來又入漁羣。買了漁船。漁獵爲事。備嘗辛苦。纔有今日。說了一遍。等到昆山說完。里海忙道。如今你休再要出門了。昆山應諾。於是兄弟二人和好無間。至死無違言。

(完)

冷曰。我譯此篇。我疑之。此篇所謂里海。昆山者。畢竟兄弟重於錢財。歟。抑錢財重於兄弟。歟。我疑之。



俄國之寶庫

(各國時聞之一) (笑)

(一)

却說俄羅斯地方有條著名的河流喚做難波河這河水貫注聖彼得堡的全市却不想他那上流頭有這麼一個歷史上狠悲慘的怪島這島四面都是水又是個摩天絕壁別說是人影兒不見連那飛鳥也不敢到那裡尋宿頭三百年來大家要是說着這個島都是搖頭皺眉在亞細亞的沙漠中却有個死海如今這島也好似和世界不相連屬只可歎那個俄羅斯國離開都城不過四十里之遙就有這個不可思議的死境可也算得件怪事了。

你道這島上怎生模樣插天石壁處處都生着青苔在這石罅之中也突出幾棵野樹來好似人的眼睛裡伸出個長臂要顯那拿人之狀入內則陰森寒慄雖是在大好的晴天走進去也教人毛髮凜凜這島起初是瑞典的地方後來歸於俄國之手每一代皇帝手裡這島上添了許多慘霧愁雲在彼得皇帝的時候有位王妃羅敷那年紀不過二十五歲可不是爲着一朝失寵把這個荒島做了冷宮也沒一個侍從之人生生的幽閉在這裡嗎及至皇帝立了第二的妃他也就此悶鬱而亡後來就有個生了兩個月便即位的俄羅斯大皇帝恩脫那蒲司也與這島有緣可憐天家龍種剛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也在這裡送了終有許多的王族名門與那教徒學子都把這裡做一個歸墟之場只落得纍纍荒邱一坏黃土成

了。個。青。燐。碧。血。之。場。還。記。得。有。一。個。教。徒。也。是。收。入。此。獄。這。監。獄。的。房。子。可。是。一。間。一。間。兒。越。絕。的。這。屋。子。裡。的。罪。人。不。許。和。那。屋。子。裡。的。罪。人。見。面。終。日。裡。鎖。了。門。閉。了。窗。僅。不。過。到。了。進。食。的。時。候。開。一。扇。小。門。把。麵。包。和。水。從。小。門。裡。授。進。來。也。不。許。交。一。句。話。要。是。說。了。話。連。獄。吏。也。都。有。罪。名。呢。這。位。教。士。他。想。這。還。算。在。世。界。上。嗎。可。不。是。活。活。葬。在。這。島。罷。了。不。過。這。一。具。石。棺。比。衆。算。大。了。些。進。了。這。石。棺。還。有。望。赦。免。的。日。子。嗎。因。此。他。便。一。口。氣。說。與。其。在。此。活。受。地。獄。不。如。早。早。死。歸。天。堂。從。此。後。無。論。麵。包。啊。水。啊。一。概。不。納。有。十。三。四。天。沒。有。進。食。那。獄。吏。不。聽。得。裡。面。歎。嗽。之。聲。了。開。得。門。來。一。瞧。却。已。死。有。好。幾。天。了。這。是。十。八。世。紀。的。事。到。了。十。九。世。紀。時。代。便。有。那。波。蘭。志。士。嘉。西。司。基。幽。閉。在。這。裡。四。十。六。年。直。到。八。十。二。歲。白。髮。飄。蕭。一。老。翁。死。在。這。個。監。獄。裡。所。以。要。講。這。島。的。歷。史。倒。也。很。長。且。說。這。獄。到。底。喚。做。什。麼。名。字。呢。大。家。稱。他。做。迦。爾。瑞。夫。克。城。總。算。是。俄。羅。斯。的。政。治。監。獄。大。概。罪。名。略。輕。的。國。事。犯。便。送。往。西。伯。利。亞。罪。名。較。重。的。便。送。到。這。裡。了。因。爲。西。伯。利。亞。不。過。是。冰。天。雪。窖。寒。冷。難。當。一。入。了。這。個。城。便。永。永。與。世。界。分。離。短。則。十。年。長。則。便。是。四。五。十。年。斷。送。在。此。獄。做。一。個。有。氣。的。死。人。現。在。我。要。講。有。個。烈。烈。轟。轟。的。女。子。幾。乎。也。生。理。在。這。裡。你。道。是。誰。便。是。這。位。芙。希。克。那。女。豪。傑。了。

(二)

我。要。講。那。女。豪。傑。如。何。的。受。苦。我。先。要。把。這。島。上。的。監。房。如。何。構。造。一。一。的。說。明。原。來。這。個。監。獄。委。實。像。

個墳墓裡面石床石椅都塗了黑色望進去烏洞洞的好不可怕幾尺厚的石壁都似天生就的窗上雖然也有玻璃但是這玻璃是不透明的所以瞧不到外邊獄室之中除了一張石床之外別無長物到了這個地方可是有手也沒有用處有眼也沒有瞧處了那監獄的樣子渾似鶉鷄箱一般一排就有好幾間無奈都是鐵牆石壁連隔房的聲息都聽不見到了這地方不由你不做個老僧入定以不見不聞爲上乘了你想要是自由之身便是三天四天也熬不得了何況十年八年三十年四十年呢造物生人也不過給他幾十年活却在這監獄中消磨了一大半然則皇天又何苦生人呢所以到了這獄中大半都發了狂病有的學那二百年前的老教士絕食畢命有的嚙舌而亡有的撞壁而死可見得一人此中除了死之一字沒有第二個字的了且說這位芙希克那夫人你道是怎麼樣一個人物生得弱不勝衣瘦怯怯一個女郎誰也知道他是個心雄萬夫捨身救國的人他出身倒也是貴族父親做過管理林務的司員要講他那祖先的事業也有當過外交官的也有死在戰場的調查他們一家的歷史可也不是個尋常的貴族但是這位夫人却守着平民之義到了十九歲的時候便嫁了一家田舍人家看官們是知道俄國政府對於一般農民最是慘酷那夫人的政治思想不覺熱度又高了一層只是這時候還沒有推翻政府的心他想一個婦人能毅獨力救濟人的除非是個醫學所以他拋棄一切便向瑞士的大學裡學醫可是瑞士這地方風景是世界上要算第一那許多志士仁人也把這地方做個自由之鄉夫

人到了那裡所交接的都是一班激進派。因此日濡月染，愛國之心愈切，所以還沒有卒業回來，已爲俄國政府所注意。及至他回國的時候，就借警察之力干涉一切。夫人偶然向着農民有演說聚會等事，他們便來破壞。夫人的主意除非要與農民以自由，可是要與農民以自由差不多，要把俄國政治的根底翻起來，纔是因此他以蠻力來我也把蠻力相抵。後來夫人便列名在一個「人民意志團」裡頭變了姓名到處運動。自從夫人入了這團體，越加火也一般的熱了。暗殺主義日漸擴充。亞歷山大第二便是最初的犧牲。從此政府也加暴力到處拿人。團員一時星散。夫人也東奔西走，糾合同志把離散的團員從新召集。也有軍人，也有文士，也有勞動家，捲土重來。覷着有機會可尋，便想下手，却不想事機不密，先爲政府所知道。那夫人便被政府生生的捉去了。

(三)

且說這位芙希克那夫人被捉的時候，年紀僅有二十九歲。政府恨他是個黨魁，在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便送到這個島獄裡來。這獄中自從俄羅斯革命思想的先驅密那克君和可里明君兩人遭難以後，沒有過這二三十人的大隊囚犯進來。那獄吏等以爲這是好買賣來了，加着他們恃着人多，免不來反抗。獄吏你想禁卒的手段，可是反抗得來的他瞧你會罵人，做了個勒口套在嘴上，再把你反綁了，丟在石床上，還怕你口既不能開了，別又是大家把頭撞壁，暗通機關，所以朝夜輪流看守，還有一件難堪之事。

你道是什麼事進了這石棺一般的監獄還犯那政府的疑心所以每禮拜要檢查身體一次芙希克那夫人雖然是個女體却一樣要裸體檢查看官們你想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芙希克那夫人還是個大家閨秀貴族女郎何苦的要遭此羞辱也因為一念慈悲要推倒這惡濁政府救濟國民罷了後來在監中害了個壞血症面黃肌瘦不成個美人兒了以前晚上還有一盞燈後來有一個喚做克拉士奇老人也因為國事犯入了獄他想我殘命一條還在這世界幹嗎便把燈裏的火油傾在毛布上裹住了自己的身體放一把火燒了經了這一番便永永變了黑暗世界夫人入獄了一年僅出了獄室一次到那外面空地上花壇之前悄立一回你想到此還有什麼好心緒獄中之花雖覺着紅得可憐也不知是那個熱心志士愛國嬌娃的血咧但是每人出一次獄室只能有十分鐘之久這十分鐘裡頭要呼吸空氣也是有限呢自從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八十九年間這島獄裡送進了五十三人這裡頭五人是變了瘋子了十六人是自殺的了三人是移往西伯利亞去了到了近時總算比了以前稍為自由也許在獄中讀書裡面還設了一個細工場種些兒烟草以備囚徒吸烟之需然而監獄總是個監獄俄羅斯天翻地覆無論起什麼事變把世界回轉來這裡面終不見不聞呢

(四)

看官們從此後你想島獄變成了個樂地了嗎每一月只許讀一冊書這一獄的囚徒好像大家都是狠

體面的學士有時也開個講演會。大家算交換智識。你想在這個小天地內。便是所交換的智識也有限呢。當時有位麥存蘭大佐。也是獄中的一人。他說。咱們所求的。也不在看花。也不在勞動。也不在智識。不過求一個人人自由罷了。可憐這位芙希克那夫人。這時也跟了他們。半日做細工。半日研究文學哲學。英語。意語。倒也藉此可以解憂。只是這個夫人好像飄流絕島的駱賓孫。終日不過養幾只雀鳥。聽聽他的鳴聲。可見這俄羅斯女革命黨品格甚高。絕無嗜好呢。那許多雀。終日隨夫人在監房之中。飛在夫人的肩頭上。鳴聲甚慘。夫人想我這個光景也和他差不多。要自由不得自由。何苦的把這些禽鳥。這病是不起的了。想設法安慰。安慰他好友。便哀求獄吏。請搬到鄰近的一個獄室。裡他說。雖不能見面。也在隔壁。可以通幾句說話。慰藉他。最後之孤獨。那獄吏忽然發起慈悲心。來了。竟依了夫人之言。移到監鄰一個房裡。誰知反而受苦。夫人聽了。老友垂死的呻吟。又不能去看護他。直等他咽了氣。那夫人足



人 大 那 元 市

監禁在這裡呢。便發一個狠把許多的雀兒都放了。他的生還有一個夫人。最得力的帮手。喚做裴克他君。也是和夫人一同被捕的。不想這位先生入了監獄後。便生了肺勞。衰弱的病症。夫人知道他

足有三個月不曾出獄室之門。這時那個島獄之中。規律總算寬了一些。却不料俄羅斯的革命黨如狂。兩驟風一般波蘭之獄起了革命黨囚人又塞滿了個迦爾瑞夫克城島獄中驟添了無數的人如何不管束越加嚴厲夫人想還要受他們的磨難如何受得住呢橫豎再沒有重見天日的光陰索性觸怒了他們。早早歸天也就完了。所以那一天獄長來查獄一進了夫人之屋夫人突然之間奔到獄長之前扯破了他的肩章一連打了他幾個嘴巴照俄國的例犯人有如此行爲應該把鎗打死誰知這一番驚動了一獄的人都替夫人苦求說是偷然殺了夫人他們一夥兒都要自殺那獄長倒也是個寬宏大度的人過了幾天就不問了也是天人命不該絕又經了一弁俄羅斯皇帝忽然下了詔書把夫人赦免了你道奇也不奇原來這有兩個原因一則呢政府初想到近來革命思想的人年盛一年雖然不能不辦幾個然而操之過急益發不可收拾那天人也是一個黨魁并且入了這獄二十餘年了放了他出來或者也是個繫鈴解鈴之法二則呢那夫人的哥哥本來是個音樂家供奉皇宮非常寵幸不想他妹子在革命黨中大家瞧他如天使一般夫人還有個白髮婆婆的母親幾番謁見皇帝總替他女兒請命說他年幼無知自蹈法網現在二十餘年鐵窗石壁之中也足以懲戒他了老婦人風燭餘年朝夕就木倘能未填溝壑見我女兒一面雖死也所甘心可否仰邀皇帝天恩垂憐婦人舐犢之私那時政府堅不肯放說朝廷處置國事犯沒有用重典也不能聽了他家族一婦人之淚便放了他但是到了夫人監禁足足滿

二十二年之時。突然之間。把夫人赦免了。

(五)

雖說是赦免。還有許多曲折。不能直捷歸家。出了這個島獄。便送到聖彼得堡監獄裡來。登了幾時。又送到俄國最北的一個耶更克羅獄。一個月。及至放免出來。還要發到那荒寒苦寂。沒有人迹之區。嚴加管束。據那夫人自述。說是政府裡放。雖放了他出來。却非常注意。又是十分保護。當那時候。渡過裴內克河。河面已結了冰。他們便派巡查細細檢查。瞧這個冰。載得起人嗎。等到覆命之後。再渡過河。去用了警察長的冰撬。一路護送過去。這時候。還有許多農夫。周圍齊集。連警官也不能阻止。他只口口聲聲。訴那不。平要請夫人救濟。他夫人二十二年。這黑獄光陰。今年纔到家。他母親已做了隔世之人了。就此得了一個怔忡之症。只要一個鈕扣。掉在地下。他便驚惶的豎了起來。後來夫人又常常告訴人家道。出了獄。一年半後。做了自由之身。倒苦了。在獄裡的時節。到晚上。倒可以安安穩穩的睡覺。現在倒變了個睡不帖。席了。在獄裡的時節。倒希望多活幾年。可以望出獄之日。如今出了獄。這個希望。倒沒有目的了。因此他便起了個出家之心。後來這位芙希克那夫人。又旅行到了意大利。身體漸漸兒健康了。這一班革命黨員。還推戴他做個首領。一般容貌。雖然漸衰。他意志和勇氣。還是十分堅強。等了機會。還要與那震天動地的大事業。只是這迦爾瑞夫。克城。雖然深鎖沉沉。裡面也不知道埋沒了多少英雄豪傑。人家倒說。



這。是。俄。羅。斯。一。個。秘。密。的。寶。庫。使。俄。國。進。步。使。俄。國。開。發。一。點。一。滴。都。是。志。士。仁。人。的。血。呢。

豆蔻葩卷下

第二十九章 釵劈錘分

美國却而司佳維原著
武進鐵樵憚樹廷譯述



翠蘭福特之離膳室。僅後伊瑟姆一分鐘時。且行且思。思所以處置伊瑟姆者。自思伊瑟姆若愛我。我則誠愛彼。或此時不愛我。將來仍可以愛我者。我亦仍愛彼。吾當以此言與伊瑟姆開。最後之談判。延踟久之。亦遵石徑行來。忽遙見一人。籍淺草。曲肱眠。隱約間。似是伊瑟姆。自思彼殆醉矣。盍呼之。醒與言。吾心事。尋思間。見一人。貿然趨伊瑟姆所審視之。辨爲拿門。翠廢然欲返。忽轉念。吾當偵視彼等。何作以驗伊瑟姆之於彼。畢竟何如。因隱身樹後。伊瑟姆坐處。距翠蘭福特所立處。僅三數丈。唇吻闐闐。都隱約可見。惟兩人語甚低。每一語。祇辨得一兩字。然以意逆之。其爲情話。固無疑也。既而聞伊瑟姆歎息聲。則心突突跳躍。又見伊瑟姆以手加拿門肩上。則呼吸頓促。最後見拿門捧伊瑟姆首。吻之。於是憤火中燒。不可遏制。此固直接親見之事。雖律師無從辨護者。一時欲如何。竟無可如何。祇覺手足皆搖頭。幾欲顛蹶。忽然自思。吾乃鬚眉男子。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少年如是負心。便殺却亦不爲過。吾今且飽以老拳。藉息胸。

中惡氣於是奮然逕前此足音卽伊瑟姆所聞者翠蘭福特之武勇以拿門當之頭顱當立碎無疑彼伊瑟姆方籌劃若何而使有情人變成眷屬萬不料危險在頃刻間也正在危機一髮之時翠蘭福特忽轉念曰不可使吾今日爲此明日當舉國皆知吾婚金錢之醜歷史且伊瑟姆若宣布其假夫婦之約則吾事可立敗思至此羞愧抑鬱憤怒悲苦同時並作苦無處可以放聲大哭得忽有一人突然當己立曰翠蘭福特乃在此耶翠大驚急視之則愛丹林星愛曰君在此何作翠急切不能語久之徐答曰君來此何作愛微笑曰吾特來尋伊瑟姆翠蘭福特匿其面於樹陰深處曰君尋彼何爲愛丹笑曰吾有一物欲還彼晚膳前吾向彼假一帶此物卽夾在帶中其實不過一紙舊信非他緊要物吾亦未閱不知信中作何語然要亦非緊要信但在理吾當還之言時以信舉示翠卽又以纖手縮回曰此等瑣事本無須由君轉交吾當至客室中尋之但渠或未必在彼吾衣又無袋可貯不如仍由君交彼因又以信授翠狀若不甚注意者翠接信不語愛丹撮口噓氣作響祥長自去愛丹去後翠蘭福特仍跚立凝思拿門此時焉往擬返身入室又不願入見室中有燈光射出因取信就燈光中閱之閱已更閱一過不覺如被冰雪一時無可寄恨擲信於地踐踏數四然後取之自言曰吾今乃知兩人初見時失驚之故翠讀信已雖大怒然而不驚訝固以爲此乃意中事也此時祇覺上帝待己胡薄更不知何作而可念及老公爵若麗榴彼等都尙夢夢不覺徒喚奈何乃負手至花叢中作嚴密之思索愛丹至客室值伊瑟姆愛丹笑曰君之聰慧直

令人心折。今日如許瑣事。君竟措之裕如。且賓客無貴賤。無不樂君者。今而後不敢相淺測矣。伊瑟姆覺今日之愛丹絕無驕人。偃蹇狀。心異之。答曰。君何爲亦相過獎。然吾覺倦甚。麗榴曰。然吾亦倦甚。拿門與翠蘭福特尙須至吸烟室。蓋彼等不盡一枝雪茄。則安息之問題不能通過。吾儕不如逕去。於是三人皆趨已寢室。至樓上。愛丹逡巡自去。麗榴隨伊瑟姆行。麗榴曰。今日誠盛會。願何以衣布衣。言次相將入室。伊瑟姆盡闔窗牖。挽麗榴憑窻坐。自顧其衣曰。吾欲標新立異耳。麗榴笑曰。是誠異想。天開君若衣此。在倫敦則棉紗布當變爲一種時行物。然君惟衣此樸素之衣。益顯雪膚花貌。他人又從何處效顰。伊瑟姆曰。韶華不駐。轉瞬卽老耳。麗曰。誠如君言。更有何人。不老。伊瑟姆指花叢深處曰。彼處似有一人。麗曰。然若非拿門。當是翠蘭福特。伊瑟姆曰。是翠蘭福特。麗榴曰。然吾已辨之。伊瑟姆微笑曰。凡情之所鍾。斯達聰明目。故彼處雖黑暗。君亦能辨之。麗榴俯視臂釧。亦不置辨。覩然而已。兩人寂然者移時。麗榴曰。吾自有知識以來。覺今茲爲最樂。良以君之愛我。逾於手足。伊瑟姆笑曰。吾知更無幾時。當有一人愛君。尤逾於我。麗榴笑曰。今固不倦耶。意君或醉矣。吾且去俾君早休息。因吻伊瑟姆。欲行止之。不可。曰。吾誠倦。非假惺惺作態也。兩人皆笑。麗榴既去。排苛入。女曰。汝可與我汽水。排苛取水奉。女飲已。曰。汝且去。吾欲靜憩片時。睡時。吾當自料理。可弗來矣。排苛退出。自覓儕輩作樂。伊瑟姆仰視天上星光燦爛。新月半邊。已漸沈落。神清慮澄。冷然意遠。聞樓下革履踏細沙。淅瀝有聲。心知是必翠蘭福特。初亦不甚注意。久之似

聞歎息聲不覺心動自思生不逢辰此陰霾之運命不知何時始見天日泣然而悲方泣下霑巾時忽聞履聲橐然向己室門來頃刻間闢門入矣疑是排苛初未注意嗣覺足音不似始疑之一回顧則一偉丈夫挺身而立翠蘭福特也日光直注己面轟然不動目結婚以來未嘗一入己之私室今日何所爲而突如其來此來爲修好歟念至此不覺心動而腮赤然逾時卽止身則不動亦注視翠蘭福特從美麗之電燈光中見翠之眸子炯炯含有兇燄爲前此所未曾見者始覺有異因亦起立呼曰翠蘭福特但翠則不動亦不言仍注視狀益兇猛可畏伊瑟姆自握其手傍案立翠忽回顧室門退數步當門立以一手置衣袋中仍以目注視女面其可畏之狀於不言不動中與時鐘之杪數俱增而伊瑟姆疑懼之意亦愈甚問曰畢竟何事君之來何爲翠仍不卽答竟似聾且啞者女哂曰君此來豈無所爲耶翠作憤激之聲曰汝不知耶然則吾語汝其靜聽之吾本不屑與汝言吾兩人之交際此爲末日吾已偵悉汝秘密之醜事汝後此之日月吾已思得一法吾志已決伊瑟姆自思此人得弗瘋耶何者是秘密醜事撫心自問實無所謂醜事者因曰吾尙未達君意所謂秘密醜事翠曰無須更文飾凡種種罪狀吾知之甚詳凡汝所藏之惟恐不密者吾皆已知之視汝之自知無異女此時不懼亦不怒但駭甚不知所謂罪狀者究屬何事曰君雖知之吾實不自知請言所謂罪狀者翠作夷然不屑狀曰汝知吾今日黃昏何作吾乃在鳳尾草圃旁之棕櫚樹下女曰此言信乎翠此時之憤怒不復能忍黑色之面紅而復白曰汝固善作僞但此時雖

有極巧之技倆亦何所用吾語汝吾誠在彼吾見汝與拿門吾見汝等種種醜態女此時冤憤填胸脈張氣促心思汝僅据此便欲入人罪亦曾聞吾所言者爲何事因哂曰！但伊瑟姆未及言翠蘭福特卽疾速呵之曰母多言母強辯飾非汝卽身有百口口有百舌亦無補汝穢賤之過惡並無望吾稍有宥汝心伊瑟姆此時色白如素紙心思彼直欲借此以達愛愛丹之目的翠續言曰因吾爲汝所苦吾所得於汝之苦况視受法國路易十五之淫刑殆尤過之吾豈不知汝心汝固以爲吾不愛汝卽明知吾愛汝猶且藉口於金錢謂吾不愛汝所以必誣吾不愛汝者因汝有所愛故因未結婚時已有先入之愛故伊瑟姆以目他視曰汝之意直以爲吾愛拿門此一語似欲爲己辯護而發而發言之狀況又似故爲閃爍之詞以掩飾此語爲非遁辭者於是翠蘭福特威武之眼光變作火山之兇燄雖不大聲疾呼然作一種至嚴厲之叱責曰尙何處可容汝躲閃得汝與拿門相抱相吻乃吾親見之且吾不僅据此一事汝在雲苔夫人家與彼初見時之狀況謂吾已忘之耶吾不欲宣布汝罪狀於天下藉曰欲之更有證據在其袋中之一手疾速抽出以一物向伊瑟姆擲去女取視知爲拿門之舊書心思此物胡以入彼之手念及個中委曲一時心酸氣咽不能自禁止然此時固不暇悲卽毅然答曰然此爲拿門之書彼誠愛我然吾實未嘗愛彼吾自識拿門至今日未嘗與言一愛字頃所談者爲彼婚事彼欲婚麗榴言至此自覺正大光明更無不可以告人之事較之翠蘭福特之於愛丹不啻白晝與黑夜之比例以二三其德之男子撫拾模糊

影響之証據欲藉此離婚以達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寧復有些微人理因以目注視翠蘭福特此時伊瑟姆色轉鎮定不恐懼亦不羞澀有浩然之氣充塞妝閣之雅徐曰是書確爲吾有汝從何處得來翠曰汝今茲無可遁飾乎伊瑟姆曰然吾不須作一字文飾語言時即將此信摺疊如故翠蘭福特怒目視之伊瑟姆神色自如翠曰汝既承認罪狀今當決議吾兩人之交際今者事已如此雖汝爲世界上最無知識之人當亦知吾兩人不能接續同受一屋宇之覆庇伊瑟姆無語惟目視翠蘭福特作夷然不屑狀翠續言曰汝當知之吾不難即時使汝離我因既具有種種証據即得法律上離婚之允許然吾則不願以吾家事爲他人作笑柄汝可仍爲吾妻爲吾法律上之妻汝可居此或任居汝所欲地汝與社會上交際可仍用吾之銜若姓稱邁魁翠蘭福特夫人伊瑟姆更無一語默然俟其詞之畢翠續言曰吾但有一事相要求此事吾雖不言汝亦當能以意逆之伊瑟姆問何事翠曰自今以往吾祇許汝目視其人毋更萌奢望吾當自與彼交涉視吾力之所能迫之使離汝翠言至此卽不語久之曰吾俟汝之答詞汝既不答吾卽認汝已默許伊瑟姆仍無一語又久之翠曰然則此一節已通過吾今當提議金錢問題錢物皆爲汝所有吾絕不敢視爲己物雖疇昔之夜君悉舉以畀我惟時吾兩人決裂不如是之甚今茲吾受汝一錢卽都非分汝可收回前日之言吾明日當卽離英國而他適吾此行恐無再返之時今生今世當更無與君有相見之日言至此聲稍澀淚皆瑩然伊瑟姆於燈光中視之倍明晰但此時翠蘭福特則竭力自振

不欲伊瑟姆或見之而伊瑟姆受此深情之感激實非常振動翠蘭福特未嘗見也翠蘭言曰若汝尙有事欲與吾商畧者可書之於紙授我於我未去時吾當一一明白相答吾之身譬如今日死吾實不願責汝吾憤已洩言已盡過此以往卽謂吾兩人絕未嘗有迂意事亦得凡前此種種汝可以戲劇觀之以夢境觀之吾願汝以後多幸福此時翠蘭福特怒意全消祇餘悲感伊瑟姆亦如之此兩人者可謂一石哀情平分五斗然翠祇見伊瑟姆桃花之面似含怒意紗布之衣映燈光皚皚如鳥羽不稍移動而已此時伊瑟姆若源源本本陳說拿門之於己爲何如己之於拿門爲何如於翠蘭福特爲何如與夫婚金錢之惡消息何以得知夫婦之愛情因何而生障礙則翠蘭福特非但信之並當悔之大悔不止則伊瑟姆當在翠蘭福特之懷抱中而吾書亦可以本回畢事省去許多筆墨少災許多梨棗奈伊瑟姆終不語翠曰汝終無語乎何便不能答一字女忽易一種安祥態度以兩手整裙幅若領襟徐向一椅坐狀若無事人者背誦翠之言曰何便不能答一字又點首作贊成狀曰是也汝以爲汝所言無誤我固不能禁人之愛我汝則以爲我不愛己之夫而愛他人爲大逆不道爲死不足惜汝以爲吾乃善作僞之婦人文飾罪惡有過人之技巧自以爲汝之裁判爲至聰明至平允嘻吾且問汝汝知夫婦之間不應相欺蒙汝自思汝亦曾欺蒙我否且不必問結婚以前自結婚之日始汝固曾作誑語否曾愛他人否汝愛我崇拜我心專屬我皆汝自言之汝不是誑語否我乃一無知識人汝所熟知我初不知汝戚族與歷史僅知汝爲誠

實無僞之君子人言至此晒曰我乃出身無文化之國蠻野之鄉彼三星堡由汝視之寧不如是然誠實無僞之君子人如足下者誠未曾一遇彼等作僞之技倆又何能迨汝萬一汝以甘言愚我俾我爲汝妻汝乃不愛我而愛我之錢愛我之錢又愛汝所愛之人言至唇吻索索顫不已氣逆語不得續翠蘭福特狀至不安方欲有言女郎疾速止之曰無多言無強辯飾非吾知之甚稔吾之知汝不啻汝之自知汝不知結婚之日汝與愛丹在禮拜堂休憩室中密語時吾與汝等相距乃不及一碼於是金剛努目之翠蘭福特變爲菩薩低眉矣女又續言曰汝雖身有百口口有百舌亦無補汝過惡吾實親見汝等種種醜態吾且聞汝與愛丹之所言在愛丹則愛情上之翠蘭福特爲彼所專有在汝則此心不負愛丹天且鑒之翠此時面色灰死惘然木立真似聾且啞者女向之熟視太息曰汝終無語乎何便不能答一字汝之意且以爲兩人可謂知己知彼然汝且大誤我則知汝汝何嘗知我翠蘭福特曰伊瑟姆乎女以首他顧白色之唇震動而言曰吾倦甚又曰吾卽至愚不靈亦知不能接續與汝同受一屋宇之覆庇汝雖更有所言吾亦不願聽不必聽翠蘭福特逕前執女手哽咽而言曰願君！女疾掣其手向之獰笑曰汝以我爲何人宗教家說地獄地獄之苦在人世種種苦境以上而脂粉地獄之苦尤在劍樹刀山以上蓋神明之受桎梏爲最不可堪倘所謂自作之孽不可追歟

第三十章 室邇人遠

是夜伊瑟姆與翠蘭福特最後之交涉。終於決裂。翠蘭福特嗒喪以去。伊瑟姆兀坐凝想。心神頹喪。形影淒惻。如夢浮生。可憐逝水橫波。妙目變作流泉。昔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似乎非正當之理論。然謂天地間畢竟無此境界。殆不然矣。伊瑟姆且泣且思。亦悔亦憤。在尋常女子。幾何不爲前車之續。而爲佩而第。後湖之新鬼。然伊瑟姆雖女子。尙強項。經折磨。至夜深人靜。逡巡起發。奩篋檢向所市珍寶及紙幣。及銀行取金券。並實一囊。易旅行衣妝束。既已。復將箱篋檢視。一過忽自見纖手上尙御訂婚之約指。因卽徐下封裹之。置書案之中央。抽筆草草作數字。致翠蘭福特謂訂婚之約指在某處。此紙條另取一鎮紙壓之。已而環顧室中。似無一物可惹起愛戀之感情者。乃挈其旅行之皮袋。悵然出門去。然雖無所戀。而臨行時。一回顧。潸然啜泣。不知涕之何從也。時方中夜。此偉大之佩而第萬籟俱寂。惟聞室隅巨鐘軋軋聲。女此時心緒紊亂。蓋自除約指時。已與佩而第恩斷義絕。心意中祇知己爲伊瑟姆。賚兒萬留不復承。認爲翠蘭福特。邁魁夫人也。循迴廊躡足行。至一處。心動停步。審顧則老公爵臥室也。伊瑟姆自思。公爵與吾情同父子。此行一往不返。竟不得一面。奈何。尋思間。見室門有燈光漏出。逼視之。則門固虛掩。未扃。心思老人豈習慣如此者。旣如是。吾且掩入。但得多一次望見顏色。亦稍慰心中耿耿。卽不驚覺。老人亦得因推門入。入時。萬派念端凝集。一的祇覺此愛我之老人。別離在卽。泣然而悲。其餘種種。非所注意。旣入。見公爵臥巨榻上。白色之帳高揭。女軟步趨榻前。老人睡方酣。首不著枕。睡態如童稚。目瞑面白如雲。

母石女立牀前凝注之悵然淚下久之乃以一手加老人胸而吻其皺縐之額方伊瑟姆爲此時念此老夕陽風燭自問脚跟無線此後天涯海角更何處有相見之時不覺傷心之甚淚落著老人之面幸老人靜睡如故伊瑟姆又含淚審視其面雖未驚醒然似有微笑意女含悲私祝曰兒不得已舍吾至愛之老

父而去願老父於兒既去之後常安謐如兒臨去之時祝已以巾搵淚跨立牀前戀戀者移時臨去猶注視其皺縐之面老人則始終不覺寂然仍作含笑狀伊瑟姆出仍掩其門自思今日



身後鼻息休休其聲粗而短方驚疑間驟覺裙幅爲物牽掣慄然毛戴驚顧則一巨大向已搖尾歡喜跳擲驚魂始定伊瑟姆欲前犬則歡躍攔阻之似相挽留者噫不意吾書中如火如荼之邁魁翠蘭福特夫

爲最後之別離則愴然而悲思老人含笑狀又覺差爲滿意且思且行徐徐下樓祇覺院落沈沈廓然森寂眼前黑誠誠此境界與己之運命相彷彿正在盲行忽聞

人下堂之日殷殷惜別者僅有一犬。不咄咄怪事。伊瑟姆傷感不已。以兩手捧其頭而吻其光潤之頂。女固因此物於已有感情而吻之。然使翠蘭福特若親見之者亦生妒否。愛丹若同在暗陬者亦譏之否。是誠不可思議矣。此犬直隨伊瑟姆送諸大門之外。既出門伊瑟姆拍其頂。嗾之使返。犬即植立不動。門前爲康衢路平坦數十武。外爲莊門下坡去。即達火車站。大道然坡下有兩途。伊瑟姆遲疑者久之始行。行時回顧星光中猶隱約見巨犬立坡上搖尾不已。大道多歧夜行多露前途無恙耶。是不可知。伊瑟姆乎。吾書與君暫時分手。願珍重自衛。拿門固善睡。翠蘭福特嘗謂彼睡時雖經地震亦不得醒。每日早起必由翠蘭福特之僕呼之始起。呼之之法頗不易。必扣室門蓬蓬如搗鼉鼓。是夜拿門見翠蘭福特於己落落寞寞不知何故。獨坐吸烟室中覺甚無聊。入室又不即睡。思己之於麗榴又思伊瑟姆之於己。反覆而推敲之。總覺伊瑟姆之厚己爲逾格。爲己始願所不及。漏三下尙不成寐。翌晨翠蘭福特之僕方欲循例搗門。詎竟未扃。推門入見拿方酣睡。推之醒。大呼曰。主人乎。已八鐘矣。拿門開睡眼。其天藍色之眸子。矚然驚顧曰。八鐘乎。然則尙早。僕恐其仍睡。即應曰。然但主人須弗再睡。固知平時當以九鐘始起。但此間有一電報致主人者。拿揉搓其眼。欠伸曰。電報乎。視電是今日發者否。僕曰。然。刻送報之童子來。据云此爲今日第一電。想是甚緊要者。拿門起接報拆其封。仍呵欠不已。既而拭目讀之。躍然而起。狀至惶駭。曰。速爲我整理行裝。吾當以第一次火車歸去。僕躊躇曰。第一次火車爲八點四十五分。距今僅十五分。

鐘爲時不太促否。拿曰：否否。僕助拿門著衣曰：西邊一室已備有早膳。主人可卽時畧進飲饌。拿曰：謝汝。吾急欲行且不暇食。吾并有事囑汝。老公爵問時弗須告以電報第云：吾赴倫敦勾當要事。一二日中。吾當有信來。言次披大衣。挈皮袋。忽忽下樓。過翠蘭福特寢室。心思吾必須告彼始行。因扣門久之不應。再扣。再不應。拿不克久待。焦灼萬狀。自言曰：渠胡忽沈睡。是誠怪事。然則吾將與伊瑟姆言之。抑與麗榴言之。但已不及覓彼等奈何。因思吾不如且去。然足固趑趄不前。忽聞樓梯有步履聲。似自下而上者。不覺失聲曰：誰歟。上樓者一回顧。與其人傍面相向。則愛丹林星也。拿門雖在萬分忙迫中。然愛丹當時一種張皇無措之狀況。實足惹起拿門之注意。愛丹曰：汝耶。吾以爲誰。令人驚怖。又以手自按其頭曰：吾今日恐病。拿此時不暇他語。急應曰：然。是我。（此我字當用主動格之。而拿門急不暇擇。竟代以被動格之。me）吾欲乘第一次火車回家。因吾頃得電知吾母病危。見汝甚幸。乞告麗榴。伊瑟姆言已。亦不及辭。且行且扣。其外掛之鈕口中。則言吾須速行。速行。愛丹怪之。返身下樓。至堂之中央。已見拿門乘輕車攬轡。着鞭馳驟而去。拿門既去。愛丹倚門立。默然深思。自言曰：謂此去無他故。吾不信也。是日之夜。愛丹未成寐。翠蘭福特之入。伊瑟姆妝閣。彼亦彷彿聞之。雖不知兩人作何語。然以情勢度之。知夫婦必占脫輻。然猶懼伊瑟姆。或且巧舌足文。過軟語能乞憐。則於己且大不利。彼蓋以伊瑟姆之禍福爲己之得失。幸災樂禍之心。勝患得患失之念。隨之。遂使錦衾妒夢。玉漏驚魂。終夜常開眼矣。以故頭腦脹痛。彼固自樓下。

欲至園中散步。藉舒鬱悶。不圖恰與拿門相值。是日天氣酷熱。又值旭日初升。炎威漸肆。愛丹心思。不知初放之薔薇花瓣。中宿露已乾也。未忽瞥見叢花淺草間。有一人曲肱仰臥。衣式似是翠蘭。福特大驚。急趨之。審視良是衣褲半爲草露濡濕。愛丹疑有變。不覺失聲而號。翠蘭福特陡吃一驚。其魂靈自槐安國中乘飛行艇疾速歸窻。卒然坐起。見是愛丹。不覺面有慚色。愛見翠蘭福特無恙。驚魂始定。曰：君胡爲在此。翠曰：無他。我在此間納涼。不知如何便得沈睡。言時其髮際露珠淋漓。滴下流被其面。因取巾拭之。狀殊喪德。愛曰：君畢竟何所值。乃至露宿。豈無故耶。以一手握翠臂。扶之使起。翠搖首曰：吾與伊瑟姆已作最後之談判。此後期於永永別離。不復締合。吾儕姑入室。俯拾草帽。一手仍向髮際揩拭。愛丹曰：但君！翠曰：且弗言。君可離我速去。吾將由後面掩入。不令一人見我。君亦弗告人。謂曾見我於此。愛瞠目不解。曰：何哉。此時愛尙以一手握翠臂。翠急奪手。惶急曰：吾固謂君弗言。不但此時。卽後此亦弗言。吾固有命。意君乃不知。愛丹目視翠面。移時柔聲曰：吾當如命。乃返身自去。翠蘭福特徐步繞至室之北面。自一小門入。由此門側緣牆行。有一便門可入己室。翠蘭福特入室後。自思幸未值人。見己之僕人方檢衣向烈日中晒晾。乃更衣灌櫛。已而覺稍蘇醒。乃追思夜間事。自念吾當以午刻火車趨倫敦。尋彼律師。告以謙德溫特之資產。無與佩而第事。又思己當以一二日中離去倫敦。一時腦血墳漲。以手自扣其額。既而僕人入白。早膳已具。翠漫應之。此僕卽送拿門行者。彼見主人意似不適。因思姑弗告。以拿門因電信。遣返。

事。膳畢。翠蘭。福特欲告拿門。以己所告伊瑟姆者。乃趨出。至中堂。見愛丹立門側。似欲向己。有言因伴作。不注意狀。曰。吾將覓拿門。愛詫曰。拿門。翠曰。然。渠想尙未起。愛曰。拿門已去矣。翠驚曰。彼乃已去。彼以何時行。行焉。往愛曰。彼離此已一鐘時。乃乘第一次火車。行者。翠大疑曰。是何要事。乃竟不告而去。彼曾爲君言耶。愛搖首曰。否。彼行時。適吾自樓下。其忽遽之狀。令人可駭。第爲我言。當趕第一次火車。卽奔突而去。翠勃然變色。頃之曰。然則伊瑟姆必知之。乃急返身趨樓上。直向伊瑟姆之室。疾行既至。叩門。門闐闐。門者爲排苛。翠曰。邁魁夫人何在。吾欲見之。排苛見翠。顏色不善意。殊恐怖。噤聲答曰。主人乎。主母不在室中。翠怪叱曰。汝言何者。排苛戰慄曰。吾入此室。卽不見主母。檢點各物。少一旅行之衣。彼蓋有要事。他往。排苛言時。日頻視室中。翠之視線隨之。排言已。注視翠變色之面。翠走入。見綠榻中。衾枕依然是。臨睡時。所摺疊其鏡奩什物。皆秩序井井。鏡袱亦未揭起。心知有異。默然者久之。悻悻而出。排苛則驚惶失措。不敢言。亦不敢問。翠出行。經公爵寢室。室門已闔。翠欲入朝父。又思己方盛怒。恐暴戾之氣。或驚老父。因躊躇不卽入。忽見公爵之僕。面無人色。喘汗而言曰。主人速入。翠大駭。問故。僕不答。逕自先入。翠疑且怖。從之入。則老人安臥未起。翠疑老人或病。趨榻前撫之。已殭。大驚失聲。哭不知所措。此頃刻間。佩而第中。駭浪驚濤。陡然並作。風雲異色矣。

第三十一章 將信將疑

公爵漸矣。此老人可謂富貴壽考。繼此以往。翠蘭福特與伊瑟姆當承襲其銜。不復稱邁魁矣。顧公爵雖老。是夜固健全無病。何以遽不諱。此消息一出。聞者無不異之。佩而第中紛紛攘攘。更無一人得稍寧息。而大衆於忙迫之餘。並伊瑟姆亦幾忘之。四方弔唁之郵。電山積郵卒之來者。日數十起。翠蘭福特置身驚濤巨浪之旋渦中。其神經爲恐怖之壓力所束縛。感覺俱鈍。忽見麗榴奔息至。神色變異。謂己與排苛。遍覓伊瑟姆。不得。翠蘭福特茫然曰。君謂伊瑟姆耶。默然頃之。似其事已忘。而追憶



憶何事。麗榴見翠蘭福特言時。形神似不相屬。不覺淚下。翠又曰。乞君恕我。即今驟遭大故事。亂如麻。吾亦不自知吾頃者作何語。第此間如此紛擾。伊瑟姆不身當其衝亦佳。翠固自知此等誑語。誠所謂掩耳者。曰。伊瑟姆往倫敦。又斷續言曰。渠蓋至雲苔夫人處。彼曾語我。麗榴驚疑曰。渠乃往倫敦。翠曰。然。彼往倫敦。君何疑。彼蓋探望雲苔夫人。更勾當！他事。惟吾不記。

亦不自知吾頃者作何語。第此間如此紛擾。伊瑟姆不身當其衝亦佳。翠固自知此等誑語。誠所謂掩耳

盜鈴。然彼不願宣布其可恥之事實。嗣見麗榴沈吟不語。又續言曰。使吾可以離此間者。吾當卽至倫敦。告以老父噩耗。麗榴曰。君蒞倫敦之前。彼必已知之。恐今日倫敦晚報。已登載公爵逝世新聞矣。翠曰。然既又太息。以手自搗其額。曰。伊瑟姆聞此。不知若何驚恐。以老父之愛彼逾於常人。麗榴復泣。翠蘭福特旋避去。排苛因不知主母所在。已驚極。又聞公爵薨逝。魂靈直欲離軀亮而去。鎮日啜泣。幾疑天欲墮下。忽見翠蘭福特自外入。略一審顧。卽趨書案。取一物檢視之。見翠之手震動不已。旋一物墮地上。已而自拾之。置衣袋中。默然而去。蓋排苛祇知啜泣。不知翠所拾者爲訂婚約指也。午後。隣人咸來弔唁。翠蘭福特則應接而週旋之。西禮雖世家。孝子不必寢苦枕塊。惟對客申謝。不見齒而已。客見翠蘭福特容之戚詞之哀。咸嘖稱懿行不置。迨各事稍就緒。日銜山矣。平日佩而第中電燈燦爛。擬於白晝。是日僅一二室中燃燭治事。餘室都不舉火。蓋所以誌哀者。於是巍巍巨宅。黝然昏黑。翠蘭福特獨往還翔步空堂中。至夜深不止。麗榴則挽愛丹同處一室。麗榴深以伊瑟姆爲念。愛丹則慰藉之。第二日早起。麗榴詣翠蘭福特。則已整理行橐矣。麗曰。得有伊瑟姆消息否。翠曰。無之。彼或未必閱報紙。吾當卽往促之。返麗曰。若能與君同來者。最佳。翠曰。然。吾決當挈之來。麗榴聞言。意稍慰。曰。君見伊瑟姆時。可告以吾等日夜想望。且此間事多。弗久羈。翠點首。曰。然。吾當語彼如君所言。乃與麗榴握手作別。乘車赴火車站。歷四小時之久。翠蘭福特已至格羅公園。聞者見是翠蘭福特立正致敬。見門前懸誌哀徽幟。知彼等已知公爵噩耗。翠蘭

福特從閣者入拾級升堂直趨客室凡戶庭堂奧皆所熟知惟先時入此如登春臺今則如入愁城風景不殊悲歡異致矣雲苔夫人迎出伸兩手相向此爲弔唁禮故與尋常握手不同夫人作歎息聲曰翠蘭福特君誠不幸哀毀過情瘦骨一把矣此來胡爲伊瑟姆無恙耶翠蘭福特目視夫人移時始曰請坐彼！彼伊瑟姆不在此耶夫人愕然曰伊瑟姆在此彼胡爲在此彼在佩而第豈汝與彼偕來耶翠曰否彼不在佩而第吾意彼必在此夫人曰彼不在此汝何故謂彼在此豈此時汝不知彼所在耶翠搖其首夫人怒曰若既知彼所在胡嚇我我何嘗知彼所在乃作此烟燦之詞翠曰夫人弗怒伊瑟姆當是前日之夜離佩而第不則爲昨日之清晨夫人曰如汝言是不確知彼以何時離佩而第然則彼何往翠曰不知夫人曰汝之言直令人索解不得何所遇而神志恍惚如是伊瑟姆畢竟焉往翠曰吾實不知彼去佩而第時未嘗先時道隻字又未嘗留一紙書言至此心思訂婚約指固在吾衣袋中但安能以此告汝夫人聞言駭極一時坐立不寧呼曰天乎吾知汝兩人必因事勃谿翠知不可辯飾卽直認曰然是曾小有唇舌夫人氣逆色變曰如是是乃汝之不是無論何如是乃汝之不是天乎翠蘭福特吾不圖汝乃如是之薄爲時幾何汝爲人誠薄翠曰然是誠我之不是但追原禍始我之不是亦夫人之不是夫人傅粉之面不覺驟映流露曰如何是我之不是翠憤激曰彼乃知我之婚彼爲金錢不爲愛情雲苔夫人肢體索索戰動曰彼何時知之翠曰是在結婚之日爾日之夜伊瑟姆卽以此相詰問幾致決裂最後僅許我不違

發表以保全佩而第之名譽。夫人曰：汝之言益令我大惑不解。汝當時曾何言？翠作色曰：此惡感已深入彼之心，更何可挽回？得以夫婦祇名稱耳。夫人曰：以伊瑟姆愛汝之肫摯，惡感乃由彼發生。翠哂曰：夫人誤矣。彼何嘗愛我？夫人喟然曰：謂彼不愛汝，吾疑汝直病狂耳。翠曰：吾誠病狂然。今茲已如夢覺，伊瑟姆固富有愛情，但彼所愛者乃與彼偕遁之人。夫人憤甚曰：翠蘭福特汝爲男子，卽薄倖亦胡至此。伊瑟姆之愛汝，凡汝所曾踐踏地，彼因愛汝之故，並其地而亦愛之。其愛之熱度如此，汝亦曾知之。今胡忍出此言已，淚被其面粉痕斑然。翠曰：然此言吾知之，但僞耳。果如是，胡得更愛他人？彼今乃愛拿門，石勒彼之離佩而第實與拿門偕行。夫人曰：汝此言誠夢囈。凡誑語亦須令人動聽。翠蘭福特吾不圖汝乃如是之拙。伊瑟姆之所愛祇汝一人，吾知之甚。且此兒不啻吾親生育，渠無事或背我。翠曰：姑置理想而言事實。夫人且靜聽，俟吾畢其辭。伊瑟姆與拿門二人曾相值於三星當時，拿門曾求婚於彼，吾固不知伊瑟姆許之與否。然彼實愛之。今者在佩而第，吾曾親見兩人演種種怪劇。伊瑟姆於我僅有夫婦之名，於拿門則有其實事緣。彼等相知在前，今旣離棄我，遂不覺變其故態。夫人曰：凡汝所言，吾不知。然吾只不信以伊瑟姆之爲人，何便至此。翠蘭福特轉詰之曰：然則伊瑟姆焉往？夫人瞠目視曰：汝乃問我。我知彼焉往。翠曰：彼不論至何所，當知吾父逝世，倘非偕拿門潛逃者在理。當卽歸。夫人第思彼不歸，何故？夫人沈吟曰：且容吾思汝所言。嗣又蹙額流涕曰：此事乃如是。突兀翠曰：彼二人以夜間背人聚語，吾適見拿門吻

其額厥後。吾証之。彼知不可狡飾。亦竟承認。天乎。彼已承認之。更何勞他人爲之辨護。夫人喘息曰。翠蘭。福特此乃汝一面之辭。吾何能信汝。吾決伊瑟姆不爲此。且拿門亦不至爲此。翠曰。彼拿門亦人耳。彼愛伊瑟姆。在未嫁時。伊瑟姆又美麗。又值有隙。可乘拿門。又非聖人。非天。伊謂爲坐懷不亂。誰則信之。使我與彼易地處。恐亦不暇計利害。雲苔夫人淚如泉湧曰。使我如老公爵。先此事死去。亦省却無數煩惱。翠曰。可惜伊瑟姆不死。人莫不惡死。彼乃甘心擇可惡甚於死者而爲之。夫人曰。吾只不信必伊瑟姆伏罪於吾之膝下。自認其種種過惡。非然者。吾只不信吾知伊瑟姆爲誠實清潔之女兒。吾信彼決不爲此。翠曰。然則彼畢竟焉往。夫人曰。彼焉往。吾則不知。須知彼在佩而第。失去非在格羅公園。失去汝亦曾搜索。否。翠曰。否。吾父卒然薨逝。舉室紛亂。更何暇及此。此來即尋彼也。然吾當先迹拿門所在。以意度之。此兩人當不在兩處。夫人曰。使吾知彼所在。吾當星夜馳去。此事一刻不明。即一刻不得喘息。報紙橫造黑白。令人難堪也。翠曰。便是我亦慮此。願將此事暫秘之。夫人曰。若何能秘。翠曰。佩而第中人皆知伊瑟姆在此。今不如揚言於衆。謂伊瑟姆俟夫人於堤不丹。驟聞吾父噩耗。卒然而病。夫人即往堤不丹。小住。雖不能終秘此事之揭曉。當在吾父窀穸以後。夫人然之曰。此策甚善。吾當如汝言。此時雲苔夫人驚魂始定。曰。翠蘭福特。吾老悖。因吾愛女故。竟忘老公爵。尙望汝諒之。翠曰。吾亦愛之。於是兩人皆默然。頃之。翠起辭曰。望夫人如約。至堤不丹暫住。若得伊瑟姆消息。當電告。夫人頷之。淚又簌簌墮。翠亦愀然。

第三十二章 求之蓬壺瀛海之間

拿門至家。母病正劇。醫者謂僅有一線希望。舉室皆驚惶無措。祝上帝垂佑而已。拿門專心侍湯藥。不暇作遐想。第二日。閱報紙。始知公爵謝世。橡田距佩而第遠。一日不得往返。自思此時萬難離家。因作書致翠蘭福特。書中弔唁之外。備言已不能離家。母病若稍轉機。當來襄喪禮。伊瑟姆若麗榴處。咸問好。書辭勤勤懇懇。所謂上有長相憶。下有加餐飯也。封固親致之。郵箱中此信。以明日之早起。至佩而第。佩而第中之司書啓者。爲愛丹蓋與麗榴分任各事。凡郵件之待復者。皆愛丹任之。廊之西偏有郵篋。郵卒遞信來。則投其中。日兩啓之。司書啓者。掌鎖鑰。他人不過問也。是日愛丹啓篋。挈信件入辦事室。以次拆閱之。至拿門函。大震疑個。中必絕交。書不知有無。伊瑟姆消息。檢視發信處。則固來自橡田。心異之。以爲彼與所歡。偕遁。乃敢昂然歸家。急拆閱之。乃書中所言。與己所臆度者。迥不相侔。大爲失望。視發信處。郵局印章固明明。橡田因執信。參詳麗榴。自外人愛急。匿信衣袋中。隨手取別一信函。拆之。麗榴手持一紙。曰。翠蘭福特有電報來。伊瑟姆乃在堤。不丹愛丹大驚。麗曰。渠乃與雲苔夫人。在彼翠蘭福特。昨日不及趁火車。謂當以今日早車歸。伊瑟姆臥病。或須遲一禮拜。始能來。吾甚樂得此消息。欲即日致彼一函。稍稍勸慰之。吾知彼必甚傷感也。言已。長歎。又曰。今日之信。乃如許。必須作復者。幾何。想君尙未檢查畢事。愛曰。吾所已檢查者。全屬唁信。言時聲乾澀。狀至不安。是日午後。翠蘭福特自倫敦歸。見麗榴。強顏微笑。麗

榴第一語卽問伊瑟姆。翠曰：彼在堤不丹。彼乃病。麗榴曰：吾已知此。但彼不甚病否？翠支吾曰：吾實未見。彼因無時間。吾曾見雲苔夫人伊瑟姆。當不至甚病。蓋因傷感所致。遲一二日當可弗藥。因入辦事室。麗榴隨之。翠則取信件一一檢查之。曰：盡在此乎？麗曰：然。愛丹已拆閱一過。翠之意固惟恐伊瑟姆或有書來也。於時愛丹自外入。目視翠。蘭福特彼外觀雖落落寞寞。內部固甚熱中。翠蘭福特謂未見伊瑟姆。愛丹已聞之。私心竊喜。以爲彼夫婦仍不和。己之希望猶未盡絕。拿門之書。吾姑秘之。第二日爲公爵之靈柩告窆矣。墓地卽在佩而第後湖之側。翠蘭福特振刷精神。秩序種種。屆時弔者雲集。黑衣禮冠者數百。輩貴族中人居其半。其餘爲平時曾受公爵恩遇。與夫鄰近鄉黨。此可謂極盛。尤難得者。無貴賤老幼。咸有哀色。而淚承其睫。此可知公爵之爲人矣。翠蘭福特則隨靈。慟哭不已。哀感路人。賓客皆竊竊議。新公爵天性之厚。而不知彼之眼淚。半屬悲境遇也。公爵之喪禮。可書者如此。此固由於作者省筆。然西禮之簡。當可知吾國閥閱之家。動輒費歲月。耗金錢。堪輿等迷信之費。已浮於中人數家之產。噫。喪不如速貧。死不如速朽。是亦不可以已乎？葬事旣畢。衆皆散去。客之識伊瑟姆者。咸向翠蘭福特問新公爵夫人安。願公爵夫人病得速愈。翠蘭福特則唯唯答謝而已。是晚翠蘭福特獨坐藏書樓中。座前案上堆積文件甚夥。蓋皆新公爵所當注意者。但翠蘭福特則竟不一檢閱。蓋彼此時思想界中。他無所有。伊瑟姆資兒而已。又明日麗榴欲親至堤不丹。視伊瑟姆疾。商之翠蘭福特。翠亟止之。謂麗榴此時萬難離去。佩而

第伊瑟姆又非甚病稍愈即能來且已當即日往視若遲一禮拜伊瑟姆仍病者或可撥冗一往麗榴乃止翠蘭福特則仍整裝赴倫敦彼自覺不能不行蓋佩而第中處處有伊瑟姆之聲音笑貌接觸於己之視聽若接續居此或且得瘋病然至倫敦後亦不設法踪跡伊瑟姆所在彼以爲拿門與之偕遁此時當在偵探不及之所以故日間惟往名勝處游覽夜間則歸寓安息而已寓室即彼等所組織之會社此時翠蘭福特與拿門則近在咫尺失之眉睫自拿門歸後老夫人之病日就痊可拿因從容白老公爵死耗夫人本公爵兄弟行兩家交際至親密夫人聞公爵先已逝傷感不已因促拿門赴佩而第慰唁翠蘭福特拿即日束裝行至倫敦經聖亞姆街就市肆購奠儀及黑色帽帶此處距會所爲至近本擬至會所後再赴佩而第見肆中報紙隨手翻閱忽瞥見佩而第字樣審視之中載佩而第之新公爵夫人因悲感致病現與彼保護人雲苔夫人並居堤不丹恐須一禮拜始能就痊云拿門自思吾不如先視伊瑟姆意翠蘭福特亦當在彼因取時表視之即命御者馳往火車站至則午車已鳴汽笛矣拿門既至堤不丹按門鈴無應者推門門隨手闢入之見屋宇精緻緊窄眼界爲之一新升堂入室闐焉無人方欲就坐忽聞有人作驚詫聲視之雲苔夫人也夫人立門外目注己面顏色灰死其目光中饒有驚駭意拿門趨前上手作禮并謝過謂己突如其來或致驚擾夫人向之熟視亦不與握手俟其辭畢卒然曰汝耶伊瑟姆何在拿門茫然自疑吾耳何忽失聰見夫人似有怒意又不知何處開罪即日恕吾悻憤頃夫人所言吾實未

達意乞再言之。夫人又大聲言之。拿失驚曰。伊瑟姆耶。彼在此非耶。夫人何問爲。夫人晒曰。吾知汝渾身是胆。不然乃敢來此。拿門自思。夫人所言者。豈一種口號耶。吾何以全不解。更視夫人之面。則目有怒意。眉有愁意。面龐較先時瘦削而無血色。白色之唇。則索索震動。似憤激至極。端者自疑曰。殆矣。公爵逝。伊瑟姆病。夫人復得怪疾。吾母之病。尙未愈。此一時期之運命。何不幸。拿門躊躇久之。始答曰。夫人何爲。出此。彼伊瑟姆之病。無慮乎。夫人直唾其面曰。汝之意。以爲如此。作態便信。汝誠不知伊瑟姆所在。天乎。汝今日須欺我。不得伊瑟姆。不在此。汝寧不知者。拿至此始駭。然曰。不在此耶。吾閱報紙。謂彼在此。謂彼臥病。然則彼何在。夫人曰。彼何在。汝自知之。拿門吾知汝技倆不劣。汝誠惡漢。拿門雖被惡聲。絕不忿怒。其藍色之眸子。炯炯正視。精神湛然。頗足爲非惡漢之證據。曰。凡夫人所言。吾都不解。請速言其理由。無徒事謾罵。夫人曰。汝卽非甘心作惡。亦必爲過失。犯無疑。伊瑟姆現在何往。吾等無一人知其消息者。必爲汝所匿。無疑。拿門聞言。不覺大怒曰。伊瑟姆乃爲我所匿。我何故欲匿伊瑟姆。且彼何以肯聽我藏匿。佩而第堤不丹。格羅公園舍之。不居。乃隨我至。人所不知之處。是何理由。速言之。此時拿門之語氣。直以命令詞出之。不復檢點。夫人哭曰。拿門。汝以詞色凌我。願上帝佑汝。吾思伊瑟姆必隨汝行。吾信之。不然。彼何以卒然離佩。而第既不與一人謀。又不郵遞一行字。拿門大驚失色曰。彼乃離佩。而第彼以何時行。夫人曰。公爵薨逝之晨。汝尙伴不知。吾意汝不但知之。拿門乎。汝乃無一毫慚惡意。汝已無羞惡心耶。拿門。

拂然曰伊瑟姆之去何與我事汝不言我且不知我何故無病而呻豈翠蘭福特亦作此語耶夫人曰便是翠蘭福特如是言不然吾何爲疑汝拿門拿門純潔無疵之伊瑟姆爲汝斷送吾恨汝也言已泣然而悲拿止之曰夫人恨我固當但吾尙有所問能明白答我否夫人以淚眼視拿門之面頷之拿曰伊瑟姆焉往既無人知然去寧無因夫人曰是尙待問非汝之故而何拿曰然則請言其故夫人曰彼翠蘭福特親見汝於佩而第與伊瑟姆夜間背人聚語作種種不堪狀拿門至此始恍然曰是矣卽公爵薨逝之前一日耶夫人曰然翠蘭福特已知汝與伊瑟姆爲舊相識汝先時已愛伊瑟姆拿門面無人色點首曰吾知之矣因此之故翠蘭福特必以伊瑟姆會爲不正當事夫人曰然是夜兩人遂反目明早伊瑟姆不知去向翠蘭福特爲我言伊瑟姆已自承拿門復點首曰渠已自承吾知自承之解說蓋言伊瑟姆承認己爲不正當女子須知翠蘭福特旣以橫逆加之卽辨亦何益伊瑟姆之自承有誰見來夫人爲伊瑟姆之保護人情同母子乃不能知伊瑟姆之爲人嘻是誠夫人之不是夫人驚疑曰然則汝不承認耶言時有無限之希望頃之曰然則何解於翠蘭福特之所見彼所謂不堪狀豈盡妄耶拿曰然是殆謂我吻伊瑟姆自不知者視之是誠難堪雲夫人復大震似彼之希望仍歸消滅者拿欲言不言者頃之慨然曰事至今日吾何所用其隱諱吾實相告吾先時誠愛伊瑟姆且吾曾向之求婚雲夫人乃禁其鼻息之出入以聽拿門之自白拿曰但此事已成舊話方吾自海外歸時伊瑟姆已許嫁翠蘭福特吾固仍愛之然豈有

珍臂奪食之妄想。夫人謂吾是惡漢。夫使欲奪其摯友之妻。此名稱誠。當然何遽如是之大愚不靈。夫人曰。然則汝何故吻伊瑟姆。拿曰。吾之吻伊瑟姆。初非有不顧廉恥之事。無不可以告人者。吾吻彼。乃因別一人之故。因吾愛麗榴之故。吾欲求婚於麗榴。伊瑟姆知之。渠謂吾兩人情等。兄妹願爲汝作塞修。故吾吻之。奈何。据此便入人罪。雲苔夫人此時如哥倫布浮海。忽見地平線上現一髮青山。頓有生意。曰。然則何故與伊瑟姆。忽然離佩而第。去拿曰。吾因接吾母電報。夫人尙未知耶。吾母今日病尙未痊。早間方別。吾母自家中來。此此夫人可問之。吾母者。夫人曰。然則去時何不與一人言。去後又無一紙書。拿曰。安得。不言。因自按其首。作沈思狀。曰。曾與誰言之。吾實不能記憶。但吾於伊瑟姆之行。實不知情。他日吾母可爲吾作證。夫人乃出其顛動之手。握拿門之臂。曰。吾愛恕吾老悖。吾實情急。故不暇擇語。當得此消息之。最初時。吾固確信。汝不爲此也。但伊瑟姆既不借汝行。則彼焉往。拿曰。彼或者已返。未可知。夫人搖首曰。翠蘭福特謂得彼消息。立時電我。是尙未返。可知。唉。拿門乎。以彼妙齡弱質。正豈惹含葩時候。殷勤將護之。猶懼妒花風。兩奈何。背人獨行。吾意彼必爲惡人。賺去。拿曰。夫人曾設法。踪跡乎。夫人恨曰。翠蘭福特謂彼確係與汝借遁。懼惡聲播揚。爲門第羞。囑秘密。秘密不則。吾何事。株守於此。拿門沈思不語。蓋拿門雖愛伊瑟姆。然畢竟事不干己。不若翠蘭福特方寸已亂。夫人曰。吾意伊瑟姆負氣出門。必在佩而第。至倫敦之途中。值有意外。且此兒相識絕少。彼若在戚串家者。必有書來無疑。拿門忽大聲驚詫。鼓掌曰。是

矣。夫人亟問何所得。拿曰：吾知彼必往三星。夫人如在九幽十八獄，覩一線光影，急問三星何在。距倫敦不遠耶？拿未及答，夫人忽省悟，駭然而悲曰：君謂彼在大洋洲之三星耶？拿曰：是矣。是矣。渠必往彼處無疑。吾何以早不想及？因急取表閱之，曰：吾意乘火車急起追之，但以時日計，彼必已在海中。又自按其首，曰：夫人且勿言，容吾作兩分鐘之思索。雲苔夫人如約靜坐，目注之。此時之拿門則穆然深思，不復有童稚態。既而曰：渠必爲我所追及無疑。雲夫人方欲有言，拿又止之，曰：可速電翠蘭福特，囑渠立時來此。夫人乃急趨書案，援筆書之。拿按鈴呼僕，書已付僕人，去訖。拿曰：吾當卽往檢查。赴美勒笨之郵船，夫人晤翠蘭福特後，須卽至吾家。一行說我明日不能歸，意吾母必已稍痊，但尙不可告以事實。恐渠病後不勝耽憂慮，如何善爲之詞？夫人斟酌之，第弗告以遠行，卽得夫人然之。拿又曰：夫人至橡田後，吾母病情若何，可電倫敦會中，吾必得之。乃屈指計之，昂首作想，自言尙有他事，倉猝不及記憶。耶既而曰：翠蘭福特來時，可囑渠檢點行李，逕赴郵船公司，吾當爲彼預定艙位。庶弗相左。雲夫人執拿手曰：吾愛向者，豈汝令吾疚心，今知罪矣。吾愛乃不辭辛苦如此。拿曰：此何足算？若得伊瑟姆歸，弗致外人笑柄，所值多矣。乃與夫人別命御者疾馳，以十分鐘至火車站。雲夫人則專俟翠蘭福特。凡貴族所發電較尋常倍速，俄頃已得佩而第復電，文曰：翠蘭福特不在此。在倫敦伊瑟姆病何如？雲夫人焦灼而已。因思不如姑至橡田。遂行拿門既至倫敦，驅車直至郵船公司。是日赴美勒笨者爲十字會社之船，名海王星者，卽晚一點。

鐘開行。拿門乃購頭等船票兩紙。是船絕巨頭等艙。每人一室。既安適。亦靜密。拿既購票。視時表。驅車至會所。問翠蘭。福特或謂公爵以午前來。午後出。何時歸。不可知。或回寓晚餐。但亦不定。拿門乃入己室。飲威士忌。若蘇打水。尋思翠蘭福特。且無旅行衣。若早來時。猶及購辦。又思彼若盛氣相凌者。當若何對付之一時。膳畢。侍者遞一電報來。知爲雲夫人所發。啓視中言。老母病已無慮。汝不回業。婉言之。勿念翠在倫敦。拿閱已藏之衣袋中。仍趨翠所居室。則門鍵無燈。火因又下樓。至門外徘徊久之。時已十點矣。正焦灼間。忽見佩而第之僕人。自樓下見拿門。曰。主人欲晤吾家主人乎。拿曰。然。吾待久矣。僕曰。吾家主人或未必即回。彼今日至滑鏡盧公園。拿取表視之。曰。然則汝主人回時。可囑渠速至派亭。吾在郵船公司。俟之。僕唯唯。派亭蓋船埠地名也。拿乃入己室。挈皮袋乘車。至派亭。揮御者去。訖乃至公司之辦事室。告辦事人。若有人問拿門石勒者。當告以在某加非店辦事。人允之。乃出。至左近一加非室。坐待積杪。爲分積分。爲時似乎甚遲。又似乎甚速。一轉瞬間。已十二鐘矣。望眼欲穿。而翠蘭福特不至。於是仍至辦事室。問有無詢拿門石勒者。則都言無有。拿大窘。公司中人聲言。距解維時。祇三十分鐘矣。因勸拿門。不如先上船。拿無已。祇得聽之。因謂無論如何。即至最後一分鐘時。若有人問我者。必設法使我知之。雖費巨資。不吝也。已而汽笛嗚嗚。人聲喧嚷。海王星起碇矣。

第三十三章 羊以多歧而亡

天下事實之離奇而出人意表者。大都會逢其適人。惟苦於不能前知。所以相距窈遠。偏有意外之聚。近在咫尺。乃有交臂之失。人事之進行。與願欲恒相錯迕。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也是夜。翠蘭福特以十一時歸。寓距拿門之去。僅一鐘時。翠蘭福特御下常寬。無疾言厲色。侍者或不在側。瑣屑事輒自爲之。以故下人習慣自由。是日。翠之僕適與一女子期。因往踐約。不敢失尾生之信也。而拿門所囑之事。則忘之。翠入己室。燃電燈。往來翔步於一室中。既又取烟吸之。可半時許。覺甚無聊。會中固有藏書。閱報室。悵然走入。見室中空無一人。卽隨意憩坐。隨手掣晚報閱之。其實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而已。久之。息燈之鈴聲作矣。自思。吾不如掣此報紙。至室中藉召睡魔。又延跼移時。乃入己室。翠腦中所展轉籌思者。固無往非伊瑟姆與拿門也。於是燃燭。以俟電燈之息滅。忽瞥見報紙中大書郵船兩字。順序看去。第一行爲海王星。奧大利美勒笨字樣。忽然心動。因思伊瑟姆得弗往。所謂三星堡耶。於是憶及伊瑟姆之金心。與彼每道及保護人。輒出涕等事。因思是必往三星無疑。又自恨神經拙鈍。胡早不念及。又取報紙視之。表中所列開行時刻。則爲本日夜半一點鐘。更不假思索。立即飛步出門。就街頭雇一馬車。駛至船埠。至則電燈閃爍。人影寥寥。問之公司中人。則海王星已起碇十五分鐘。將次出口矣。翠問第二期赴美勒笨者。爲何時。一少年答曰。禮拜四早起。翠因索取旅客姓名簿。少年與之。翠且翻且問。禮拜四之前有船否。一書記員曰。十字會社無有。有船名大鳴者。屬大南公司。以明日出口。但彼船小而劣。精緻既不如吾船。速率亦遠。

遜翠仍翻檢名簿。少年向之熟視。曰：君若午後來，尙及購頭等票。拿門侯爵亦於午後來，定艙位。翠大驚。曰：君何言？少年見翠神色變異，怪之，茫然曰：吾未言何者？翠曰：所謂拿門者，誰耶？少年赧然曰：吾恍惚憶其人爲拿門侯爵，不知果是否。翠急以旅客名簿授之，曰：請速檢以示我。書記與少年共翻之，指示翠。蘭福特翠審視之一時，苦不得，卽見有頃，始就少年所指處讀之，曰：侯爵拿門石勒七號房艙，又八號。翠急問曰：彼一人耶？兩人耶？書記曰：旣兩號房艙，想是兩人。曰：然則彼所偕來之人，作何狀？君等還憶之否？答曰：是則不知。日間辦事人都已散去，吾兩人值宿於此。日間事非吾等經手。翠曰：然則日間辦事人尙有在此者否？書記籌思久之，曰：船票爲總理自書者，此時實無從探詢。或問之司閤人，彼等能憶之，亦未可知。言已，遂入。入可五分鐘，此五分鐘，自翠蘭福特視之，直非常之久。書記出曰：彼亦不能記憶。因當時旅客夥多，但四鐘時，彼見一少年，長身玉立，狀殊都雅，與一貴族女子携手上船去，但不知是否拿門侯爵。此數語模糊，影響雖以法律上之眼光觀之，亦不能斷言有何等之關係。然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直足致翠蘭福特死命。而有餘。翠答曰：謝汝此兩字出口時，不自知其目光直而舌本強也。久之，翠又曰：煩瀆君等抱歉之至。但吾欲乘大南公司之船，尙不遲耶？少年目瞬壁間，時計曰：此時僅能及之。大南在沙不登，距此間尙三十里。若今日尙有貨車行者，爲時尙不促也。翠又謝之，乃出向所雇馬車，尙在伺候。翠叱御者速行。御者瞠目曰：焉往？翠曰：火車場。又連促之。御者言馬疲不能勝，鞭策翠不得已，許倍償其值。御者

始縱轡馳比火車抵沙不登已黎明矣旅客或遙指謂彼烟突中出濃烟者大鳴船也衆皆爭先奔息行
 既而購票登船距起碇時僅十分鐘矣蘭翠福特乃忽促作電致麗榴若雲苔夫人謂已有要事他往行
 當有信今已登舟云云電報既去始覺稍定耳際機輪聲汽笛聲歡送禱祝聲轟然並起蓋此巨舶已首
 途矣殘月曉風海天
 寥廓黑烟如龍巨數
 百丈垂水卓立回首
 世界著名之大商埠
 縮小如尺幅畫圖隱
 約於水平線上壯觀
 哉甲板上旅客憑欄
 觀者數十有眉飛色
 舞者有悵然感喟者



寤不代爲愁煞今茲吾書中緊要人物皆先後離倫敦矣讀者猶憶三星堡乎吾且述三星事暫時不暇
 爲彼等記旅行也

諸態不一翠蘭福
 特獨嗒然面海立
 若無所接觸於視
 聽者麗都之服縐
 痕駢疊髮亦鬆亂
 不治衆皆怪之以
 彼如醉如痴奈何
 隻身行萬里路使
 鍾情者知此情形

第三十四章 賭徒之義俠

春夏之交。熱帶之地多雨。大洋洲當四五月間。則爲雨季。大雨滂沱。動恒經月。經此雨季之後。景色嶄然一新。山木蒼翠。間以飛瀑。溪澗中新漲溶溶。作青綠色。是處皆入畫矣。於是三星之採金河畔。亦巨浸汪洋。彼伊瑟姆。月夜坐談之沙灘。乃不可見。惟聞流水汨汨。終夜作嗚咽聲而已。是時爲夏末秋初時候。三星之風景。猶蔚然蔥鬱。所謂塊金酒肆者。已改頭換面。奐然一新。壁作紅色。窻作綠色。四圍繞以板垣。內部四壁。皆以新布爲障。狀殊完整。間修葺之費。則彼等與狗耳堡人交關。以肉搏得之也。中一板案。蒙以新布。据上座者爲萬留。蒿回此老。別來無恙。動作悉仍故態。手紙牌一握。攙和而整齊之。其手腕之圓活。敏妙有足。令人驚歎者。身被美勒笨時樣新衣。項間之白領圈。嶄然而新。胸際飾鑽石針石。巨徑半寸許。粲然作星火光。卽伊瑟姆所贈也。衆兒郎圍繞之。咸注視萬留手中之牌。其別一案上。設彈子聚博。正酣室隅。有兩人互毆者。相持甚苦。衆亦置不理。撻非則執巨甌。作牛飲。且飲且歌。旁一少年。擊葉鐵器。和之聲。鐘鞳無腔。譜旣而撻非趨萬留。所謂己願入局。衆方賭負。謂撻非弗相擾。萬留以目視衆人。見方凝神。壹志注視己手。若懼己之手法。敏捷者。因啞然失笑。曰公等休矣。我豈有幻術耶。撻非謂衆皆鈍漢。若我入局。當無不勝者。衆嗤之。萬笑曰。汝且不得賭。撻嚶然曰。何耶。萬曰。汝醉已如鼈。尙猶猜何爲爲。汝計不如更盡一觥。向黑甜鄉中尋生活去。撻非仍呶呶不已。衆皆厭之。撻又易其辭曰。此鑽石針。乃伊瑟姆所

贈者更有數語喃喃不可辨萬留點首應之撻曰我見此物令我憶彼之慧眼一人曰撻非汝胡不坐因以手牽之撻隨手而奕就案旁一椅坐復曰近日未得彼平安書耶萬曰近日無之賭徒中一人曰貴人恒健忘彼腦中之三星當如攝影畫片稍稍褪色矣撻非大怒躍起向其人握拳曰若胡言者若名愛陀華非耶敢再言伊瑟姆健忘者吾撻汝汝雖非貴人汝必健忘是誠無心肝者便殺却亦得因揪之使出曰吾與若一較短長試吾能取汝首級否愛陀華曰視萬留曰吾又未言伊瑟姆何者汝言不可說便不說怒何爲者吾固言伊瑟姆貴人撻益怒曰個兒郎可惡尙敢飾言耶一手扭衣領一手握拳播之衆大譁萬起以一手按撻非壯健之肩曰若誠胡鬧矣汝不言欲入局共賭耶胡又毆人捺之使坐撻非見是萬留始忿然就坐曰有一字譏我家伊瑟姆者吾便寢其皮萬笑曰汝已泥醉何能寢人之皮他日酒醒時若值此等事吾助汝抨擊之因命扶撻非使睡飲以蘇打水衆噉聲應乃共扶撻非坐室隅一半榻上更一人以水與之撻飲已挺身臥萬留乃更與衆博博時萬忽止衆人勿聲側耳遠聽蓋萬留之耳聰較敏銳衆咸不覺問何事萬曰外間喧嘩方萬言時衆有聞之者一人曰似從東方來者於時室中靜無聲息衆皆面向東方側耳傾聽萬留起取冠戴之衆見萬留着帽如得長官命令者皆趨門外衆尙未及出門一人蹣跚自外入血被其面衣褲皆濡濕泥濘衆大驚審視始辨爲弼而競問所以弼而不答就一椅坐喘息不已狀至憊衆人環繞萬留執弼而手曰何遽至此因命取孛蘭地弼而飲已日益之衆又與之

已而喘息稍定。萬留問何事。失敗弼而未言。先舉手作勢曰：「憊矣。衆兒郎頗憂郵遞信件失落否。吾馬已爲狗耳堡人奪去。衆有促弼而速言者。此老人則仍作故態以袖拭其毛喙。又自去其外褂。欬吐而言曰：「吾早起騎馬自綠堤來。忽瞥見數十丈外有兩人蹲伏樹後。狀至可怪。樹榦插小刀一柄。粲然耀日。吾心動。知必係匪類。乃急撥馬繞林走。穿林越小山。繫馬林中潛行。掩至其後。見彼兩人方目注道上。此不問可知。兩人在此爲有所待。然出此道者絕少。則彼等乃專待我。亦未可知。旣而吾行漸近。相距僅十餘碼。吾乃潛伏叢草間聽彼等偶語。乃彼兩蠢物竟不覺我。則聞彼兩人語甚悉。如汝等此時之聞於我者。此兩人中有一人吾識之。蓋卽長脚賊薛猛。吾聞此賊自言曰：「彼今日來胡遲。其別一人曰：「然似他日絕不愆時者。又聞其人續言曰：「似弼而亦狗耳堡人。彼乃助三星人爲吾儕敵。薛曰：「吾等何暇問此。但吾意此時渠當爲彼女郎送錢物。衆健兒中有一人曰：「女郎殆爲伊瑟姆。弼而曰：「然彼確指伊瑟姆。因又述薛猛之言曰：「吾偵知彼女郎每月必郵遞珍寶致萬留。汝曾見彼胸前所簪之鑽石針否。弼而言至此。聽者皆目視萬留所簪鑽石。弼而又曰：「其別一人答曰：「然吾意彼此時必經此無疑。汝須先擊其馬。若射人則馬驚而逸。寶物不可得。彼老兒易與耳。薛曰：「汝弗輕敵此馬。卽女郎所遺弼兒最寶貴之。彼見馬死且死。鬥吾儕當并力禦之。弼兒言至此。以目視衆人曰：「吾旣聞此言。已知彼等賊智。乃返身行。籌所以禦彼者。旣而至繫馬處。仍乘馬繞道至向者見彼等處。弼而言至此。作態以舌自潤其唇。衆中有黠者急斟勃蘭地。

與之弼而點首微笑曰。可見接孟飲已。續言曰。吾思吾馬爲彼等演鎗之的。殊爲不值。因思以計賺之。乃下騎步行過之。約數十武。忽聞叱咤聲。則彼等已追至。一回顧則彼已然。手鎗我急。犬伏幸不爲彈丸所中。乃急掣袋中手鎗。俟其較近時。疾速發出。爾時吾更不暇問其母爲誰氏。賊大嗥而遁。其別一人則超乘疾馳去。衆皆曰。噫。弼而揚其目而視曰。爾等且弗噫。吾馬便失去。郵件幸不失去。汝等知吾之皮袋附屬何所。或曰。想汝或藏之。他所弼曰。是已與馬俱去。但空中耳。汝等試脫吾靴。衆爲脫其長靴。則郵件皆在靴中。衆皆歡呼。競抱弼而示愛。意人多。勢猛。弼而大窘。急申謝言。盛情不勝負戴。既而以足掃郵件。使聚乃一一分給衆人。既畢。事弼而曰。吾之馬視公等之郵件。尤爲重要。吾當設法謀珠還。衆皆告奮。勇願代尋。覓但不敢擅專。目視萬留。萬謂弼而頭部不甚創。否可詣梅林媽。彼當爲汝易衣。盥饋。弼而既去。萬仍就坐案中。郵件十餘件。萬一一拆觀之。大半皆他堡請主政賭場者。萬隨閱。隨即扯毀。撻非欠伸。至揉其目曰。老兒已來。耶有妄信。否。萬留捲紙煙燃吸之。答曰。無之。撻視其燃火之紙。乃一美麗信箋。曰。想無有來自伊瑟姆者。萬又曰。無之。撻曰。然是當無之。謂彼伊瑟姆無他要事。甚於寫信者。是殆不然。萬頷之。撻又曰。可笑。愛陀華乃妄測伊瑟姆。豈知伊瑟姆。寧如是卑劣。萬又頷之。曰。若可弗置慮。伊瑟姆必不忘吾等。但彼一時不暇作書。試思以貴族新嫁娘。安所得閒暇時候。撻曰。汝言良。是彼於第一杪鐘。憶吾等第二杪鐘。或爲他事所亂。不然。烏得無信。萬留徐徐吸紙烟。目微瞑。狀至閒暇。點首不語。然萬留斯時特

貌爲鎮靜。其腦中之感覺。非常擾亂。第一卽狗耳堡人奪馬事。南人竟無不反之目。當若何降服之。殊非易易。籌思至再。不免隱憂。所以泰然處之者。特不願示弱耳。其第二事。則係伊瑟姆寄鑽石針時。曾言結婚後。當有詳細之報告。嗣於美勒笨報紙中。曾見此事。於倫敦新聞欄內。何至今。仍不見伊瑟姆隻字。以意卜之。恐必有意外不幸事。撻非粗率。則以爲萬留果不置念久之。萬留自思。生平獨往。獨來。毫無牽掛。此時乃無端有兒女累。豈非自尋苦惱。且伊瑟姆既富且貴。吾猶爲之憂慮。適處境不如此。又將奈何。思至此。祇覺父母之不易爲。不禁慄然。已而弼而入。頭裹棉絮。龐然臃腫。衣亦竟體更着。萬向之慰問。弼而曰。愈矣。先時面部雖有血。實祇髮際微傷耳。梅林媽便爲縛如許累贅物。又令我在室中休養。吾那能耐此。於是。有三數人語撻非。以弼而所遇。弼而以目視萬留。徐步出。萬隨之。時夕陽未下。大半工人尙在工。作。兩人携手行。默然無語。已而至一僻靜處。弼而曰。今日吾尙得狗耳堡秘密消息。因衆兒郎類皆鹵莽。寡謀。故不欲令彼等知之。吾視彼徒恃血氣。其實適足債事。然乎。萬曰。汝言誠有閱歷。吾贊成是語。但所謂秘密者何事。豈彼等果將攻美勒笨銀行耶。弼而曰。否。吾卽聞之。兩賊人者。彼等欲劫美勒笨之公車。萬微驚曰。彼等作惡之技倆。乃愈演進。汝所聞確耶。弼而曰。確甚。吾聞之甚悉。彼等將以明日在格來河畔爲之。當薛猛說此事時。似乎彼等得其黨人報告。蓋明日有富商乘此車。彼等若截劫之。可得多數之金錢。若寶物。第聞伏身土窟中。意卽土山下有短林處。萬留沈吟頃之。曰。彼等爲此。不知幾何人。弼而曰。

是則不知。但爲此等事。人少則贓多。意必無多人。萬點首曰。至少亦當有半打人數。此事幸汝聞之。不然彼等慣技。或且嫁禍於吾。堡鼠輩可惡。吾必痛懲之。俾旅客得免此橫禍。但不知公車以何時經是處。弼而曰。九點十五分鐘。萬曰。晚間乎。曰。然。彼等惟黑夜爲此。乃易嫁禍。吾意不如吾兩人截擊之。彼等出不意。必不敢抵抗。萬曰。吾意不如亦以六人當之。彼等若不止六人。亦無慮矣。汝可明日私語。撻非麥克等四人。吾儕以六鐘時行。今日且弗言也。計既定。兩人乃佯作無事狀。緩步歸。歸後仍與衆健兒博。絕口不言奪馬事。撻非有言。則與以酒。至明日六鐘時。衆人賭正酣。萬留呵欠而起。負手出至屋後。則五人者已騎而俟。萬小語曰。行乎。弼而曰。然。但彼等尙不知所往。萬點首。超乘前行。衆隨之。行數里。萬始與四人者言之。皆大樂。以得預此役爲幸。萬又囑衆人弗言。弗笑。否則恐敗事。又命六人分三處設伏。撻非與麥克伏路左。已與弼而伏路右。河畔。其餘二人。一名彭生。一名卡而。距土山約一里四之一。藏樹林中。聞鎗聲。卽馳來。衆皆領諾。乃縱轡絕馳。可兩鐘時。始抵其處。萬留與弼而趨路右叢樹茂密處。屏息以待。頃之。聞馬蹄聲。旋又有數人至林外。藉草坐。弼而微謂萬留。殆狗耳人也。萬點首不語。旋聞一人曰。吾儕有十二人。旅客卽二十四人。亦不足懼。更一人曰。約瑟謂旅客祇八人耳。彼得有可靠消息。知珍寶甚多。此行定利市。弼而於星光中隱約辨其人。卽長脚薛猛也。萬留探囊出手鎗。弼而急止之。萬小語曰。公車來矣。頃之。果聞有聲自遠而至。蹄聲甚繁。此等車約坐二十人。馭以四馬。蓋交通不便處。則築馬路以代鐵道輪。

舶者。大洋洲中所在多有也。車行漸近。見賊衆出一燈。燈前行爲導。數人尾之。萬留與弼而亦遙尾之。頃刻間。聞叱咤聲。車遽止。一騎者當路立。阻車進行。兩人躍登車上。數騎同時自道旁躍而前。大呼繫御者。弗驚旅客。又有數人大呼今日之事我爲政。紛擾無益。旅客皆噤聲束手。聽其所爲。盜衆則興高采烈。方欲肆其眩僂探囊之手段。撻非大喝曰。捕盜者至矣。鎗聲轟然。衆盜出不意。驚顧間。騎者已二人。應聲落大駭。不知所措。執鎗盲應。倉猝中不知誰爲敵人。自相殺。於是旅客亦大呼和之一時。鎗聲砲人聲鼎沸。盜衆皆披靡鼠竄去。地下有兩賊人已垂斃。三星人則無有傷者。旅客聞盜去皆慶更生。車中問援手者誰歟。萬留覺其音甚稔。亟問汝誰耶。答曰我駕車人及生也。萬曰吾乃三星萬留也。於是衆皆願萬留多福。客有自車下與萬留握手者。忽聞車中有叫號聲。萬聽之。聲爲婦人似驚喜交集者。頓大驚心胆。俱戰。萬留固心細於髮。胆大於身者。不圖此婦人乃足以懼之。萬急取車前一燈。高舉向車上。燭照燈光到處。突顯出一婦人。此婦面灰死狀。極驚恐。探身窗外。似欲已接之。使下者。萬留不覺失聲曰。嘻。吾殆入夢境矣。蓋萬留所見者。非他伊瑟姆也。彼伊瑟姆惡能來此。然則伊瑟姆之幽靈歟。急問汝爲伊瑟姆非耶。萬問時。聲音悲咽。伊瑟姆答曰。是也。吾至愛之。萬留吾乃伊瑟姆。萬留急趨之。方萬前趨時。覺身後似有人尾已急返。顧舉燈燭之一物。着燈上。砰然碎滅。急騰身閃避。出手鎗擬之。昏然無所見。見一人躍馬下。呼萬留則撻非也。撻非言已以馬至。盜黨已鼠竄無迹。語未竟。突聞伊瑟姆大號。似有人挾之以走者。呼

號聲與馬蹄聲頃刻變其方向。撻非持手鎗欲追萬急呵之曰弗傷伊瑟姆。撻大驚不解所謂萬留急騰身上馬取車上別一燈隨號聲所去處猛追之見騎者為薛猛橫置伊瑟姆於鞍萬急擊馬之下部不中。

薛猛大聲呼且笑聲。礫礫然乃第二聲之鎗聲又作彈着鐵鎧。鏘然作猛裂聲薛棄伊瑟姆於地疾馳遁去萬留不暇逐北急下馬扶伊瑟姆方萬至伊瑟姆身旁伊瑟姆已起立繼此第二



須臾伊瑟姆乃在萬留懷抱間矣萬曰乃汝耶伊瑟姆吾幾不自信吾之眸子汝何故忽歸但此時不暇問此吾儕宜速返伊瑟姆曰然吾與汝偕行乃返公車處伊

瑟姆此時如嬰兒之傍乳母凡一切危險恐怖都不置念也。

第三十五章 新人不如故

伊瑟姆隨萬留至公車所停處此時盜黨已遁竄無踪跡狗耳堡人之被殺者兩人挺然橫尸地上衆健

兒皆汗被其面。旅客之膽怯者。咸懼伏不敢動。人人以爲是血肉之軀壳。殆已至革故鼎新時代。萬留則詣車上。意欲一晤。快壻問伊瑟姆。孰爲邁魁。女靦然曰。渠不在此。萬稍稍訝之。但此時仍無暇細詰。乃顧謂坐客曰。公等弗懼。彼么麼小醜。不難即時殲盡。今已遠竄。不爲害矣。方萬言時。御者及生告衆客曰。此卽密司脫萬留。萬留也。旅客皆肅然起立。脫帽致敬。謂今日幸相值。不則已爲暴徒所殺。吾等受公再造恩。敬當銘之於心。口舌不能達也。及生又告衆客。謂萬留仗義。此間人無不崇拜者。客中有一人逕前。與萬留握手曰。某忝居使館參贊之職。今受公厚恩。愧無以報。吾當以公姓氏上之於朝。萬笑曰。此可不必。且吾自樂芟除荆棘。初非冀賞賚也。密司脫及生乎。吾行矣。君速料理首途。此間延佇無益。又謂伊瑟姆。吾愛。汝仍以此車行乎。伊瑟姆曰。吾願與父偕行。萬意似躊躇。伊瑟姆曰。兒能騎。父忘之耶。萬無語。因與衆作別。至此。衆健兒始見伊瑟姆。皆大驚。撻非曰。伊瑟姆歟。萬曰。然是伊瑟姆。汝姑率彼等返。吾當與伊瑟姆偕來。但暫弗言見伊瑟姆。方萬言時。伊瑟姆亦歡呼。伸一手使衆握之。此時夜深。月黑。野曠。天低。而衆健兒之心目中。則覺大千世界。頓放光明。彷彿救世主自天下降也。萬留又命衆將死人置諸清流。乃與伊瑟姆並騎行。行時。旅客皆戀戀。及生上手於額。行軍禮。似下級軍官之對於大將軍者。途中。萬留謂伊瑟姆曰。兒騎馬。尙習慣耶。女笑曰。別纔數月。阿爺乃疑我忘之。萬亦笑曰。吾兒可謂富貴不淫者。但兒何遽能來。於是萬留於馬蹄蹴踏聲中。似乎聞伊瑟姆歎息。答曰。俟抵家時。言之。萬留乃不更語。度洞穿。

林。遞。迤。前。進。雖。昏。夜。不。可。辨。視。然。某。處。有。泉。某。處。有。樹。伊。瑟。姆。固。識。之。甚。悉。別。來。無。恙。殊。慰。情。懷。而。在。倫。敦。之。繁。華。富。貴。直。夢。境。視。之。矣。已。而。越。小。山。入。村。至。草。舍。繫。馬。入。此。卽。伊。瑟。姆。之。舊。居。也。梅。林。媽。聞。門。外。馬。蹶。聲。持。燭。出。曰。誰。歟。見。是。萬。留。方。欲。有。言。見。身。後。更。有。一。人。因。高。舉。其。燭。使。火。光。不。當。視。線。當。此。舉。燭。時。伊。瑟。姆。美。麗。之。形。容。突。然。入。梅。林。媽。之。眸。子。此。老。嫗。出。其。不。意。不。覺。驚。呼。墮。其。燭。於。地。其。第。二。須。臾。兩。人。乃。相。抱。笑。啼。並。作。萬。留。乃。更。熱。燭。挈。伊。瑟。姆。入。老。嫗。臥。室。又。謂。梅。林。媽。伊。瑟。姆。尙。未。晚。餐。速。治。具。老。嫗。應。聲。去。萬。與。伊。瑟。姆。對。坐。意。殊。欣。慰。俟。膳。畢。萬。始。問。曰。吾。愛。此。時。可。以。言。矣。汝。何。以。來。邁。魁。何。不。偕。行。試。語。我。伊。瑟。姆。不。卽。答。轉。問。曰。阿。父。今。茲。見。兒。頗。甚。樂。否。言。已。目。灼。灼。向。萬。視。作。小。女。子。愁。態。萬。曰。然。云。胡。不。樂。但。吾。問。汝。女。曰。兒。去。時。父。曾。謂。若。遇。失。意。事。可。仍。回。阿。父。猶。憶。之。耶。萬。正。色。曰。然。吾。曾。言。之。兒。今。有。失。意。事。耶。女。曰。兒。今。回。矣。女。作。此。語。時。若。含。有。言。外。意。者。萬。曰。汝。試。言。失。意。事。若。何。袒。腹。耶。何。在。女。赧。然。小。語。曰。渠。不。在。此。萬。曰。不。在。此。吾。已。知。之。吾。問。彼。何。在。女。曰。彼。在。倫。敦。萬。曰。彼。乃。許。汝。獨。行。來。此。耶。女。曰。兒。來。時。彼。乃。不。知。萬。默。然。久。之。乃。注。視。伊。瑟。姆。之。纖。手。此。時。萬。留。之。狀。至。淵。靜。曰。汝。訂。婚。之。約。指。何。在。女。曰。兒。去。佩。而。第。時。特。除。之。因。兒。不。能。再。爲。彼。婦。萬。曰。離。婚。歟。言。時。色。益。鎮。靜。女。變。色。螭。領。都。赤。曰。否。吾。自。欲。行。耳。萬。曰。然。則。彼。非。偶。歟。女。曰。然。自。合。意。之。日。始。卽。已。無。愛。力。因。愀。然。曰。吾。至。愛。之。父。乎。願。勿。復。問。我。此。如。削。口。已。合。而。復。裂。之。言。之。痛。心。兒。不。願。言。也。先。時。女。面。向。萬。留。言。至。此。聲。嘶。氣。逆。目。他。視。而。唇。吻。震。

動萬曰。殆其人薄待汝。因汝爲我所保護。歟。女不語。移時。雖萬留亦不能測女將作何語。女曰。彼不愛我。乃愛我之錢。兒爲富人。父所知也。兒先時爲彼所愚。直至結婚後始知之。萬聽至此。爲之動容。女曰。且不止此。彼固別有情婦。言至此。以巾掩面。嗚咽不已。然聲息甚微。第見伊瑟姆之身顫動而已。萬乃色然起。直趨門外。兩手插入衣袋中。皆裂鬚。豎有怒髮。衝冠握拳。透爪之勢。顧無可如何。乃強自斂抑。已而復入。仍坐向所坐處。目視伊瑟姆。伊瑟姆亦注視之。見萬留氣色不善。爲前此所未見者。乃歛悲強笑。面雖笑。心之悲固甚於哭也。伊瑟姆曰。兒實告阿父。兒旣去佩而第。是與彼已斷絕關係。已不復爲遺魁夫人。言至此。忽易其辭。淚承睫曰。但彼老公爵待兒甚善。兒實愛之。兒之去佩而第。實迫於不得已。幸公爵已逝。永遠不知其兒婦之悲劇。萬曰。公爵乃逝世乎。女曰。然。此奇怪之公爵。卽兒離佩而第之日。逝。至中途始知之。但兒亦未因此折回。因兒出門伊始。卽決定自認爲伊瑟姆。賚兒萬留。蒿回當時倫敦之行。兒甚悔之。此間老父與梅林媽。及衆兒郎。皆愛兒。卽終老。綠窻蓬壁。兒自樂之。萬曰。乃如是乎。伊瑟姆歎曰。兒試兩兩比較之。阿父便了了。如云。英倫之人。皆惟錢物是愛。此言固不允當。公爵之外。尙有一女郎。若雲。若夫人。彼等固愛兒。餘人則豈但不愛兒。在彼爲貴族。爲鉅富。恒飾徑寸明珠。萬鎊鑽石。他人不能有。則嫉妒之。是珍寶適足。召毀謗。此間雖祇布衣短靴。食者爲藜藿。居者爲茅屋。然衆人與兒之感情。如春風。如冬日。言至此。圓睜其明慧之秋波。毅然而言曰。此天堂。地獄之判也。萬留方捲紙煙。其瘦而且白之手。震

動不已。烟絲悉墮案上。伊瑟姆續言曰。此吾所以來也。願老父舉一切所遇而盡忘之。仍視吾爲單純之伊瑟姆。又曰。意衆兒郎亦必樂兒歸。自老父視何如者。萬曰。移時當自見之。女強笑曰。兒自思無端而爲倫敦之密司謙德溫特。實大誤。萬亦笑曰。兒之姓可謂多矣。女曰。兒此後當爲單純之伊瑟姆。阿父可語衆兒郎。囑彼等更弗問兒在倫敦歷史。第以兒爲未經離此者。萬曰。吾思汝當以明日至塊金肆中。女曰。否。吾今日亟欲見之。兒自今日始。當無一事不復舊觀。且兒在倫敦時。見人以笑臉相向。輒畏之以彼等口蜜腹劍。習爲慣常。以故兒亟欲一見衆兒郎之心口如一者。萬曰。汝乃欲卽往乎。女不語。自冠其冠。因欲見衆兒郎之心熱。插帽頂之針時。手指顫動不已。萬乃挈女來塊金肆。撻非弼而等既歸。衆始知狗耳人劫公車事。問萬留則尙未返。衆皆懸望。不知已與伊瑟姆在草舍中也。方衆人論議沸騰時。萬留入。衆大譁。爭問戰事。忽見萬身後更一女子。衆皆驚異。囂聲頓止。嗣於昏暗暗燈光中辨爲伊瑟姆。則又大譁。人人皆願先得與伊瑟姆語。因聲雜語不得聞。則狂叫。於是衆同時狂叫。聲震屋宇。萬留乃抱伊瑟姆如孩提時。巡行此窄而且長之木屋中。一往返。俾人人咸得一審視伊瑟姆顏色。旣而伊瑟姆立室之中央。衆人見伊瑟姆面白。紫金色之髮堆壓額上。口眼作微笑形。皆曰。眞伊瑟姆也。於是復大譁。眞伊瑟姆。眞伊瑟姆。萬留乃舉一手。囂聲頓寂。萬宣告衆人。謂伊瑟姆已返。伊瑟姆去時。本有是言。今果踐言歸。自伊瑟姆去後。吾儕覺稍寂寞。今番遠道歸來。衆人之視彼猶昔。彼之視衆人亦猶昔。吾敢斷言之。萬言至此。

畧一停頓。將其燕剪之鬚。衆皆寂靜。立。惟覺空氣挾歡迎之熱忱。盤旋於一室之中。萬又曰。伊瑟姆之歸。吾儕歡喜已至極端。當不暇問彼何以遽歸。然吾思伊瑟姆在倫敦。若樂彼當久居倫敦。今彼乃歸來。是以三星爲樂。吾當醺此一杯酒。爲三星祝。健全。因舉酒一杯飲之。衆皆大呼曰。是當祝當祝。因競取酒。恭敬飲之。飲時。咸曰。願伊瑟姆健全。三星健全。於是伊瑟姆乃向衆人致辭。衆見伊瑟姆似欲有言。皆互相禁止弗譁。聲復寂。伊瑟姆唇吻闐闐。至再。衆始聞一種如音樂之聲浪。幽細而顫動。曰。然吾已歸。吾當居此。此幽細之聲浪。既過。衆人之歡呼。乃如大海潮聲。奔騰澎湃而起。屋瓦爲之振動。

第三十六章 竟歸沙叱利

衆健兒於伊瑟姆之歸。其歡迎之熱。既如以上所言。顧皆不問伊瑟姆何以歸。在彼等視之。一若女郎之歸。爲事理當然。無足異者。萬留亦更不相詰問。第二日。伊瑟姆乃脫旅行衣。着舊時衣服。蓋猶是當年去三星時。梅林所什襲而藏者。衆人仍前相待。愛敬猶昔。崇拜猶昔。然彼等雖勞動社會中人。而心則出於至誠。所愛敬崇拜者。固單純之伊瑟姆。不因富貴。不因爵夫人也。伊瑟姆亦如久客還鄉。魂夢俱適。竹籬茅舍。囊牖繩床。錦繡之倫敦。無以易也。日與萬留或衆工人。從事馳騁。祇覺草木有生意。空氣皆自由。峯巒林麓。都藹然如相慰藉者。遊踪既倦。則與梅林媽坐草屋中。治手工針。繡作貧家女兒生活。居然藜藿甘心。羽儀自惜。初至時。如溫理舊書。舊日起居。尙不免有遺忘處。三數日後。盡復舊觀。精神視在倫敦時。

較爲健全而纖纖素手爲風日所炙肌肉微紅不復如先時粉白兩頰微窩處亦嫣然暈紅不作象牙純
 白色先時之伊瑟姆固美艷今既不能於美艷之外更加何等之形容詞則亦謂之美艷而已一夕明月
 皎潔清風送涼伊瑟
 姆從萬留並騎登山
 烟樹蒼茫中聞泉聲
 汨汨虫語啾啾兩人
 默然萬留時向女注
 視見此過去之公爵
 夫人攬轡徐行絲韁
 掛馬頸清風拂金紫
 之髮不知此荒涼幽



寂之山水對此如
 花美眷亦有憐恤
 意否又不知此天
 眞爛漫之女郎昔
 日芙蓉花今日斷
 腸草亦有感於翠
 袖單寒否因不覺
 欲言不言注視不
 已伊瑟姆則仍前

故態不知萬留有何等心事翹首遠望見岡巒起伏短樹若薺心思胡不見海此一念乍起忽又覺悟佩
 而第有海此間固無海一刹那間方寸間樓閣疊起轉瞬又不知何處不覺微喟忽萬留問曰賚兒吾愛
 汝不思返倫敦耶女率然而驚不覺腮赤顧視萬留脈脈者久之答曰否兒不往矣兒思往事都成陳迹

諒彼都人士亦無復有憶兒者。雖雲苔夫人若麗榴尙相得。然事過境遷。當澹然相忘。女言時秋波含潤。月光中視之。擘然特淚珠。未迸出耳。萬曰。然則汝永不返耶。女長歎曰。然。萬曰。兒能短衣匹馬終老。此窮山中耶。女曰。何事不能得終侍阿父。幸福寧不足。多。萬曰。吾思兒以公爵夫人自當住金屋玉樓。接貴人顯者。此間豈相當之地。此事思之。令人迷惑。女歎曰。兒亦不自知耳。萬曰。公爵夫人雖在倫敦亦甚貴顯。女曰。然是蓋最尊之爵。兒恒見宴會時。賓客中若有公爵或公爵夫人。則衆人必與之週旋。雖無可語。亦必搜索枯腸。仰與攀話。又必作種種足恭態以迎送之。彼等亦常以如是者施之於我。萬點首曰。是必如此。雖彼等之媚貴人。非真有所愛。然於汝此行必有多數人。假意驚駭。又必有幸災樂禍者。故意張揚而社會中好奇之人。且將設法搜索。女淡然曰。是或如此。蓋女此時方思翠蘭福特必利己之遁。愛丹必已据己之地位。不正當之蜜月。况味必甚腴美。萬留見女似厭言倫敦事。因易其詞曰。狗耳堡人經此次懲創。當不敢復作惡。女曰。今何如矣。萬曰。警察局已裁判此事。聞首惡者兩人。薛猛其一。皆在逃。餘人都無關係。卽被殺兩人亦爲薛之黨羽。非狗耳人。現警吏正在緝捕兩首惡。傳聞如是。然狗耳人或藏匿。首犯亦未可知。女曰。狗耳人乃竟安謐如常。萬曰。便是。吾亦疑之。彼等似太安謐。必有他計較。否則不能行所無事。撻非謂彼等若設計報復者。吾儕當以腕力逐其人。火其房舍。然此等舉動恐非政府所允許。吾曾得美勒笨警廳一書。汝知之否。女言不知。問書作何語。萬曰。是一好消息。謂我與撻非及衆健兒皆勇於

爲義。鋤暴有功。宜得上賞。已請之政府。此事爲衆兒郎所知。彼等或且建一禮拜堂。爲此榮耀之紀念。女笑之。既而兩人並轡歸。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閒中日月可記者如此而已。一日夕陽既去。明月未來。梅林媽以事他往。伊瑟姆一人對燈坐。手持茶盃。悠然遐想。女日來恒作此態。每於做女工時。忽然停針。凝視或游覽時。忽然攬轡。癡立冥心。孤往輒不知身所在處。是日正凝想間。忽聞有人呼己名者。驚顧。乃無一人。異之。旋又聞之。聲在門外。此聲音非所素稔者。猶豫間。又聞之。仍不辨爲何人。大疑。置杯桌上。起立趨門外視之。外間甚黑。定睛審視。不見有人。問阿誰。亦無答者。第於星光中。見樹影幢幢。黑暗處。聞蟲聲啾啾。乃返身入室。纔一轉身。忽覺有物翳兩目。眈然無所見。此第二刹那。始覺己之頭爲物所包裹。卽有一人抱己。狂奔大驚。急欲掣去。所蒙物。但被抱持兩臂。不得展動。而口鼻被絮軟之物緊束。呼吸甚不便。既而至一處。其人停步。微叱曰。勿聲。不則殺汝。女此時覺無可抵抗。祇得聽之。顧不知敵爲何人。何以欲劫己。一時亦不暇思索。卽聞一人問曰。若已攫得此雛乎。可語彼此時。已爲捕虜。須伏從命令。不則身首立碎。挾伊瑟姆走者曰。若聽之。伊瑟姆之語聲從棉裏中出。曰。吾已聞之。但汝等欲何作。其人曰。汝須勿崛強。勿聲喊。從吾儕行。則得生。不則得死。汝自擇。伊瑟姆叱曰。汝怯漢。吾固無所懼。當從汝行。卽聞別一人曰。甚善。然則汝掣之行。吾當爲爾斷後。伊瑟姆卽覺其人橫己於馬鞍上。伊瑟姆之耳聰本甚銳。此時則絕不聞馬蹄聲。知蹄鐵間必附以棉軟之物。忽一人謂己。汝若勿聲者。卽亦不必懼。吾儕固非欲置

汝死地者。女忽悟此人。聲音頗類薛猛。曰：汝薛猛耶？其人笑曰：汝乃知吾名。大佳。然汝須慎之。吾手中固
有手鎗。在言時。馬已前行。彷彿絕駛。頃刻間。離三星已遠。既不得救援。又無可逃遁。誠絕望矣。然當此萬
無希望之時。轉覺恐怖之心。稍殺。因竭力考察。此時進行之方向。聞樹葉瑟瑟聲。知道旁有林木。因馬背
之平側。藉以測知所行者。為平地。為山嶺。然雖非瞎馬。確係盲人。終不知所歷者。為何許。祇覺為迎風行
者而已。是夕。萬留博如他日。衆賭徒環繞之。萬固賭中國手。百戰不北者。是日忽大負。幾傾其囊。萬亦不
甚措意。蓋萬之為人。凡值不平事。雖不干己。亦必抉去之。而後快。否則終夜不成寐。自伊瑟姆歸後。萬留
恒悒悒不樂。第彼為人深沈。喜怒不以色。故衆不之覺。是日雖表面安詳如故。然心則展轉籌思。若何始
得翠蘭福特。而甘心之。捷非大樂。曰：南風不競。吾乃今始見之。衆兒郎急擊勿失。萬微笑。衆不敢短長。但
笑和之。已而贊罄。衆踴萬更博。萬笑允之。戰又北。萬推牌起呼酒。衆與以威斯。捷非更與衆博。豪興淋
漓。盡致。萬留微笑飲酒。自若。既而戴帽携杖。出衆方。目注手營。亦不措意。萬留出塊金。肆向伊瑟姆所居
之草舍來。途中猶聞衆健兒喧囂聲。遙望伊瑟姆室中。尚有燈光漏出。不覺點頭歎息。其時死魄之月。已
高掛天際。光影朦朧。中涼風襲人。樹枝弄影。忽隱隱有馬蹄聲。挾風而至。心疑暮夜。烏得有此方尋思間。
其聲已近。萬留乃急探囊。出手鎗。隱身樹影中。以俟其來。無何見一騎馳驟而至。騎者未見。萬留奔馳。竟
過萬呼曰：個兒郎。昏夜奔突。何為者？騎者聞呼。驀然勒馬。止回顧曰：非密司脫萬留。萬留回歎曰：然。吾正

是其人。汝爲誰騎者。亟下馬。曰。君果爲密司脫萬留。幸甚。吾乃拿門石勒也。拿門此時感情之熱。幾達沸點。而萬留則劍眉豎起。燕剪翹然爲狀。至冷。彼非有惡於拿門。特拿門亦爲貴族中人。公爵可惡。侯爵未必不可惡。遂不覺以怒翠蘭福特者。遷怒之。萬曰。吾以爲誰。乃是侯爵足下。是何雅興。作第二次三星之游。拿門曰。吾此來不圖第一人。卽值足下。萬曰。貴人何事。下顧某固在此。拿曰。吾自倫敦星夜來此。若問何事。吾知萬留必能臆度得之。萬冷然曰。某武夫不慣射覆。拿門愕然。旣而猝然問曰。伊瑟姆在此否。萬曰。願君先告我足下。此來何作。拿目視萬留。移時若揣摩。萬之語氣者曰。吾自倫敦來此。專爲踪跡伊瑟姆。更無他事。我固伊瑟姆夫婿之好友。萬留聞言。益不悅。在拿門固不知此語。適足以益萬怒也。哂曰。足下惜不是萬某之好友。吾思足下不如速回倫敦。在此無益。拿門惶急曰。以君語氣卜之。是伊瑟姆已在此。吾必見之。彼夫婦間因誤會而生。可怕之釁隙。吾不遠萬里來卽專辨此誤。吾必見之。萬沈吟曰。旣因誤會。想必悔之。汝可喚彼男子來。拿門知伊瑟姆確在此。又不得卽見。焦灼至不可忍。然熱可如何忍耐。而言曰。凡彼兩人之誤會。吾盡知之。使吾見伊瑟姆者。吾能爲彼解釋種種疑團。萬留向之熟視。更不答話。若不知其爲相對偶語者。久之盛氣而言曰。汝旣作如是想。亦不必向我喋喋。見汝與否。聽之。伊瑟姆我卽導汝去。但爾須注意伊瑟姆。若不認。可須卽去。不得有枝節。不然恐不爲汝福。吾更明白語汝。他日若更來者。無論汝或他人。當以彈丸相奉贈。吾殺貴族等諸犬豕言時。唇吻闔闔。身植立如鐵鑄。一手塞。

入衣袋中。拿門不懼。亦不怒。答曰。萬留。凡汝所言。吾皆認。可使伊瑟姆夫婦言歸於好者。汝殺我。與否。當再議之。然則。吾當從汝。至伊瑟姆處。萬無語。出紙煙捲之。又然吸之。乃偕行。上土岡。至草屋處。萬無語。拿亦無語。既至。囑拿門。俟諸門外。萬留入。拿門屏息待至。誠如楊時先生殷勤。又如鴻都道士。乃立盡伊川門外雪。終無妃子下堂來。

第三十七章 勒贖

當萬留入時。拿門目注門內。心躍不已。久之。聞萬留驚詫聲。若遇非常事者。拿大驚。急奔入。萬適出。幾致相撞。萬留神色變異。呼曰。殆矣。伊瑟姆殆爲人所劫。拿門瞠目不知所云。彼自倫敦來時。卽懼伊瑟姆或不在此。既值萬留。又懼或不得見。既瀕見矣。心思此事之頓挫。或且祇此。不圖又陡遭變異。不覺惹起操心。惟危慮患。惟深之觀念。默思此後不知更值何等之困難。視萬留則頭額汗珠累累。怒目直視。狀至可畏。拿曰。伊瑟姆焉。往。萬曰。彼等劫之去矣。拿驚曰。汝之意。謂伊瑟姆爲惡人。促去耶。萬曰。然。拿曰。然則。事前何以絕無防護。萬曰。彼固非一人獨處此者。尙有老嫗梅林媽。且彼兩人皆能用手鎗。命中如男子。是力足自衛。不須保護。得萬言時。目視壁間。拿隨囑所視處。則手鎗儼然在也。萬曰。是必爲人誘出此室。以計促去。當時若能呼號者。必有人聞知。拿曰。劫伊瑟姆。是何用意。萬曰。此乃狗耳人所爲。前彼劫公車。吾曾痛懲之。此殆所以復仇者。拿罵曰。是誠惡狗。萬留忽從驚惶失措中。作自警狀。曰。矜此何益。吾假若馬。

若從吾來。乃急出。拿問何往。曰。姑至塊金耳。卽超乘奔去。拿門盡力追之。萬先至。繫馬入。衆賭方酣。萬呼曰。止。衆愕然驚顧。見狀大駭。萬曰。伊瑟姆被劫矣。衆疾問曰。然則奈何。蓋萬一言。衆已知爲狗耳人所爲。不須更疑問。一時紛擾。便如野兕。千百成羣。不可名狀。轉瞬間。已人人手執兵刃待命。撻非牽馬授萬。留拿乃乘己馬。問萬將何作。萬曰。吾將向狗耳人問罪。不得伊瑟姆不止。雖血膏吾刃。不恤也。乃謂衆勿讙。謂當卽至狗耳堡。至時。不須作一語。惟余之動作是視。此時衆皆惴惴。不知伊瑟姆若何危險。卽拿門何時來。亦都不暇置念。撻非面無人色。其獍狀直使拿門不敢逼視。萬留唇吻一闐闐。衆應聲若雷。此巨大之聲浪既過。祇聞馬蹄與人足踐踏聲。拿語萬曰。伊瑟姆或不至被害否。萬曰。意彼等必不敢。拿曰。彼等或僅爲勒贖計乎。萬點首曰。是必如此。否則當已殺之於草舍中。拿門聞言。不覺寒慄。涼月空山。萬籟俱寂。惟聞人馬行聲。景象之幽寂。與人之心事。不相謀也。已而近狗耳堡。遙見村中兩三星火移動。頃刻間增至十餘。抑若彼等已有備者。拿門隨萬留疾馳。曲折入村。狗耳人男婦聚者數十人。各執火器。或短兵如臨敵者。一壯漢身長而巨。類撻非。迎問萬留。問來意。三星衆兒郎繼至。勢洶洶欲從事。門狠。萬亟舉手止衆人使靜。謂壯漢曰。得弗喫驚否。吾固有爲而來。其語聲之和平。如平時聚賭時光景。其人大聲曰。若誤耳。吾儕無開罪處。胡忽相犯。萬笑曰。汝勿狡獪。吾家伊瑟姆爲爾等盜來。意渠必在此。狗耳人皆譁言無之。又見三星健兒皆作決鬥狀。意頗怯。壯漢曰。此無與吾堡事。請於他處尋之。萬留一手執壯漢手。

一手出手槍。曰。他處固當尋。吾意欲先尋此處。顧謂諸健兒曰。吾將挽此君爲嚮導。一搜此堡。今日之事。固母須用武。此間一千人。爾等爲我監禁之。勿許擅動。不如約者槍斃之。狗耳人相視以目。噤不敢聲。萬留執壯漢手。迫之使行。撻非與拿門左右之。更有三數健兒。熱火以從。壯漢氣餒。俯首聽命。一草塞一營帳。遍索之。無一寸地遺漏者。乃卒。不可得拿門。小語曰。爲當奈何。萬留失望曰。不信。竟不可得壯漢。伴笑曰。固謂彼不在此。乃不相信。若固甚智。今乃大愚。果在此。寧有大索不得者。意此女郎已返倫敦耳。萬向之熟視。忽哂曰。滑賊。汝堡中有名薛猛者。今焉往。狗耳人衆口一辭。皆言其人不在此。三星人皆怒目自視其槍。壯漢曰。謂薛猛爲此。差爲近似。但其人自刎公車後。卽未歸。吾儕實不知彼匿迹何所。現警察方踪跡其人。撻非大叱曰。此詐也。吾當先撲殺此獠。一洩吾忿。因攫拿而前。大漢亦作勢抵抗。萬亟呵止之。曰。不得伊瑟姆。卽盡殺鼠輩。寧足相償。吾此來固志不在戰。汝曹第爲我明言之。畢竟薛猛焉往。衆皆極口稱不知。又謂吾堡所以與三星交惡者。皆此人所煽。今彼爲不名譽事。吾儕甚惡之。寧有肯藏匿者。萬留沈吟不語。最後乃曰。既如此。吾儕且去。他日若得汝等同謀之證據。吾誓當瀆爾廬舍。乃率衆健兒。嗒喪而歸。途中議論紛歧。衆喙並作。既歸。衆兒郎失望之甚。忿怒無可發洩。則酌酒叫囂。萬留又命衆人。搜近處林麓。伊瑟姆未爲人所殺否。有無馬蹄人跡可疑處否。紛擾竟夜。萬留獨坐深思。搔首長歎。忽聞拿門喏曰。此何物耶。萬急問何所得。拿持一紙授萬。曰。此紙裹土塊。距此間可百碼處得之。萬視之。紙

上字跡粗劣。拼法錯謬。其文爲吾已得此女郎。汝若欲贖回者。可以二百鎊來。此數爲吾前日劫公車時所應得者。吾與汝約。禮拜五日黃昏。在臘文克來姆草舍中。人錢互易。吾俟汝逾時。是自誤矣。云云。萬請竟。拿門喘息曰。謝上帝。彼乃尙在人世。萬曰。今日禮拜幾。拿門沈吟曰。殆禮拜四。萬曰。然已而蹙額曰。此事權不在我。祇得如其願而償之。得伊瑟姆返者。卽四百鎊。寧所願惜。拿然之。萬乃與拿門趨土岡上。聚樹枝以火然之。拿問何作。萬曰。此所以招衆兒郎回也。吾他日招彼等。恒以手槍。或舉火。拿門乃助萬然。樹枝頃刻間。衆見號火。悉馳歸。萬告以勒贖事。撻非怒曰。笨賊。乃不知。索二千鎊。萬顧視衆曰。吾村中能集合二百鎊乎。衆相視不語。拿門乃急搜己之錢囊。得十鎊餘。舉以付萬留。於是衆皆出所有以獻。萬留就火旁數之。得四十餘鎊。撻非曰。萬留能出百六十鎊乎。萬曰。吾前日得自牆溝者。昨值銀行中人。悉被將去。餘可十鎊。曩所博而負者非耶。衆又面相覷。或請假之附近他堡。萬搖首曰。假之而不行。敗矣。吾意不如逕取之美勒笨銀行中。撻非曰。爲時不已蹙耶。萬曰。吾將試之。乃取表觀之。曰。若速爲我飼馬。撻非應聲去。萬留乃偕衆入草舍。梅林媽掩面啜泣。涕不可仰。聞萬欲赴美勒笨。乃忍淚治具。萬飽餐已。囑衆耐性守。勿燥急債事。攬轡躍馬去。

第三十八章 兔脫

當伊瑟姆之被劫也。爲賊人橫拖倒曳。備諸辛苦。凡經六七嶺。歷數小時。不知道路。幾許。聞極大呼。乞去。

蒙。襖。一。人。曰。俟。之。移。時。又。言。之。賊。不。答。女。知。呼。號。無。益。卽。亦。不。復。言。心。思。此。賊。或。不。至。殺。已。不。然。當。無。所。用。其。躊。躇。其。實。卽。殺。亦。不。足。懼。彼。固。生。長。無。法。律。之。鄉。習。見。鬥。毆。殘。忍。事。何。況。不。殺。恐。怖。之。心。漸。消。然。推。測。此。二。賊。之。盜。已。畢。竟。若。何。處。置。則。又。不。免。惴。惴。此。等。境。界。倘。以。倫。敦。貴。婦。當。之。卽。不。嚇。死。亦。且。苦。死。然。伊。瑟。姆。橫。臥。馬。背。好。整。以。暇。忽。作。遐。想。自。思。似。此。危。險。適。雲。苔。夫。人。遇。之。不。知。已。死。否。彼。貴。族。固。萬。不。慮。值。此。然。已。亦。貴。族。世。固。有。以。貴。族。而。橫。臥。馬。上。者。使。麗。榴。見。之。不。知。當。作。何。語。此。思。想。之。時。間。中。又。不。知。經。過。幾。許。途。程。馬。止。不。前。兩。人。扶。已。下。似。入。一。室。乃。去。所。蒙。物。伊。瑟。姆。以。手。自。揉。兩。眼。始。見。此。室。爲。一。極。卑。劣。之。草。屋。類。三。星。卹。工。所。居。四。方。板。棹。一。暗。舊。塵。穢。似。久。不。措。拭。者。一。婦。人。傍。桌。立。目。眈。眈。向。伊。瑟。姆。注。視。女。此。時。自。知。抵。抗。無。益。恐。怖。無。益。只。索。坦。然。處。之。見。此。間。有。一。婦。人。心。乃。大。慰。徬。徬。逢。親。戚。故。舊。者。因。亦。以。秋。波。轉。注。之。見。此。婦。可。中。年。已。來。面。瘦。瘠。而。色。枯。萎。其。深。黑。之。眸。子。視。已。復。視。薛。猛。若。恭。候。薛。猛。命。令。者。薛。作。得。意。狀。曰。此。人。爲。吾。儕。捉。來。又。謂。伊。瑟。姆。汝。第。安。心。居。此。弗。圖。逃。遁。當。無。人。相。窘。辱。伊。瑟。姆。不。語。但。注。視。婦。人。薛。又。謂。婦。人。飯。伊。瑟。姆。娛。伊。瑟。姆。伊。勿。悲。恐。彼。若。不。思。遁。者。只。須。善。待。之。又。謂。伊。瑟。姆。若。須。誌。之。汝。出。門。一。步。吾。卽。能。知。之。無。幸。也。言。已。兩。賊。人。趾。高。氣。揚。而。出。伊。瑟。姆。見。室。中。僅。粗。劣。之。木。凳。二。乃。踞。一。凳。坐。婦。人。進。饌。具。女。固。不。思。食。第。不。欲。示。怯。因。飲。茶。少。許。食。麵。包。少。許。乳。油。少。許。膳。次。舉。目。視。婦。人。問。能。告。我。以。汝。何。名。乎。婦。人。見。伊。瑟。姆。慧。眼。中。放。出。可。愛。之。光。線。雪。色。電。光。未。足。方。喻。而。明。亮。之。聲。

浪如長空鶴。喉清脆無倫。不覺自慚。形穢手足無措。以齒自嚙。其唇訥訥而言曰。我之名不足道。又重言曰。不足道言已。目注破舊之板扉。若考察此扉。經幾許年月者。伊瑟姆微笑曰。豈有名字不足道者。第言之何害。世必無菲薄他人名字者。吾且問汝。汝知吾監禁此間。當幾時。婦搖首曰。吾不知。且吾即知之。亦不語。汝彼等命我弗言。我當服從。彼等命令言已。歎息。伊瑟姆敏捷之感覺。察言觀色。知此婦乃在勢力強迫之中。非所甘心者。因思吾當以言餽之。膳已。以手支頤。默然相對。婦曰。得弗倦。



助汝洗滌饌具。否。凡吾所能為者。吾恒不樂坐視。婦搖首曰。吾視汝似貴族夫人。婦人為此語時。若不能達意者。蓋彼固欲言貴族夫人。恐不習鄙事云云。以倫敦第一人之伊瑟姆。固不必稍經世事者。始辨為

乎。盍登床假寐。因以手指室隅。女視所指處。有舊木榻一。傾側暗敗。布褥垢穢黝黑。亦不辨先時何色。女頷首謝之。即登榻。面向婦人。側眠。曲肱作枕。謂婦人曰。欲吾

貴人也。女曰：我名伊瑟姆，不過三星堡之村姑耳。於時此婦人方洗滌刀叉，聞女言，沈吟頃之曰：吾似聞汝乃一至貴之人，或言汝乃非產自此間者，即美勒之貴人，亦都不如汝貴。此言非耶？女笑曰：吾固非此間產。汝言良確，即謂吾是貴族中人，亦非妄語。但就此時言之，吾特一囚虜耳。又遑論貴賤。女言至此，忽得一近情之理由，因遂問曰：彼等捕我來此，殆志在得錢乎？倘彼等志在錢者，婦不待其辭畢，搖首曰：吾不知。不知女續言曰：彼等若志在錢者，第言之。吾不難如其所欲。伊瑟姆之意，固以爲雖千鎊萬鎊，不難咄嗟立辦。詎知明珠暗投，彼僮父乃僅以二百鎊爲言。耶婦人無語。女曰：凡彼等所計畫者，若固不能告我，我之所言者，汝固不妨向彼等言之。婦猶豫似以爲可，女促之曰：此言可速告之，遲遲何爲？婦乃趨門首，與一人語。移時，其人答曰：此事須向薛猛言之。渠以事他往，俟返時再商。婦人又不知何辭，噉噉不甚可辦。女偏視室中，此敏銳之眼光，忽與一物相值。此物在一男子衣袋中，露於外者，可寸許，衣掛剝落之土壁上。伊瑟姆自思：此手鎗也。吾今身入險地，猝然有強暴之加，乃竟無蜂蠆之毒。此胡可者？乃乘其不備，遽起，攫手鎗，置己衣袋中，急旋身，仍臥故處，佯作無事者。見婦人仍立門側，語未已，移時婦返身入。曰：此事汝尚須待之。女曰：甚善。乃欠伸作倦態，婦撥牀頭一木枕，與之女，以首着枕，閉目，佯睡。側耳遠聽，杳不聞聲。惟聞此婦人振衣率率，時或剪刀擲板桌上，蓋方事縫紉。此室之門外，時有一人蹀躞往來，心知即監守之人。於是知此間必非村落，以聲響之幽寂測之，當在窮山之中，無人之境。又萬留曾言警廳。

現在緝捕此賊則此幽僻之區必爲薛猛之秘密場所無疑又思來時爲二人此時則僅有一人或者此一人之外更無他男子則吾現在有手鎗在當不懼彼思至此不覺呼吸驟促頗慮己之呼吸聲爲婦人所聞則微啓其目眇之忽戶外齟聲咻咻凝聽之隱約間時一間作心思此監守者殆爲睡魔所困吾此時不行更待何作忽又轉念偶一不慎則運命當益黑暗當再思之因仍僵臥冥想則又聞其人作呵欠聲因思此人必爲薛猛所備薛去彼遂偷情以爲纖弱女子萬不至有意外故怠於防範是彼等以倫敦爵夫人待己不知三星之伊瑟姆固英雌也因又思翠蘭福特開目審視燈光慘淡中惟見矮屋頽垣敗扉破榻試以佩而第一比較此境界直等諸九幽十八獄翠蘭福特何在意者己與愛丹林星一竝一柱和樂且耽耳不覺長歎此歎聲乍出婦人驚顧曰吾以汝爲睡熟固否耶伊瑟姆微笑曰使汝處我之位能熟睡否婦不語復以齒自嚙其唇旣而悍然曰使我處此直酣眠耳意夜氣已涼汝或不耐吾更得一絨毯爲汝覆之因起置手中針黹趨床後摸索忽聞床上女郎躍然而起亟視之纔一舉首見此纖弱之貴族夫人忽然變相眸子炯炯如天神凜然可畏手中一物映燈光燦然距己之頭骨不盈尺則手鎗也不覺辟易抖顫不寒而慄伊瑟姆叱曰弗聲不則殺却婦戰慄曰不！不！此聲浪一波三折而出齒相擊有聲幸門外磕睡漢尙未聞之女又叱曰弗懼吾固不欲殺汝吾僅欲脫此拘禁我女子汝亦女子使我爲汝者見人遇不幸事如我者當如己遇不幸事婦人聞伊瑟姆不殺己驚稍減然彼之畏薛猛則

甚於畏此時之伊瑟姆。顛聲曰：汝不能去外間，更有一人監守。女曰：汝爲我誑之。人謂與以酒食，婦人視伊瑟姆威武之面，又視手鎗，不語。伊瑟姆此時亦暗有懼意，設此婦突然驚呼，或更有外援者，則事且立敗。因以槍近之，盛氣曰：若敢抗吾命，耶婦急哀曰：否否。又作一杪鐘之猶豫，揚言曰：烏嘴，吾意汝不如入室得少許飲膳，聞其人更作呵欠聲，無何門闢，一男子入，入時以手揉搓其目，一手挈短木棍，伊瑟姆疾趨之，臨之以槍，叱曰：速去而兵。其人大驚，急審視，則槍口適當其面，益大驚，色如土，短棍墮落。伊瑟姆曰：汝曾聞伊瑟姆大名乎？吾馳騁田獵，擊飛走如探囊橐，若知之乎？其人噤不敢語。伊瑟姆曰：汝二人不得離此一步，聽吾歸去，不則斃汝，易於斬豕。其人視伊瑟姆，復視婦人，曰：敢不從命！但！婦人哭曰：此無與我事，吾僅婦人。其人視壁間衣，曰：此何人之衣？薛猛疏忽，授人以兵於人，何尤若夫！人行者，吾願爲嚮導。伊瑟姆曰：汝之手足，若有一寸移動者，吾之槍彈，卽出發矣。蓋當其人目視壁間時，伊瑟姆自思：此人雖蠢漢，然絕有賊智。又見其人束革帶，胸部膨然，墳起，乃一手以槍擬之，一手遽前解其衣鈕，則手槍脫穎而出。伊瑟姆并取之，置己衣袋中。於是其人乃垂頭懊喪，不復如先時。目光渾脫，有狡滑相。伊瑟姆叱曰：速以馬來，其人視伊瑟姆，似甚心折者，曰：薛猛今日誠遇勁敵，顧謂婦人，吾乞汝作證。今日之事，罪誠不在我。伊瑟姆怒咄之，曰：汝更多言者，殆矣。其人殼棘聽命，伊瑟姆乃與婦人握手，曰：今別矣。意汝或甚樂，吾去，以吾兩人皆婦人，當有相憐意。婦瞠目結舌，見伊瑟姆色甚霽，則答曰：吾甚樂相憐意。伊瑟姆返身。

踵男子後至草舍側一處支席爲棚則有馬在焉男子更無語部署鞍轡鞭轡維謹馬齒稚而壯偉蓋即彌而所失者也女大喜如見故人既乘槍仍在手謂其人曰鳥嘴吾意汝或不肯告我以途應曰否不相誑吾敢誓之越過土崗至一樹樁處折而左沿山行卽通衢矣伊瑟姆致聲謝謝遂行亂山合遠晨光晞微時蓋長河漸落曉星沈也翌日日卓午萬留至美勒笨衆見萬狂奔於炎天烈日中人馬皆汗出如洗怪之咸疑此老或與人賽跑萬至銀行門前下馬愛萬者皆爭相慰問得勿值不幸事否萬笑言無恙吾欲得錢耳衆聞言益疑萬曰今且不暇爲諸君緬述煩爲我飼此馬且浴之尙須竟日行也言已逕入銀行中管理員笑逆之萬留雖賭魁然相識者無貴賤咸相敬愛之此亦可見爲善固不負人萬曰吾今欲支金圓百六十鎊會計人卽如數支給之萬入金腰橐簽字已忽忽握手別曰今日熱甚衆見萬如此咸稍稍疑訝之萬出三數友人方俟諸門外因相將入酒肆衆進酒勸醪一觥旣盡萬微笑曰公等何疑吾值不幸事衆曰然一人曰意君今日必與劇賊鬥閔更一人曰吾意或有殺人事畢竟君來自何所萬搖首曰吾以中夜兩鐘時自三星來衆愕然言次或言馬已來萬方捲一紙烟聞言急取表視之曰遲半鐘矣以火柴然烟忽忽遂行他日萬留雖值要事輒鎮靜如無事人今倉遽如此咸訝爲創見馬固駿健昂首奮鬣如新出諸廐中者於是衆皆殷殷相送珍重而別塵頭起處人影俱杳美勒笨之公車以十二時開行車中有貴客三數人司車人及生卽前爲狗耳人繫縛者也及生指謂衆客曰騎馬者此間之英雄

豪傑也。衆視之見車前一偉丈夫跨馬絕駛其疾可追風逐電客皆色動問其人爲誰及生日此人名萬留蒿回客中有一人變色曰此卽萬留蒿回耶衆視其人面黑頰然而長舉動溫雅望而知爲貴胄衆疑其素耳萬英勇亦不爲意不知其人卽翠蘭福特也及生日然此人卽萬留蒿回卽前日誅鋤暴客者因縷述狗耳人中途襲劫事談次及伊瑟姆翠又大震急問伊瑟姆奈何及生不知此人別有命意僅言伊瑟姆固無恙但此事已經四來復後此不聞有若何消息要當眠食安善耳言者安安不圖聽者無端而踰踰也。

第三十九章 冤家路窄

及生與衆客續言公車被劫時情事客皆贊歎不已慕萬留蒿回之爲人翠蘭福特獨癡坐如木偶唇吻關闔時而微喟衆皆疑此人殆有神經病者平心論之翠蘭福特之處境烏得不病彼以爲拿門敦亂倫常悍然無恥則怒甚伊瑟姆甘居下流則恨甚而兩人偕遁蠻荒居然比翼則又妒甚而愛之根株則始終不盡殊絕蓋彼自英倫航海南來途中歷六十日因恨成痴轉思作想此六十日中幾無一刻不爲情魔顛倒追思結婚之由誠以金錢之故是已負人女郎何負於己且伊瑟姆乃純然天真不羈人欲者求婚時之情狀固歷歷在目今所以如此殆拿門之蠱惑有以釀成之先時伊瑟姆之愛已粹然見於其面雲夫人謂彼且愛己所踏之地奈何一旦遽變初志金婚之惡消息伊瑟姆自言得之於禮拜堂之休憩

室中此言誠近似然使拿門若非於吾婚期之前一日來者吾當無疑反覆思索自謂得此中真相了無疑義而拿門之爲人面獸心遂不容辨護而想伊瑟姆之心乃油然而生如此者日復一日海天渺渺度日如年恨無可恨則怨及所坐之船以爲速率遲滯不知與海王星相差道路幾千也翠蘭福特忽移座與及生相近時向及生注視似欲有所言者及生怪之佯爲不見者馭車自若久之。一問題自翠蘭福特震動之唇吻中出曰君所言密司萬留伊瑟姆曾乘此車耶及生顧視翠蘭福特心思此人形容憔悴精神恍惚豈與彼女郎有關係耶曰然頃固言之君又問此何爲翠曰彼女郎曾有一少年紳士偕行否及生曰此則不知吾日御車旅客多隔時久何能盡憶吾所注意者車票耳翠蘭福特不覺失望曰然君言誠是及生又曰君弗疑吾固無所用吾誑語使君爲我所爲亦復何能記憶翠不語及生曰君固赴三星耶翠頷之曰近矣翠不覺大震起而復坐者再已而至一處有茅屋數椽則停車場也車中至三星者祇翠蘭福特一人及生指曰此爲赴三星之支路至某處左旋某處右旋君可雇一馬以行翠茫然及生乃與俱下入草舍見有數馬及生爲代雇一頭又示以途徑又問欲得食否翠言無須及生曰意君似非老於行者此去道途窈遠稍得飲饌爲佳因命草舍中人具酒食翠祇飲威斯克一盃飲已欲行及生又曰此中多暴客君須預爲之備手槍中宜實彈丸庶倉猝可用翠自撫其腰橐曰已預備之矣因握手申謝而別於時可四鐘光景天日方長斜陽猶在天半及生別時固言須速行遲且卜夜因縱轡馳去語云近

鄉情更怯。此時翠蘭福特心神不甯。固可想見。彼自思吾今乃親至大洋洲之三星環。顧見水媚山輝。葡萄滿野。意此間一邱一壑。伊瑟姆必朝夕馳騁。其中想像間不啻覩伊瑟姆著藍布短衣跨栗色牝馬。如初時伊瑟姆所自言者。且行且思。且微呼伊瑟姆名字。蓋純乎爲愛之感情矣。行一鐘許。景物益幽。馬健甚。雖疾行不少顛播。天半漸現霞光。峯巒側面受陽光。作鵝黃色。自覺鞭絲帽影。如行畫中。惜此好景。不與絕世佳人並馬行也。正作綺想。忽臨歧路。因思索適間及生所指示者。乃茫不記憶。不覺逡巡不前。本有一圍卒隨行。返顧不見人影。曠野又無可問途者。裴回久之。忽念此馬必常往來是地者。不如縱之。因縱之。遂誤入歧路。行愈遠。途愈窄。曲折愈多。馬亦似猶豫不肯前者。翠自疑豈誤耶。然來已遠。又無以決其果誤否。遂決計前行。又逾時。則歧路之中更有歧路。翠至此更迷惑無所用。其決擇只索信馬行去。乃此徑曲折蜿蜒。逾巔而去。翠恍惚憶及生曾言須逾某嶺者。乃自信所行不誤。過嶺至一山谷。一望荒涼。夕陽銜山矣。乃又作綺想。心思此間何以絕無人烟。迨與洪荒之世無異。使與伊瑟姆居此。真如亞當伊夫居天樂園中矣。方凝想間。忽聞馬蹄聲。自疑得勿暴客來耶。因出手鎗。嶺下有巨巖石。隱身。其後旋蹄聲漸近。窺之遙見來者爲一女子。審視大驚。藍布短衣。栗色牝馬。固儼然意想中之伊瑟姆也。此時不暇計恩怨。且研究此人爲真伊瑟姆與否。眼花迷離。歟幽靈幻化歟。自疑今日竟日未食飢餓之餘。此雙瞳所報告者。或者未必可信。乃驚疑間。此騎者愈近。直逼真伊瑟姆無疑。於是驚喜之餘。幾欲狂叫。意

者伊瑟姆與蘭翠福特於此數杪鐘中可冀消去一切翳障圖破鏡之重圓矣然翠蘭福特之好運命則
尙未至方伊瑟姆獨行深山中至巨巖之側此時距翠蘭福特所匿之處僅十碼許其紫色之髮在夕
陽光影中毫末皆入翠蘭福特之視線於時伊瑟姆敏銳之耳聰忽接觸馬蹄之聲浪大驚蓋彼自奪馬
走出後未半里天已黎明果見有一斷樹僵立道旁至其處則山徑四達心思鳥嘴語我左折今天已破
曉彼薛猛鳥得不返設追至勢必不敵籌思間聞水聲淙淙然舉首眺望見數十武外有小林麓因策馬
逕前見此叢林與己所行徑隔一小溪湍流頗急乃躍馬過之繫馬樹林密處已則匍匐叢棘中以覘有
無迫己者乃未十分鐘便見薛猛馳來至斷樹處卽折而左伊瑟姆潛伏不動可一時許聞蹶鐵聲則此
賊復返至斷樹處眺望久之向己所擇之途來伊瑟姆大驚幸此賊鹵莽不知認馬跡沿溪逕過心始稍
安然仍伏不稍動久之見此賊嗒喪而返若甚失望者賊人旣去女始出不敢循舊路跨馬出林憶來時
爲迎風行乃順風向亂山中狂奔所經皆鳥道崎嶇益以赤日蒸炙困頓萬狀自亦不知歷道路幾許見
暮靄橫空知己奔突竟日私幸賊人當不復至乃此念乍起聞空谷中蹶聲復作又大驚自思若更與賊
相值者當作最後之決鬥因駐馬凝視見谷口轉出一騎騎者爲一美少年彼此相視皆大駭少年大呼
伊瑟姆伊瑟姆曰汝拿門耶兩人皆下馬互相握手悉喜交集並忘飢渴忽聞有太息聲曰噫其聲甚近
驚顧又四無人迹伊瑟姆失色曰速行此間非樂土拿門乃扶伊瑟姆上馬且慰之曰勿懼越嶺卽通衢

矣。噫聲何來不問。可知出自巨巖之後。翠蘭福特見此情狀。塊然僵立。幾欲化爲望妻石也。伊瑟姆前行。拿門顛後。既逾嶺。途稍闊。兩人並轡徐行。伊瑟姆曰。拿門。汝乃在此。拿曰。然。吾乃在此。君不意我乃追踪至此。君以爲更無人知。君所往。女太息曰。君來此。何作。拿曰。吾此來。專爲說明彼此之錯誤。邀君回倫敦。女曰。有何錯誤。拿曰。吾能爲君一。一言之。吾儕此時。且回三星。但君先告我。何以至此。吾蒞此之前。適君爲人所刦。乃竟夜搜索。以至於今。女曰。此事。殆如噩夢。意今者。其蘇醒乎。因縷述所遭。拿門則大贊不止。曰。世安有女子。而能力如君者。直令人五體投地。但君既以黎明時。卽行。何以不逕返三星。女又述薛猛若何追逐。因而失途。拿門歎曰。使我而爲君者。必重被捕矣。女曰。吾亦不知此時。距被拘禁處。幾許。或者尙不甚遠。頃吾儕所聞噫聲。或是薛猛。因吾在亂山中。狂奔必趨途無幾也。拿曰。彼薛猛。胡不追來。又胡不發鎗轟擊。女曰。此卽不知。或者見吾儕有兩人。故不敢耳。拿門向女熟視。頃之女曰。彼佩而第中。麗榴無恙。耶拿赧然曰。麗榴安好。但吾亟欲語君者。乃翠蘭福特耳。女似不悅曰。翠蘭福特此愛的名字。自櫻唇間含糊以出其聲。乃僅可聞。拿曰。然。但必俟喘息稍定時。言之。意君此時。必倦甚。但君以此時。歸吾不知。衆健兒歡喜。何似。因又述昨晚紛擾狀。言次。及薛猛勒贖之報告。與衆人解囊事。女曰。蠢賊彼刦我。乃爲此。使吾早知之者。當安心俟之。不圖遁逃。致彼可憐之婦人。驚怖欲死。拿又言萬留赴美勒笨。女訝曰。天熱途遠。彼往何爲。拿乃備言集資不足。故至銀行支取計。此時萬留已往蠟文克來矣。女驚曰。萬留。

乃往臘文克來耶拿曰。意此時當在途中。渠又安知君乃在三星安坐無事。拿言此以爲伊瑟姆必得意而笑。乃女則失色。急撥馬疾馳曰。殆矣。拿亦疾馳從之。問何故失驚。女曰。彼必不信吾遁。且賊旣失。我必已有備。是結果必至決鬥。萬留衆寡不敵。奈何。拿亦大驚曰。吾始慮不及此。然則奈何。計不如吾代君往。女不可曰。吾必先萬留往。乃買勇策其疲馬。更不計倦。鳥投林羣壑冥黑也。

第四十章 李代桃僵

翠蘭福特僵立巨石下。迷惘移時。陡然驚覺。則二人皆不可見。因亦策馬越嶺追迹之。登高眺望。遙見林際似有兩騎。彷彿駛絕。翠急鞭其馬。馬驚躍返身走。欲東轉西。急注意控勒之。相持許久。幾墮。已乃向山下疾馳。卽又驚駛如飛。不受羈勒。可一英里許。始稍就範。審視則荒涼益甚。祇見曲徑紛歧。出沒於荒草亂石中。天又漸黑。躁汗如雨。不得已盲進。更奔竄半時許。至一處有小溝渠。意必與村舍相近。又數十武昏暗中。見山下似有草舍。趨之。則破屋兩楹。土牆傾圮。旁有土坑數處。積水滿中。心思此殆土人採井處。自覺困憊已極。鎮日迷途荒山中。得此誠有空谷足音之雅。乃下馬以巾拭汗。逡巡入。則室中空。空洞洞絕無人迹。門無扉。窻無奩。室中有破舊之兩把手小車一具。旁倚一鶴嘴鋤。土塊支破木板。略似長桌。亦復傾側不平。室之別一隅。亂草堆疊。似尙有他物者。昏暗中亦不甚可辨。翠蘭福特覺倦甚。心思在此度夜。聊勝露宿。乃繫馬簷下。籍草爲茵。掇塊作枕。不圖翠蘭福特以英人。乃實行中國古禮。老公爵逝後六

十餘日猶寢苦枕塊也。屏當既已腹餒思啗苦無可得。因趨土坑中掬水飲之。既又以敗草飼馬。此時地平線上僅有落日餘光。餘都冥黑。忽聞有人馬行聲。急審視則見數十武外有一人昂然而來。後隨一馬。其人面貌不可辨。第覺衣服緊窄。體魄修偉。不類勞動工人。翠乃出手鎗備之。旋其人繫馬門外叢樹傍。翠蘭福特之馬忽然長鳴。彼馬亦長鳴應之。其人繫馬已至破屋門前。見翠蘭福特似有驚訝意。近前向翠審視。翠亦向其人審視。始見其人方面有鬚。眸子炯然。心疑此人何爲者。則見其人以手一按帽簷曰。晚安。翠亦答曰。晚安。此簡短之酬應語。既已。兩人仍相對審視。當此等處萍水相逢。自無有不細心考察者。久之翠曰。吾乃他鄉之客。迷路至此。其人曰。原來如此。此亦恒有之事。凡老於行者恒不爲意。翠應曰。然是誠不足介意。敢問此地何名。其人曰。此間乃臘文克來也。翠亦不知臘文克來爲村莊爲市集。領之而已。默思此人必非工人。且以其態度卜之。亦必非暴客。方忖度間。見其人仰首視天。翠亦仰視天上。見星點已繁。耳際聞馬齒齧草聲。蘇蘇齒聲戢戢。又思馬食此草必甚悅口。轉念間覺飢火中燒。不復可忍。忽其人曰。請問客欲何往。翠曰。吾欲往三星堡。其人曰。客乃往三星堡耶。此間距彼處尙遠。翠曰。吾固不諳此間途徑。其人又曰。君今日尙欲往否。翠喜曰。吾亟欲前往。吾甚願今晚卽能至三星堡。君能示我以途者。當感激無既。其人曰。此却大難事。但吾當盡力告君。意君今日已爲長途所困。翠曰。誠然。吾至此間已不知繞道幾許。但吾今日若可以至三星者。吾必努力赴之。其人自衣袋間出一壺曰。意君必飢。

渴。此。中。爲。酒。精。若。善。飲。者。卽。縱。量。飲。之。勿。擲。節。翠。受。之。竭。口。稱。謝。暗。中。摸。索。似。壺。製。絕。精。蓋。金。類。施。以。彫。刻。者。其。人。又。爲。翠。去。壺。蓋。抽。出。一。管。翠。乃。就。管。吸。飲。之。覺。芳。冽。異。常。雖。巴。黎。克。利。沙。無。此。異。味。飲。已。以。壺。還。之。翠。自。覺。已。手。顫。動。其。人。又。出。紙。烟。與。翠。蘭。福。特。分。吸。之。翠。感。謝。不。已。其。人。畧。不。謙。遜。翠。曰。請。問。足。下。姓。氏。其。人。曰。吾。乃。萬。留。蒿。回。也。翠。驟。聞。此。名。大。震。幾。墮。手。中。烟。捲。曰。君。乃。萬。留。蒿。回。然。則。君。家。卽。三。星。也。萬。曰。然。是。卽。君。欲。往。之。處。吾。尙。未。問。君。姓。氏。翠。曰。吾。姓。佩。而。非。利。萬。驟。去。其。所。吸。烟。管。於。口。默。然。者。頃。之。曰。君。乃。公。爵。佩。而。非。利。耶。翠。曰。然。吾。乃。佩。而。第。之。公。爵。於。時。兩。人。都。無。語。翠。蘭。福。特。微。聞。萬。留。呼。吸。加。促。蓋。萬。留。此。時。怒。甚。心。思。此。人。卽。倫。敦。貴。族。卽。欺。侮。伊。瑟。姆。者。乃。竟。敢。來。自。覺。目。中。有。火。光。迸。出。意。此。黑。暗。中。翠。蘭。福。特。必。當。見。之。翠。曰。吾。前。此。乃。疏。於。問。候。萬。曰。然。然。吾。固。久。聞。大。名。吾。今。欲。問。君。往。三。星。何。作。意。者。不。以。爲。不。正。當。之。詰。問。耶。翠。自。覺。汗。流。面。熱。曰。密。司。脫。萬。留。乎。此。問。題。極。爲。正。當。吾。當。不。以。飾。詞。相。答。者。吾。此。來。爲。尋。覓。佩。而。第。之。公。爵。夫。人。也。萬。曰。君。之。意。以。爲。來。尋。吾。之。養。女。乎。翠。俯。首。曰。然。吾。乃。尋。彼。萬。曰。君。尋。彼。何。爲。翠。蘭。福。特。尋。思。以。男。子。尋。其。所。偶。而。曰。尋。彼。何。爲。此。寧。爲。正。當。之。詰。問。躊。躇。而。後。答。曰。誠。然。因。吾。夫。婦。間。曾。稍。有。芥。蒂。故。致。有。此。時。之。尋。覓。萬。留。此。時。怒。不。可。遏。乃。冷。然。曰。望。君。恕。萬。某。武。斷。須。知。吾。女。此。時。在。吾。保。護。權。力。之。下。不。在。君。勢。力。圈。中。翠。亦。怒。曰。誠。不。在。吾。勢。力。圈。中。吾。今。茲。所。以。往。三。星。者。卽。問。彼。何。所。不。足。於。中。乃。逃。出。吾。勢。力。所。及。之。地。萬。徐。曰。君。盍。寶。貴。黃。金。晷。刻。而。必。棄。擲。之。渠。乃。不。在。彼。

去。又。何。益。翠。益。怒。毅。然。曰。此。誑。言。也。萬。嗤。之。以。鼻。曰。足。下。之。威。儀。頗。不。卑。劣。翠。蘭。福。特。從。紙。烟。之。火。光。中。見。萬。留。面。似。微。笑。其。威。武。之。眸。子。自。濃。長。之。睫。毛。中。下。視。己。爲。狀。至。相。輕。蔑。心。惡。之。然。無。可。如。何。曰。彼。自。倫。敦。與。人。偕。遁。其。偕。遁。之。人。今。亦。在。此。萬。曰。容。我。背。誦。足。下。優。美。之。吐。屬。此。言。誑。也。翠。爭。曰。吾。已。親。見。之。萬。留。啞。然。曰。可。笑。君。周。內。人。罪。匠。心。殊。苦。但。吾。總。覺。足。下。似。乎。忘。却。伊。瑟。姆。之。曾。爲。君。妻。者。不。然。何。措。辭。奇。突。至。此。吾。實。告。君。無。論。伊。瑟。姆。爲。君。妻。與。否。渠。旣。爲。吾。所。保。護。卽。不。容。他。人。欺。侮。之。言。至。此。兩。人。默。然。相。對。聞。外。間。有。水。鳥。戛。然。長。鳴。似。見。人。驚。起。者。久。之。翠。復。言。曰。彼。自。倫。敦。與。人。偕。遁。來。此。吾。今。日。實。親。見。此。兩。人。並。馬。行。山。中。萬。厲。聲。曰。此。言。誑。也。吾。語。汝。彼。之。來。此。乃。爲。一。人。所。迫。其。人。先。以。計。誘。娶。之。又。虐。遇。之。故。不。恤。隻。身。走。萬。里。冒。萬。險。求。庇。於。愛。彼。之。父。汝。固。未。知。耶。汝。非。在。睡。鄉。胡。囈。語。不。止。吾。今。正。告。汝。其。靜。聽。之。吾。久。欲。與。足。下。一。晤。對。吾。甚。怪。貴。族。中。人。不。知。是。何。等。原。料。所。構。合。使。吾。有。機。會。者。吾。必。一。剖。驗。之。言。次。更。出。一。紙。烟。燃。吸。之。其。語。聲。磔。磔。如。裂。石。幾。於。氣。息。不。續。若。借。吸。烟。以。自。舒。者。續。言。曰。伊。瑟。姆。在。此。吾。愛。之。凡。與。吾。共。處。者。皆。愛。之。吾。儕。之。用。愛。有。非。汝。所。能。夢。見。者。彼。實。爲。一。活。潑。聰。明。之。女。子。自。彼。離。此。至。倫。敦。與。汝。交。接。與。汝。同。等。之。貴。族。交。接。自。汝。等。之。目。光。中。視。之。彼。乃。天。真。未。鑿。樸。質。不。文。乃。不。稍。憐。恤。轉。以。爲。可。欺。而。利。之。設。阱。以。捕。之。垂。餌。以。誘。之。如。吾。儕。羅。鳥。者。汝。娶。彼。目。的。在。金。錢。猶。捕。獸。者。之。志。在。皮。骨。計。旣。遂。汝。一。家。人。志。得。意。滿。此。無。告。之。女。子。心。碎。腸。斷。汝。則。竊。笑。於。其。旁。吾。憶。文。家。評。語。有。云。一。鞭。

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萬留此數語。殆近似之。翠蘭福特於是植立如槁木。額角間汗漉漉如珠。萬留更忿然。續言曰。汝猶未足。文過惟恐不深。藏奸惟恐不密。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一旦勢力不能及。則加以不名譽之穢語。借他人之血淚。瀦自己之惡名。公爵乎。貴人乎。吾言豈不然耶。彼今已歸。吾愛之甚於親生。育前此之伊瑟姆。吾知之。此時之伊瑟姆。吾知之。彼乃純潔無疵之女子。汝雖貴實陰賊險狠之小人。翠奮腕而言曰。君暫止容。吾一言。汝之責我誠是。然吾亦非無以自明者。萬留獐笑曰。汝乃有以自明。翠曰。然我之於伊瑟姆。實曾愛之。如君之愛彼。但吾亦無所用諱飾。自彼背我。此愛心始稍殺矣。萬曰。彼乃背汝。吾意必無是事。且汝必先背彼。且彼即背汝。當不如汝負人。什之一。彼在倫敦之歷史。吾不之知。彼亦未嘗爲我言。但吾則信之。而敢助彼反對諸貴族。吾今第問目的在金錢。一語是冤。汝否。如其非冤。則汝此來直爲藏奸地步。無疑。噫。公爵。公爵。若何。故良心喪盡。汝何不遲十年來。汝自誤耳。須知萬留蒿回不死。汝雖貴爲君主。橫行不得。翠蘭福特冤憤填胸。然張口結舌。不得伸其辭。怒萬留兇蠻而已。彼此怒目而視。默然無語。如鬥雞。兩不相降。狀於時茅屋一角。已見月光。隱約間顯出一種陰森氣象。萬留忽發一種和緩之聲。浪若怒氣已平者。語翠蘭福特曰。公爵閣下。吾已盡言。吾所欲言。意閣下亦無可說得。但此事必宜解決。吾自伊瑟姆之歸。卽日夜欲與貴人謀面。結此一篇。不了帳。豈有閣下不遠萬里而來。此事仍懸而不斷者。今欲了此。未完。計將安出。翠無語。萬忽笑曰。君旣無策。吾請借箸籌之。意公等貴人務其

大者遠者欺陵一弱女子誠區區細事不足介懷即使最後之結果不幸而受法廷之裁判亦僅延一律師辯護足以了事然萬某乃鄉曲細民所居地又在教化之外蠻野之區誠不足以語文明制度吾今以直捷了當之辦法處之不難於此點鐘中了事倘亦願聞之乎翠問辦法若何萬曰使無我者伊瑟姆當聽君處置使無君者伊瑟姆當聽我處置是吾兩人不撓其一則此事終不決君固貴胄我亦清白男子君視之亦銖兩悉當耶計不如假此間廿尺地彼此向彈丸中尋生活言時向腰際出手鎗反覆審視月光朦朧中燦然耀目翠蘭福特塊然植立即亦不懼亦向衣袋中出己之手鎗萬留乃即所立處量地之遠近忽一人大聲叱曰啖好男兒決鬥不可無證吾願承乏兩人出不意皆大驚急視之萬識其人蓋薛猛也萬留曰伊瑟姆何在薛猛曰遁矣萬畧一躊躇亦不驚訝微笑曰汝狗耳人可謂薄福吾固携有金錢二百鎊在伊瑟姆既遁是汝之金錢遁矣薛猛曰然但汝兩人在此何作若決鬥者須吾爲裁判人萬曰健兒甚善薛猛顧翠蘭福特曰壯士汝承認吾爲裁判人耶翠曰然薛曰大佳吾今日雖不得金亦自快意因亦出手鎗曰汝兩人槍必視吾口號有先吾口號者我則擊之又謂翠曰吾呼曰一二三汝之槍即與吾第三字並出汝知之乎翠曰知之薛乃以叢樹處爲起點曰翠立此由翠所立處行二十步曰萬立此已乃舉白巾麾曰注意！注意！已爲之備乎兩人皆應曰備之矣薛於是大呼曰一！二！三！此三字出而彈丸出乃叢樹中突出一人抱翠蘭福特蓋伊瑟姆也於是此無情之槍彈未擊仇人而殺

愛女比此轟然之聲浪行二十步之遠而伊瑟姆已玉山倒地矣

第四十一章 鴛鴦會雙死

拿門與伊瑟姆來此已久見萬留方盛氣責翠蘭福特遂伏叢樹中竊聽凡萬留所言皆伊瑟姆所欲言

伊瑟姆固恨翠蘭福特萬留手腕敏疾發無不中決鬥之結果翠必無幸固不待勝負判而後知乃至危機一髮之時伊瑟姆亦不知何故遂不惜生命以救護之翠之槍尚不及發而伊瑟



姆已至於是拿門大驚翠蘭福特大驚萬留蒿回大驚薛猛亦大驚羣奔而至審視見女子臥血泊中儼然伊瑟姆也雲鬢花顏香消玉碎矣於是皆失色不知所措

翠蘭福特屈一足跪伊瑟姆身旁以兩手抱之哭曰汝殺彼矣萬視之見伊瑟姆淡藍之衣強半作深藍色此不問可知為血濡所致第月色朦朧不能辨視耳拿門戰慄不已不知若何而可薛猛大呼曰速視

傷處何所。或者當不即死耳。翠蘭福特乃以一臂枕伊瑟姆。薛猛乃弛伊瑟姆衣領。見肩井處湧血如泉。乃急出刀割裙幅。且割且謂翠。試撫胸際。尙跳躍否。翠撫之曰。尙跳躍。薛猛則大聲報告。謂伊瑟姆或不。至死。傷在肩際。其意蓋所以慰萬留也。割已急。就傷處壅塞而束縛之。愀然曰。密司脫乎。此女郎實救汝。命不然。此彈當直洞汝心。寧有幸耶。吾向者聽之甚悉。汝誠負心人。萬留聞此語。不覺浩歎。擲其手中之槍。翠蘭福特則淚如泉湧。若欲與伊瑟姆創口之血爭多寡者。薛猛束縛既已。仍扣其衣視翠蘭福特。復視萬留。乃趨拿門曰。彼兩人已失。其知覺吾儕。宜爲所當爲。拿門曰。伊瑟姆必得一安臥處。方安。薛曰。是大易事。吾家卽近。此吾當馳回携一昇床來。拿曰。甚善。吾當與汝俱往。拿門乃與薛俱往。須臾。此侯爵與強盜共昇一破舊沙發。至萬留助翠蘭福特。置伊瑟姆於沙發中。乃四人共抬之。彼此都無語。翠蘭福特眉以上爲汗。目下爲淚。面部幾無乾處。亦不知四人中有拿門石勒在也。已而至草舍。一婦人迎於門曰。噫。此武勇之女郎。此婦卽前日之夜。曾瞻仰伊瑟姆芳範者。乃助衆人舉伊瑟姆置榻上。以絨毯覆蓋之。安置既已。翠蘭福特就室隅坐。以巾掩面。萬留面牆立。婦人則向拿門注視。不暇轉瞬。心思天下事。固無獨有偶。不圖男子亦有如是美好者。薛猛謂萬留曰。吾仍欲向汝索二百鎊。萬認可曰。健兒。汝誠可謂盜亦有道者。因卽探腰橐。如數予之。薛猛大悅。因作殷懃語。謂伊瑟姆病甚。囑婦人好將護。又謂宜覓醫醫伊瑟姆。拿門願往。覓醫萬留與翠蘭福特亦欲往。薛猛止之。謂恐女郎醒。覓汝二人不如吾兩人往。萬留

此時感覺已復。救活。乃取水爲伊。瑟姆。淋。患。處。萬留。見。翠蘭。福特。衣袖。間。血。污。淋漓。曰。汝。盍。濯。之。翠。自。視。其。袖。哭。曰。死。我。不。較。直。捷。耶。萬。聞。言。爲。之。愀。然。因。自。疑。曰。使。吾。殺。翠。蘭。福特。必。傷。伊。瑟。姆。之。心。今。伊。瑟。姆。受。創。而。此。人。又。如。此。傷。感。然。則。先。時。假。惺。惺。作。態。胡。爲。者。已。而。朝。暎。上。憲。啼。鳥。滿。谷。淚。眼。相。看。覺。太。陽。光。線。妍。麗。異。常。而。環。顧。室。中。空。氣。都。含。愁。苦。無。何。聞。門。外。馬。蹄。聲。拿。門。與。梅。林。媽。及。一。醫。至。醫。亦。礦。工。蓋。曾。肆。業。於。某。醫。學。校。者。醫。入。衆。皆。出。翠。蘭。福特。仍。以。手。掩。其。面。拿。門。與。萬。留。立。樹。陰。下。拿。門。噤。嚅。而。言。曰。是。慘。劇。之。演。成。我。亦。與。有。罪。焉。使。當。我。蒞。此。之。日。卽。告。君。以。彼。夫。婦。之。誤。會。事。當。不。至。此。萬。留。無。語。心。思。伊。瑟。姆。若。死。此。事。益。不。妙。生。平。大。刀。闊。斧。所。至。無。不。了。事。今。則。搏。牛。之。蟲。不。能。破。蠶。虱。矣。燥。急。之。甚。蹙。額。疾。首。不。知。所。云。頃。之。醫。出。三。人。迎。問。之。醫。曰。渠。兀。自。不。知。人。事。但。傷。處。尙。非。要。害。非。吾。所。畏。者。然。甚。險。稍。前。一。寸。地。當。立。斃。今。此。間。不。宜。有。多。人。祇。梅。林。媽。在。此。已。足。言。次。視。翠。蘭。福特。曰。此。公。是。伊。瑟。姆。夫。婿。乎。頃。侯。爵。拿。門。爲。我。言。之。吾。意。此。公。在。此。爲。佳。萬。留。與。拿。門。且。回。三。星。凡。此。間。所。需。物。吾。書。一。單。密。司。脫。萬。留。可。照。單。購。辦。卽。命。撻。非。將。來。亦。得。於。是。拿。門。與。萬。留。各。乘。馬。返。三。星。翠。蘭。福特。則。與。醫。者。入。室。臨。行。時。萬。謂。翠。曰。今。事。出。意。外。不。暇。他。及。弗。謂。吾。儕。所。爭。之。曲。直。已。解。決。也。翠。垂。首。不。語。若。默。許。此。言。者。拿。門。曰。然。是。尙。未。汝。兩。人。皆。誤。耳。萬。留。詢。視。拿。門。雖。非。白。眼。相。加。然。大。有。拒。人。千。里。之。概。拿。門。不。覺。氣。奪。翠。蘭。福特。入。梅。林。媽。與。彼。姓。名。不。足。道。之。婦。人。已。爲。伊。瑟。絕。解。去。外。衣。更。易。裘。褥。就。榻。視。之。此。樵。悴。女。郎。如。帶。雨。梨。

花如褪紅芍藥。不覺腸柔。心醉。因以手撫其瘡口。醫生遽阻之。囑暫弗近。曰。渠神魂未定。無論攫何種感情。皆足敗事。翠不敢不遵命。仍退坐。室隅掩面。坐於是。此草舍中寂靜無聲。時微聞兩婦人切切私語。此醫生時往來出入於此室中。彼行動時絕不聞有步履聲息爲狀。至嚴謹。蓋惟業醫者能之。醫謂翠曰。吾見君氣色不善。得弗病否。翠流淚不已。搖其首。彼此時心中之伊瑟姆。固胥天下之美婦人。無以易所以悲泣之故。則惟恐伊瑟姆或死。彼已決念以爲伊瑟姆或死。已則以身殉之。無論伊瑟姆愛己與否。或愛己而兼愛他人。都非所敢妒。醫曰。吾試爲汝診之。因執翠手診其脈。脈固無恙。惟色枯瘠。醫曰。餒乎。翠搖首曰。否。醫曰。汝必稍得食。不然病且立。至桌上。固有乳汁。若麵包。醫強食之。曰。設汝病者。伊瑟姆蘇醒時。必大悲。則創口不易療。是非所以愛彼者。翠乃努力強飲食。翠又商之醫者。願得傍伊瑟姆坐。醫許坐。不許哭。翠乃不敢哭。醫又令擇歡樂事。思索之。翠閉目點首而已。於是室中復靜。醫令逾三十分鐘。則病者當進牛乳三匙。許翠因得稍稍效。綿薄見伊瑟姆息弱如絲。面白於紙。則恨不能以身代之。天色傍晚。門外有車至。則撻非送什物來。兩婦與醫生皆出室中。僅翠蘭福特一人。忽見伊瑟姆唇吻震動。大驚。不知是否佳兆。顧不敢驚呼。又不忍離去。正爲難時。忽伊瑟姆呼曰。翠蘭福特。汝是否不愛我。我亦自知無能不慧。不足爲汝愛。以君之文明。誠不堪偶蠻女。然我乃君之妻。君卽愛他人。我則愛君。語至此。遂止。翠急俯首。近之心突突跳躍。恐此數言爲最後之哀鳴。然女冥然若睡。氣息咻咻。雖弱甚。調心始稍安。女喘息。

續言曰。君不信我君之意。以爲我相誑。以爲我愛他人。何人！能指實乎。我已忌之矣。言至此。呻吟蹙額。又曰。我至愛之夫。乎忽又轉語。汝或不承認我兩人爲夫婦。君得我之金而棄其人。乃愛愛丹林星翠。聽至此。更不能忍。卽起出至門外。面牆大號。醫生大驚。急問病者作何狀。翠不語。俯首視己衣上血痕。曰。彼死否。醫曰。或不至死。翠曰。汝必勿死之。彼死乃無愛我之人。醫蹙額曰。君宜稍自寬解。不然彼之槍傷未愈。而君之瘋病作矣。翠爭曰。我必弗病。我頃聞彼自言之。君若死。彼者願先死。我言已悲咽不已。兩婦人及撻非咸爲之慘然。

第四十二章 繫鈴解鈴

臘文克來爲窮山中一小河名。伊瑟姆養病處。土人亦統以是名呼之。距三星遠可十英里。萬留與拿門及撻非等。日恒一至。視伊瑟姆病。草舍之旁相距數十武處。設一營帳。翠蘭福特坐臥其中。蓋決門之第三日。伊瑟姆已漸有知覺。醫生不許翠蘭福特與之相見。翠又不肯回三星。故特設此營帳居之。帳甚窄。僅可容膝。夜則籍草眠。翠亦安之。動念皆伊瑟姆。固早已自忘其爲公爵。亦更不念及己與倫敦尙有若何關係。伊瑟姆所居之草舍。門前日恒數至。欲乘隙入。醫生輒阻尼之。如是者一來復。一日醫謂翠蘭福特曰。今日可爲君賀。伊瑟姆自言已就痊矣。翠聞言恭敬。免冠額手向醫生。申謝曰。先生誠能生死而肉骨也。吾今茲可以入乎。醫曰。是則不可。彼雖稍愈。然體魄耗損已甚。設驟擣悲喜者。病且復。劇意君不如。

至三星告彼等以好消息。且君神氣頹喪野宿非宜。不如逕居彼翠一。一敬諾。乃跨馬向三星來。自伊瑟姆病。萬留鎮日不樂。頓改其平日安詳之態度。撻非亦如萬留。祇覺對於此事。其兇暴之技倆。無所可用。此兩人不樂。於是衆人無有敢樂者。鐵葉鎧鞞之聲。竟不復聞。轉是薛猛常來一相慰問。衆以其於伊瑟姆有功。亦善待之。前此之睚眦。悉泯也。翠蘭福特至三星入村。見萬留方獨立土岡上。徘徊凝眺。因趨之相見時。自去其帽。萬留亦去帽。翠曰。吾今有好消息。足以慰念伊瑟姆。已稍愈矣。萬意似欣然。詞色間仍自冷冷。曰。伊瑟姆愈矣。君將何作。翠不語。萬徐曰。彼爲我之養女。我有權力保護之。但汝則已失丈夫之資格。試思自結婚以來。君曾有何事。稍盡爲男子之義務者。君所以予彼者。爲種種之愁苦。此外更無長物。彼本一活潑健全之女子。今乃窮無所歸。受創頻死。誰使之至此者。今後將接續以愁苦加之。或生死不復過問。或更有他策以處之。吾願聞命。翠正色答曰。君有權發此問題。吾所承認。無論君爲伊瑟姆之父。卽吾以前。所以待伊瑟姆者。觀之亦當有此一問。但吾意此事。伊瑟姆必能自決之。萬曰。吾所以與汝決鬥者。卽不願汝喪其心。吾願平此不平。甚於惜吾之生命。翠曰。然是卽吾所以來。吾今生命爲伊瑟姆所賜。吾只素聽彼主之萬曰。吾能爲伊瑟姆代決之。彼必不能愛苦彼侮彼之人。翠聞言大悲。曰。君尙未聞此事之歷史。耶彼拿門。自不肯語。君萬曰。彼固未嘗告我。吾亦不願聞。翠曰。君必聞之。安有事。至以生命相搏。而尙不知其緣起者。兩人所立處。本近草舍。萬留乃徐步人。翠蘭福特從之。二人相向立。翠因

告。以。娶。伊。瑟。姆。之。歷。史。自。山。耳。聞。爲。己。畫。策。謀。振。垂。毀。之。佩。而。第。始。至。伊。瑟。姆。之。若。何。去。佩。而。第。歷。述。種。種。事。實。纖。屑。無。所。隱。諱。萬。留。至。此。始。知。伊。瑟。姆。之。結。婚。乃。僅。有。其。名。先。時。翠。蘭。福。特。與。萬。留。在。土。岡。上。偶。語。拿。門。見。之。因。思。彼。兩。人。必。言。伊。瑟。姆。事。因。思。己。將。若。何。措。辭。辨。明。此。中。之。錯。誤。因。亦。向。土。岡。來。則。兩。人。已。在。室。中。拿。門。至。門。次。見。翠。蘭。福。特。背。門。立。因。目。視。萬。留。己。則。不。入。立。翠。蘭。福。特。身。後。聽。之。翠。縷。述。伊。瑟。姆。與。拿。門。若。何。相。識。於。三。星。若。何。爲。己。言。曾。值。一。美。人。於。大。洋。洲。採。金。之。所。結。婚。之。日。若。何。見。伊。瑟。姆。而。驚。惶。無。措。厥。後。在。佩。而。第。兩。人。若。何。嚙。臂。若。何。接。吻。是。夜。若。何。與。伊。瑟。姆。面。相。質。伊。瑟。姆。詞。窮。不。能。自。辨。飾。明。日。之。早。卽。不。知。去。向。拿。門。亦。不。辭。而。去。種。種。情。形。應。有。盡。有。不。曾。遺。漏。一。字。萬。留。聽。畢。默。然。無。語。凡。翠。蘭。福。特。所。言。彼。固。不。信。然。不。能。無。動。心。思。果。如。彼。所。言。伊。瑟。姆。誠。死。不。足。惜。無。怪。翠。蘭。福。特。之。不。能。甘。心。幸。拿。門。固。在。此。是。非。不。難。立。明。不。覺。舉。目。向。拿。門。怒。視。又。轉。念。既。如。此。則。伊。瑟。姆。不。且。利。翠。之。死。胡。爲。捨。生。命。以。救。之。豈。懼。隱。惡。不。能。暴。耶。思。至。此。則。又。惡。翠。蘭。福。特。之。僞。而。憐。其。造。謊。之。拙。翠。蘭。福。特。續。言。曰。凡。吾。所。茹。梗。於。喉。者。今。已。吐。之。無。餘。吾。今。當。告。君。以。吾。將。何。作。吾。更。無。他。成。見。吾。所。欲。爲。者。卽。頃。所。言。伊。瑟。姆。將。自。決。之。萬。曰。奈。何。翠。曰。俟。彼。創。勢。已。平。體。魄。已。健。吾。則。謂。之。曰。伊。瑟。姆。乎。吾。固。愛。汝。吾。知。汝。亦。愛。我。但。汝。更。愛。拿。門。汝。欲。嫁。何。人。者。聽。汝。自。擇。使。汝。而。擇。我。者。吾。則。香。花。供。養。卽。汝。而。擇。拿。門。者。吾。當。竭。力。玉。成。誓。不。破。壞。吾。所。攬。於。汝。者。當。悉。數。返。璧。萬。聽。至。此。不。覺。瞿。然。曰。能。如。是。乎。翠。曰。吾。決。當。踐。吾。所。言。言。

未已一人自外入視之拿門石勒也翠不覺顏赤拿曰翠蘭福特翠曰止汝且勿言吾所言者想汝已盡聞之甚善吾尙有一言相告使伊瑟姆而擇我者汝當退避三舍不得妄冀非分拿門則目灼灼向之熟視萬留見狀大疑一時亦墮入五里霧中不知葫蘆中是何藥物拿俟其辭畢不覺厲聲叱翠蘭福特曰汝殆盲耳彼伊瑟姆何爲而有所選擇天下無兩翠蘭福特彼何所用其選擇彼先時愛汝彼此時愛汝舉天下婦人之愛其夫當無有如伊瑟姆愛汝之真摯者彼爲愛汝之人人人皆能辨之而汝乃不知是直汝之心盲耳萬留與翠蘭福特見拿門情詞奮激爲之駭然拿又曰此事言之甚長汝且俟之姑靜聽之我固愛伊瑟姆我曾親爲伊瑟姆言之曾向彼求婚但彼則拒我事在吾初至三星時此已爲往事吾不知汝何從知之翠曰汝致彼之手書現在我處拿曰當我來英倫時吾仍愛彼世間處子如美術品固無執愛者而罪之之理使伊瑟姆而未嫁者寧能禁人人愛之迨吾既知汝之婚事此愛情便不存留於吾之腦中翠蘭福特乎汝以我爲肯以此等行爲施之於不論何人汝便淺測我乃疑我施之於汝豈不甚謬當吾在佩而第時汝所謂嚙臂者乃伊瑟姆與吾約爲姊弟故吾吻其臂厥後汝又見吾兩人接吻乃因吾頗思娶麗榴伊瑟姆從旁窺見吾隱彼許爲我代謀又許以巨金療吾貧業姊弟矣彼又爲吾作伐吾吻之乃非禮耶於是翠蘭福特始欠伸動容拿又曰至汝謂吾第二日不別而行吾於是日接得吾母急電此電報卽汝之僕人交我者吾臨行時扣汝臥室門不應吾不得已曾爲一人言之但其人爲誰

吾一時不能記憶。吾確爲一人言之。吾直不知何事。開罪至伊瑟姆之離佩而第。直至晤雲苔夫人時始知之。吾尙之倫敦。覓汝不得。吾料伊瑟姆必來此。吾來時尙爲汝定艙位。凡吾所言。事事皆可覆檢。而得乃謂伊瑟姆於吾兩人中。任其選擇。彼胡爲擇我。汝誠夢夢。誠囁語若云。男女之愛。恐胥天下之美男子。而蒼萃之不能博伊瑟姆一顧。前此誤否。汝其自思之。拿門言已奮然。就一椅坐。以手自撫其頰。頰緋紅。澈耳類竈下執爨婢爲火所薰炙者。於是翠蘭福特如醉醒如夢覺。而萬留蒿回亦恍然大悟。知翠蘭福特固非無心肝者。翠蘭福特乃逕前執拿門手曰。吾摯友乎。吾誠不知當若何措辭。吾祇能乞君之恕。我吾誠冥頑不靈。言次淚隨聲下。乃舉拿手吻之。數四。拿亦流淚曰。翠蘭福特乎。繼此以往。當無復有纖微翳障。已往之事。旣經解釋。直置之耳。翠哭曰。天乎。輾轉誤會。乃至於此。意彼之心。已盡愛情。遂無餘耳。拿門不覺失笑曰。汝俟之耳。翠返身欲行。萬曰。俟之。公爵足下。吾亦須與君一握手。前此彼此意思。相左。開罪遂多。翠乃與萬握手。萬曰。吾尙有一事欲相質問。君能明白答我乎。翠認可。萬曰。誰與君以拿門之信者。翠曰。是實愛丹林星。萬又問拿門曰。公忽忽離佩而第時。畢竟曾與何人言之。今茲能記憶乎。拿門忽然省悟。目視翠蘭福特。心則服萬留之明決。曰。愛丹林星也。萬曰。是矣。然則密司愛丹固未語君乎。密司脫翠蘭福特。翠曰。然彼實未告我。萬曰。吾更有一事相問。君所言有一女郎。先時與君曾有情愫者。此女郎何名。能相告否。翠赧然曰。是乃愛丹林星。萬曰。是矣。是實欲拔趙幟。樹漢幟者。不圖此女郎。遂顛倒吾。

儕至此拿門駭然曰不圖愛丹之居心乃如此萬笑曰吾好友乎汝入世不深少見多怪凡婦人若愛他人男子其一種悍然不顧公理之舉動恒有出人意料者翠蘭福特乎吾意汝此時或急欲一見伊瑟姆但此中曲直已白亦無事亟亟今日當與兩君暢飲耳於是此三人者乃如久蟄得啓久顛得噫握手歡笑縱飲竟日一石不醉吾書至此亦將畢事矣伊瑟姆既勿藥歸三星梅林媽爲之看護醫者言止許食烘炕之麵包若牛茶他物皆不得食伊瑟姆殊不耐強梅林爲之得大塊牛肉梅必一人入室至床前伊瑟姆以爲是梅林媽因仍閉其目曰吾知汝必仍未得肉其人不語開目視之翠蘭福特也一時心事畢集仍閉其目翠曰伊瑟姆乎意君或且不願見我然我此來固乞君恕我也久之女



不可伊瑟姆怒之謂己已健全本不耐錮閉欲自出梅不得已許爲取肉因令眠榻上曰汝必安睡勿動否則即取來亦自食伊瑟姆乃假寐俟之可二十分鐘聞有

電 竟 豆

曰。吾不知若何。恕君翠見女唇動。有言已出。望外。乃更近前。溫婉致辭。備述己與拿門若萬留若何。三曹對案。始知前此錯誤。由今思之。誠有萬分過惡。乃君又救我。是吾之生命。皆爲君所賜。吾此來願君之有以命之。君若怒我者。吾當卽去。俟他日君體健全時。怒之女不語。翠又曰。君若不許我者。亦不敢妄冀。仍爲夫婦。第望憐其愚鈍。而曲恕之。女仍不語。微聞茵褥間有淚點。下墮聲。亦不辨。此聲爲己之淚。爲翠之淚也。最後女曰。汝愛我不愛。愛丹林星耶。翠曰。然。吾不愛愛丹林星。愛愛丹之翠。蘭福特已死。今茲之翠。蘭福特固愛吾伊瑟姆也。言時見女滑去其枕。因爲重枕之女。則微昂其首。無拒意。翠曰。君已恕我耶。女曰。然。曰。汝恕我。尙能愛我乎。女靦然曰。我固無時不愛君。翠乃得步。進步漸引臂。置女項下。曰。君誠愛我者。試再言之。女則匿其面於翠之胸際。而再言之。頃之梅林媽來聞室中有喁喁私語聲。自窻隙窺之。大樂曰。天乎。一對痴兒。女千辛萬苦。後乃有今日。乃逕覓萬留。萬見此老嫗。大樂不止。問何所見。卽又不言。於是翠蘭福特與伊瑟姆。乃在三星行第二次之婚禮。衆健兒皆以爲此乃非常大典。騷然聚議。謀所以將事者。皆曰。是非窮奢極欲。不可問。若何窮奢極欲。則有酒如淮。有肉如陵而已。蜜月旣畢。乃返倫敦。倫敦報紙中述伊瑟姆事。言人人殊。通國皆知公爵夫人之失去。此消息實愛丹播揚之也。翠蘭福特將歸時。於雲夫人及山耳聞處。均發函報告。於是羣疑始釋。愛丹則大失望。託言游歷遁去。厥後拿門與麗榴結婚。伊瑟姆實助成之。



世界三大悲劇之一 祖國

法國柴爾時 原著 冷譯

叙言

此篇為法國有名劇學家柴爾時所著。係歷史上之大悲劇。其脚色為十七八世紀時今之比利時國。尚未與荷蘭分裂。稱為弗郎門。國屢為西班牙所侵掠。國之志士慨然奮起。計挽天之力。不意事與願違。終上斷頭台。以死。此全篇大畧也。中間以新舊兩教之紛爭。為骨。描寫暴虐無道之敵。將沉勇慷慨之志士。以及為戀愛之故。賣國賣夫之大奸婦。為國家之故。如花如玉之美少女。於豪壯之裡。寫戀愛於悲慘之中。發光明其波瀾。甚變幻。

其佈置極周詳。誠西歐文壇一大佳構也。譯者記。

登場人物

伯爵利貞 愛國黨首領

加能 利貞伯爵夫人之情夫 愛國黨之首領

公爵阿末 襲來軍之首領

侯爵脫立 法國貴族之游歷者

公爵那傑 愛國黨大元帥

克羅 襲來軍之裁判長

歐利 襲來軍裁判所之書記長

突吉 襲來軍參事吏

薩那 愛國黨之守鐘樓者

太更 阿末公爵之侍醫

黑約 以下三人均西班牙將校

枝奇

哈都

那立

獨樂 以下二人均弗郎門將校

密山

復格

押塔 襲來軍監斬官

赫希 弗郎門百姓

沙勒 新教牧師

西若 麥酒商人

堪四 酒店主人

奴們 西班牙傳令官

山枯 利貞家廚司

達模 使者

克夫 那傑公爵之侍臣

烏脫 同上

盤達 那傑公爵之兵士

墨四 西班牙之雙兵

甘姑 利貞伯爵夫人

石姑 阿末公爵女兒

阿羅 愛國黨之一婦

阿佳 利貞家使女

甘媽 同上

封姨 賣酒女

福姐 同上

孝兒 十四歲男兒

其外尚有兵士人民多人

祖國

三大悲劇之一 (冷)

第一幕 凶賊

比利士國首都弗利克寨市內各商人丟下東西四處逃竄敵軍西班牙兵士成羣結隊四處騷擾正面臨一大道遙望高山上堆白雪旁邊有幾處火燒房屋兵器四邊散亂兵士橫臥草叢上有賭博的有酌酒的全市情形都係剛被焚掠的慘狀其時猶有二三兒女無知無識正在到處游行又遠遠地微聞鼓聲鎗聲

(幕開時)鼓聲漸近

黑約 鼓聲隆隆是甚麼緣故

這時右手裏坐着枝奇那立兩人正在相對同下將甚

枝奇 想是虜獲的人來了

黑約 可是這樣今天已來了二十次了爲何只押

着他們這邊來甲谷那邊也好教他們去的

枝奇 你說甲谷那裡麼那裡早押的人都滿了再

沒一方空地了

黑約 那麼再來時押他們在那裡的好

哈都 在那豬欄的左邊有個小小雞屋便將他們押在雞屋裡好了餘外也沒有好的地方

黑約 便立起身來

黑約 這麼也好讓我去看他來這裡可有火把

沒有

哈都有有

黑約 便向左首走出去去時

黑約 好冷好冷

支奇 向着旁邊磨劍的兵士吩咐

支奇 拿些木柴來向火

兵士 這裡沒有木柴

支奇 毀了些東西便有了

兵士知道。

兵士取斧打破了一個椅子，拿了過來。又遠遠地開着鎗聲。支奇依舊和那立同下將棋。

那立阿呀，又放槍了。

支奇槍聲正在公園

那邊。

那立糊塗虫！什麼

拿火藥來這般浪

費：殺那邪教徒

那要這樣費事：

話聲未畢，黑四正捉

了一頭肥鴨來放在

火上，炙旁的兵要去奪他，因起了一場喧鬧。

那立兒們噪甚麼。



哈都兒們醉了。

黑四取了鴨，轉向右邊向火去。支可今天是個大節，下讓着他們去鬧罷。

哈都正是今天是個

節日。

那立既然節日我們

倒都凍在這裡還

要聽着他們噪鬧

這時從旁走出一個

兵來。

兵士小兵從本營裡

差來的請黑約將

軍快回營去。

支可黑約將軍不在這裡。

三

那立又向哈都說。

那立酌些酒來。

哈都酒已完了一滴都沒有了。

哈都回頭又呼賣酒女。

哈都賣酒女快來有事問你。

賣酒女從右邊出來。

賣酒女有甚事吩咐。

哈都有事有事。

黑約再從左邊出來。

黑約這樣兒常常押了人來你們想這一點兒地。

方教我如何處置。

支奇太尉方纔本營裡差了人來教你快去。

黑約我知道了快教那守衛兵取去了槍同我前。

去。

哈都是否教他去了軍器。

黑約前面地方甚是平靜要那軍器做甚我的劍拿了來好了再拿一瓶皮酒來。

忽然看見賣酒女走來便對賣酒女說笑。

黑約唉原來你在這裡你一向可好。

賣酒女多謝甚好。

黑約又見賣酒女掛在項上的金鎖指着笑。

黑約這樣好看的鎖那個送你的。

賣酒女前邊街上的老八。

黑約老八倒也造化你幾時又看見了他。

正在兩相笑說有一個兵士上來。

一兵太尉又有二十個捕虜來了。

黑約又來了真是沒法的事。

支奇那麼只好放他們在柱旁了。

黑約甚好甚好。無論那裡都好。由你處置是了。

於是黑約太尉便去支奇便分付那來兵。

支奇現在帶來的那些東西都將他捆綁在這裡。

兵士便出去押了利貞伯爵脫立侯爵等二十人從右手進來後邊押着一個兵官那兵官向着脫立么喝。

兵官畜生你還不快走。

脫立侯爵聽他一喝登時立定了怒目疾視也向兵官么喝。

脫立你便解去了我的劍還有手杖在這裡你敢無禮便教你吃這手杖。

兵官大怒立刻拔出劍來大喝道。

兵官畜生！你說甚麼？

脫立侯爵便將手杖向那兵官拿劍手擊去喝道。

脫立混帳忘八！

兵官便用劍向脫立侯爵劈來那立支奇兩人連忙止住了。

兵官放下了劍支奇便問脫立侯爵。

支奇你做甚麼的？

脫立你是甚麼人。

支奇我是這裡的少尉。

脫立我是法國却雷斯陛下親信的朋友脫立侯爵。

爵便是你們虜了來也怎好這般無禮你們快。

找個地方我坐。

支奇於是甚是尊敬指着柱旁的椅子說道。

支奇你要坐那柱旁不是個椅子。

脫立侯爵看了一看說道。

脫立那椅子可乾淨。

又見利貞伯爵坐在旁邊草蓆上便道。

脫立有罪有罪你爲何不在這椅上坐。

利貞侯爵你坐。

脫立 無須客氣。

利貞 不是客氣。侯爵是法蘭西來的，我便是這村裡的人。地主之義應當如此。

脫立 恕我無禮，我還沒有請教貴姓大名。

利貞 我是伯爵利貞。

脫立 我是侯爵脫立；伯爵你說是這裡人，這裡究竟是甚麼地方，我却不知。

利貞 侯爵這裡原是這村上的殺牛場，現在被這西班牙兵來擾亂了，都被他們占了，去做了營舍了。

脫立 甚麼國的營舍？

利貞 都是些無賴之徒，號稱西班牙軍殺人放火，劫財奪物，無所不至，却被他強力占住了此地。脫立 現在他們虜了我們，來將要如何發放？

利貞 這甚難測，有時定須斬首，也未可知。

脫立 那樣說來，這裡現在却變了殺人場了。

利貞 正是如此。

脫立 我此次却是第一次到這裡來：

利貞 第一次到這裡來，便受了這磨折，真是一件想不到的事。

脫立 正是如此。我因在家身體不好，出來養病，不料在這裡又受了縲紲之辱。

此時左邊兵士等忽起爭端，互相拔劍，支奇哈脫等急往喝阻，舞台上僅留脫立侯爵與利貞伯爵兩人。

利貞 是非顛倒，黑白不明，如虎如狼的無賴，自稱首領，借着宗教為名，不問老幼男女，一切盡行屠殺，荷蘭國的命運宛如風前之燭，我們三百萬蒼生盡被他們荼毒了，纔算收場哩。

脫立這真是可怕的事。

利貞證據也不調查證人也不傳訊審問時只憑着一兩句問答便推了出去斬了雖有冤抑也。不得分辯。

脫立這樣說來我們現在宛如落了黑暗地獄了。利貞什麼不是：却有一事可怪這樣殘忍暴戾的首領也有一個十分仁慈的女兒他又十分愛他。

脫立原來如虎如狼的人却也有父子之愛。

利貞什麼不有而且那女兒又和他父親性情相反却是仁慈不過的現在因見他父親所爲狂暴早氣的生病了生命且在旦夕阿呀那女兒也真是可憐了年紀輕輕的跟了父親背鄉離井終日只見那槍聲砲聲殺人放火可怕可駭。

的事你想他心中如何不苦。

脫立這也是個因果這國內三百萬蒼生都斷送在他手裡他的女兒那裡還有個好結果：

利貞這裡三百萬生靈却不能安然被他斷送了。的不久便有時機來了沿海諸國人心都向着我們的還有烏脫萊全州不堪他們虐政也已陰備了武裝了只等着我們救星那傑公爵一旦起事便能四處響應堂堂正正掃除這些醜類了。

脫立原來如此伯爵倘然到那時我雖不肖也願執鞭跟着你們。

利貞唉，侯爵倘然到那時我們還在世間也算造化不盡了：

這時鼓聲隆隆自遠而來。

利貞 這便是裁判長來了。

脫立 我們的命運使在這裁判長的手內了。

利貞 正是如此。這裁判長叫做克羅，也是個殘忍。不過的惡漢。看他外面也是個體面的人。不料他心中却如禽獸一般。奸淫婦女，搶掠財物。其外甚麼也不知。

脫立 那麼他們同黨內一個好人也沒有了。

利貞 那有一個好人。

脫立 這倒好辦了。他們都是糊塗虫。我們便可將花言巧語來掩飾他們了。

這時鼓聲漸近。

利貞 呀！近了。近了。我們的終身結果便在這里。

了。侯爵。我却有一句說話要勸你……

脫立 甚麼說話……

利貞 倘然他們問你信奉甚麼宗教時，我勸侯爵却不可不實說。

脫立 是了。是了。倘然我也將這句話來勸伯爵。伯爵却怎地。

利貞 我自然也實說。

脫立 那麼好了。我們既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自然應當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心中信教的自由。有誰能奪。

利貞 立刻伸出手來和脫立握手。

利貞 感謝。感謝……侯爵這樣存心，定有神靈呵護的。

脫立 不但我一個人，便是伯爵也當如此。

說罷，便向右首退下幾步。這時克羅裁判長、歐利書記、突吉參事以及其他役人、兵士等都陸續從左首進來。

克羅，猛喝一聲。

克羅 這裡這般寒冷，什麼不生火來。

兵士 火來了。火來了。

歐利 你們做甚麼的？什麼燈都不點。一盞黑暗裡。

那能叫人做事。

克羅，又喝。

克羅 點燈。點燈。

兵士忙從外邊進來答應。

兵士 點燈。點燈。

突吉，又喝。

突吉 快快什麼還不生火：我們都從甲谷那邊

凍了來的。

於是行近火旁，各占了坐位，書記及僧侶等將記錄簿放在

桌上，兵士等忙在四處往來焚火。

克羅將兩腳伸在火上，取了一回熱氣，問道。

克羅 黑約太尉在那裡。

突吉 方纔爲着解除市民的武裝，到了市上去了。

克羅 原來如此，那麼加能在這裡不在。

利貞伯爵在旁聽着加能名字，便如驚如喜，十分留意。

突吉 加能也不在這裡。

歐利此時也將兩腳伸在火上，取暖一邊說道。

歐利 那加能究竟是個甚麼樣人。

克羅 那是哥倫勃戰時愛奴公爵的旗手，却是個

可疑漢。

突吉 那也是個加爾維尼教徒。

克羅 不是他是個舊教徒，他原是市民團的首領。

現在他又受了解除武裝的命令，須在二十四

點鐘內實行的，如何又儘着他們不去管了：

突吉 這真是個詫怪的人。着實可疑的。

歐利 不如現在再差了個人去命令他。約他明早七點鐘以前。須將武器都解除。拿了來。一件都不准留下。倘然不遵我們的命令。便好立刻治他的罪了。

克羅 這麼也好。我們便慢慢兒處置他罷。

利貞伯爵聽至此處。便安了心。

利貞 阿呀。這是天祐了。

脫立低聲說道。

脫立 須俟明日早上。

利貞 明日早上便……

脫立 是否說你的事。你如何這樣擔心。

利貞 不是說我的事。他與我。却如兄弟一般……

又好似我自己的兒子是的。

這時克羅又在那裏么喝。

克羅 支奇快預備裁判的事……

於是克羅、歐利、突吉等一同就席。

克羅 這裡共有多少捕虜。

支奇 共有一百五十個。

克羅 那麼快來裁判罷。

又向突吉說。

克羅 快將文書整理出來。

突吉 整理好了。

克羅 裁判時須要敏捷。休再荒荒張張的。

兵士們也一同就位。此時舞台上更增黑暗。僅有篝火及燈。

燭光隨後便拖進一個可憐的黑衣人來。

歐利檢查文藉。

歐利 你是甚麼人。

支奇 姓甚名誰

黑人 我姓沙名因

克羅 做甚麼職業的

沙因 新教的牧師

兵士們囁囁而語

突吉 原來如此：這

也不用再審了

克羅 正是

因向支奇說道

克羅 你押他往那裡

去罷

兵士一同譁然

兵士一同死刑死刑

支奇 是否用槍將他彈死



克羅 不是將他用繩絞死

支奇 沒有繩將怎地

突吉 那麼將槍彈死

他好

歐利此間一面檢點

文籍一面又說

歐利 妄費無益的火

藥如何可得我看

不如將他火炙罷

那生火的薪正多

着哩

克羅 正是正是便是這般行刑罷

支奇 曉得

兵士便拉沙因下去

支。司。那。第。二。的。東。

一。兵。又。領。一。老。人。來。

克。羅。你。是。甚。麼。東。西。

突。吉。你。是。否。便。叫。赫。歇。的。

赫。歇。使。哀。求。

赫。歇。快。些。救。了。我。罷。我。是。個。可。憐。的。老。人。我。家。中。還。有。多。少。兒。孫。都。靠。着。我。活。命。的。快。放。了。我。罷。

克。羅。因。問。突。吉。

克。羅。他。的。罪。狀。什。樣。說。

突。吉。他。是。個。納。稅。作。弊。的。惡。漢。

赫。歇。沒。有。作。弊。沒。有。作。弊。快。饒。赦。了。我。罷。

克。羅。指。着。告。示。對。赫。歇。說。道。

克。羅。你。沒。有。看。見。過。麼。：。那。第。九。條。上。

赫。歇。饒。赦。了。我。罷。：

兵。士。早。又。將。赫。歇。拖。了。下。去。同。時。

孩。子。來。

克。羅。孝。兒。

突。吉。是。個。小。孩。子。

歐。利。這。是。敵。人。的。間。諜。

孝。兒。涕。泣。

孝。兒。我。是。個。小。孩。子。不。知。甚。麼。的。請。饒。赦。了。我。罷。

克。羅。胡。說。你。這。小。孩。子。已。竟。這。樣。了。大。了。起。來。更。

是。了。不。得。快。拿。他。下。去。

孝。兒。跪。着。又。哭。又。叫。

孝。兒。請。饒。了。我。罷。饒。了。我。罷。

克。羅。快。拿。他。下。去。快。拿。他。下。去。倘。若。饒。了。你。時。誰。

也。好。饒。了。

兵。士。上。來。拿。孝。兒。孝。兒。振。脫。兵。士。的。手。又。哭。又。叫。

孝兒不要不要快饒赦了我：阿母快來救我；

兵士不聽他拉着孝兒下去。

這番情形脫立侯爵見了便和利貞伯爵相語。

脫立什麼竟有這樣的事使我毛骨悚然。

利貞真是可憐他家裡的阿母真個還不知這事。

等他回家哩。

脫立正是伯爵我想伯爵家中也有夫人：

利貞不錯不錯正是這樣。

脫立我勸伯爵更須忍耐着。

正在說時歐利又在那邊吩咐。

歐利再拿以後的犯人上來快！快！天氣冷得。

狠哩誰耐煩只顧等着。

於是兵士又押守鐘樓人然那上來兵士等一見失笑。

利貞呀那守鐘樓人如何也在這裏。

克羅快過來。

然那上前兵士又大笑歐利取了案卷讀着。

歐利這案卷上說你侮辱兵士。

克羅你的名字是否叫做然那。

然那正是我叫然那但是旁的人都叫我磻老兒。

我甚討厭。

兵士聽這說話又哄然失笑突吉亦微笑。

突吉這老兒的面甚好看。

克羅好看的面有甚用處你做甚麼賣買的。

然那我現在甚麼賣買也不做阿末公爵來時市。

內的鐘是我撞的我便做撞鐘的賣買。

克羅如此說來你是個守鐘樓人你可住在這鐘。

樓上。

然那撞鐘的賣買現在却也不做了現在我自己。

租了房屋和妻子等一同住着。

克羅那麼你家裡有個喇叭手莫斯住着可有這事。

莫斯上來對着問官

行一軍禮

然那吓那個東西什麼

麼沒有這事

歐利既有這事我聽

說守鐘樓人然那

用強力吞盡喇叭

手莫斯的酒外邊

都這樣說

然那什麼：我吞那東西的酒：我的酒被他強

搶去吞盡我不說他：



兵士等又大失笑

然那他反吹起喇叭來呼了人來嚇我我正要跑向鐘樓去撞着鐘抵制他：

歐利你撞那鐘便是

不好的報告

然那什麼不好

歐利你做的事全是

不好

然那什麼全是不好

歐利你撞的鐘甚是

奇怪的

然那什麼奇怪

歐利你的鐘呼着敵人的名字

然那什麼呼着敵人的名字

歐利 你的鐘聲只顧呼着法朗門。法朗門。豈不是敵人的名字。

然那 你說甚麼……

突吉 不許多說！我問你這市內歸你管轄共有幾口。

然那 共有三口。

突吉 叫你撞鐘的撞木都取去。你可知道。

然那 我還有工夫取去。

克羅 你取去了撞鐘的撞木再要叫你命令你的鐘。自後撞時將那弗朗門的聲音改做西班牙。

然那 這個不能那鐘的東西甚是頑固的。

歐利 休得胡說這又不是和你說笑。

歐利說後又低低問那克羅

歐利 這厮可要殺了他。

克羅 然那聽着我今限你四十八點鐘內將你所管鐘所有聲音顏色都要歸化我們西班牙。

然那徐徐起去歐利又喝道

歐利 還有一句話問你：今天是個大節下如何游人不多。

然那 這是……

歐利 你爲什麼今日也不快活你快出去同了些人游樂罷你看什麼路上一個醉漢也沒有往來的人也不鬧熱。

然那 醉漢！

用手指著莫斯又說道

然那 那吹喇叭的便是一人什麼你說沒有

所有的人一同又復失笑

克羅 既是這樣莫斯你快同了這老兒塗了面携

着他手便在這市內走了一遭所有應用的費用便向這老兒索取

然那連忙取了莫斯的手說道

然那可得可得只求

你不再吹那喇叭

嚇人我什麼都可

得了

兵士等都喝采道好

克羅可笑可笑有趣

有趣

然那和莫斯相擁而

去兵士又大笑

利貞在旁獨歎

利貞這老兒倒是巧打趨避的



克羅又在吆喝

克羅還有甚麼東西要審問的

支可還有一個婦人

兵士便拿一個婦人

上來甚是喧擾

克羅叫甚麼名字

突吉他叫阿羅

一面便翻出案卷來

又說道

突吉這真是狠婦人

將我們兵士被殺

死了

兵士即又嘩嚷克羅便問那婦人

克羅你是否殺害了我們的兵士

阿羅 正是一共殺死了十個。

兵士又復大嘩口中叫道：

兵士 死刑死刑快殺快殺。

克羅 靜地：不要喧嘩。

阿羅 你們都看好似一羣狗這般吠人。

克羅 你爲什麼殺害他們。

阿羅 爲什麼！你爲什麼要問我：我便告訴你罷。我是個鄉下人自從你們的兵隊來後便如遇了盜賊一般見了東西就拿見了東西就喝就吃喝的醉了吃的飽了又將我一家的人來開玩笑無故將我的丈夫殺了又無故將我的嬰兒殺了又無故將我十七歲清淨無垢的少女來姦汙了姦汙之後又將他殺死了我去說時又將我來打將我來縛將我來要處死天呀。

我想世上那裡真個有天。便有天也斷然沒有天理的。

兵士 你說什麼！

阿羅 回頭向那兵士恨恨說道：

阿羅 天是這世界上沒有的天理是這世界上的人不識的這世界上都是些禽獸畜類說不到甚麼情義我因不信天不服天理我想要復我丈夫兒女一家的仇除非靠我自己因便趁那兵士醉倒時將我房屋來鎖住了又在房外堆了薪柴放起火來將房屋燒盡房屋兵士沒一個逃出我纔稱了我心頭之願：

兵士等又一同喧嘩起來叫道：

兵士 惡婦惡婦快殺快殺快也火炙了他。

克羅便問歐利突吉二人。

克羅 他們要這婦人麼。

歐利 正是。

克羅 便向兵士道。

克羅 你們要處置這婦人。你們拿了。他去罷。

於是兵士一同上來。歡然拉那婦人。這時適聞遠遠寺鐘之聲。

歐利 快大家禱告。

兵士一同又跑下禱告。未幾鐘聲已寂。

利貞伯爵傲然起立問脫立侯爵道。

利貞 侯爵。你取去帽子不取。

脫立伯爵。你意如何。取去也不取。

利貞 我不取去。

脫立 我也和伯爵同意。

鐘聲已絕。兵士等強拉阿羅下去。

兵士 放你個水仙人。你再這樣。

阿羅 畜生獸類。休得逞強。

兵士等不理他。硬拉着他下去了。利貞伯爵看了。不覺忿然。

克羅 快要夜深了。

忽然看見利貞伯爵等便問道。

克羅 那邊是甚麼人。

支奇 那是方纔接了偵探的報告。拿了來的。

克羅 甚麼名姓。

利貞 便傲然而入說道。

利貞 我是伯爵利貞。

歐利 急忙從旁接說。

歐利 甚麼？你是利貞伯爵。

又向克羅說道。

歐利 利貞伯爵。應當特別注意的。方纔已有偵探。

來報告過。

又向利貞伯爵說道。

歐利伯爵在太后垂簾時是否曾做過這地的總督。

利貞確是做過我也嘗參謀過太后的朝政。

突吉那時的時局和現在大不相同了你可知道。

歐利伯爵有名的勒倫布大會你可曾在座。

利貞什麼不在座。

歐利你可贊成。

利貞我不贊成我是反對的他們這樣兒戲的行。

動我曾向那傑公處說明那傑公也甚以我意。

爲然。

歐利那麼那傑公是伯爵的好友了。

利貞那是我總角之交也是我生平信服的一人。

他說的話我沒有不聽的。

歐利既是這樣現在有人告你是那傑公的黨徒說你反背你快明白的回答這是於你有益

的。

利貞要我回答甚麼說話。

歐利最緊要的是你這四日內不會回家又不看

見你的蹤跡不知你在甚麼所在大概是和亂

黨私會去了

利貞誰說這話的

歐利又向着一個間傑說道

歐利是他說的

又問那間傑道

歐利你知道的快說上來

間傑伯爵自從上禮拜六午時出門後直到今日

禮拜二近晚時纔回來的。

利貞 這是我家的惡奴偷了我家的東西被我將他趕了他纔來做這間諜有心誣告我的。

間諜 那是：

話未說完古羅早將他喝住。

克羅 休得多言你已沒有事了快出去。

間諜便走了下去克羅又問利貞。

克羅 但是除了這個間諜之外還有一個證據裁判所的用人到你家裡時：便是昨日午後：

你不在家。

利貞 正是因爲我不知這裡叫人去恰好這個時候我出去了。

克羅 也說得有理只是當時問你夫人你夫人却又明說是你出門去了。

利貞 其實不過這個時候出門。

克羅 那麼夜間你都在家裡住了。

利貞 正是。

克羅 有何證據。

利貞 要證據也容易。

克羅 你家中可有我們一個兵官住着。

利貞 有的便是約黑太尉。

克羅 便去請約黑太尉來。

於是便有兩個兵士跑了去請克羅又對利貞說道。

克羅 伯爵且請暫時休息倘然約黑太尉來說你夜間在家那就不用審問了倘說不在家自後。

再審下去。

利貞 這都隨着你們的意思。

利貞伯爵使回原處脫立候爵接着執了他的手說道。

脫立 恭喜。恭喜。

利貞 輕聲答道。

利貞 絕望了。

脫立 也輕聲問道。

脫立 爲何絕望。難道你這幾日真的不在家。

利貞 一共四日：這是真的。等那約黑太尉一來。

我便沒有命了。

脫立 這却如何是好。

利貞 倘然我有不測時。我却有幾句話相託。

脫立 有甚麼話。

利貞 侯爵倘然脫了。此難到明日一早便請到我。

家內將今夜的事向我夫人說明。

脫立 我都知道。

利貞 侯爵你須切記我託你的事萬萬不可忘了。

我自思我是五十以外的人。便是死了。也不可。惜了。只是我那夫人今年纔二十歲。可憐兒。却。舍不得他。

脫立 伯爵請放心。倘然果如伯爵所言。我決不至。違背伯爵的意思。

利貞 雖然如此。望你一早便去。不要遲延了。

脫立 我都知道。

這時支可看見約黑太尉進來。便大聲叫道。

支可 約黑太尉來了。

克羅 約黑太尉請來太尉。現在不是住在利貞伯。

爵的家內麼。

約黑 不錯。我是住在他家。

羅克 從甚麼時候住起的。

黑約 從上禮拜的禮拜日。

歐利這便好了。太尉這四日中主人利貞伯爵可
在家內。

約黑想了一想沉吟道。

約黑這四日中：

突吉正是太尉。可是昨日正午時曾經遇見了利

貞伯爵麼。

約黑昨日正午？我却沒有遇見他。

兵士又復驚驚克羅歐利突吉諸人也各相向而視。

約黑昨晚我却遇見他的。

克羅支奇突吉等又復相視。

克羅太尉昨晚遇見了利貞伯爵麼。

利貞伯爵愕然。

約黑正是。

歐利約黑太尉請你再細細想一想看在那邊坐。

的利貞伯爵昨晚太尉真個遇見過了。他麼。

約黑確是遇見過了。他不但遇見而且還和他交
過刃來。

兵士等一同愕然。

利貞伯爵也是呆着自己沉吟道。

利貞他和我交過刃？

克羅那麼約黑太尉你和利貞伯爵交刃却爲甚
來。

約黑昨夜我在別處喝醉了酒回到伯爵家時已
夜深家中燈已盡息我便按劍上樓走過伯爵
房前伯爵正和夫人出來伯爵在前夫人携了
燈在後我一時醉中忘了喝問他是誰伯爵怒
道你是誰我在自己家中難道還要報名於你
我也怒了拿了手中劍便刺伯爵手快將我的

劍奪去了。丟入地下。喝我一聲醉漢。我這時也自己醉了。便不分辯。走入房中睡了。

歐利使回頭過來問利貞伯爵道。

歐利伯爵這太尉說的可是這樣。

脫立茫然忙取利貞的袖。

脫立伯爵你快說罷！

利貞忽如夢醒。

利貞我都聽見了。

克羅那麼約黑太尉說的都是真的麼。

利貞裝着安靜的樣子答道。

利貞都是真的。

歐利那麼約黑太尉是得罪過伯爵的人。

利貞顏色蒼白答道。

利貞你們想那個時刻除了我外還有那個入出。

我的房內約黑太尉你還有甚麼疑心麼。

約黑我却沒有疑心。

利貞依着太尉的說話我昨晚却是在家不會出

外。

突吉既這樣我們自然也相信你的。

克羅歐利君你的意想什麼：

歐利再看罷：現在總須釋放他的。

突吉今夜便好停審了。

克羅好辛苦好辛苦。

兵士又復喧擾克羅又對利貞說道。

克羅伯爵你可自由的出去罷沒有事了。

兵士等各自歸隊預備回去脫立侯爵又輕聲對利貞說。

脫立伯爵恭喜恭喜。

利貞伯爵却仍茫然不答一語克羅忽又看見了脫立。

克羅 那個是甚麼人。

脫立輕輕地答了一句。

脫立 却不是你們可怕的人。

克羅 你說甚麼。

脫立 我不說甚麼快請你審問我好了。

克羅 究竟你是個甚麼人。

脫立 我不是甚麼人我是侯爵脫立。

歐利 你便是脫立侯爵麼。

克羅、歐利、突吉於是一同脫帽。

克羅 侯爵不是角門奇那裡被拿的麼。

脫立 正是。

歐利 到了這裡侯爵的意思怎樣。

脫立 隨着你們的便。

克羅 我想決不以銃殺的刑處治侯爵。

脫立聽了大笑不止。

脫立 便是銃殺也何妨：

克羅 侯爵請勿見罪。

脫立 你們不必心憂你們如要我身價也甚易事。

我先給你們一萬圓你們如不願這買賣一鎊。

將我銃死了也好。

突吉 侯爵真的這樣。

脫立 什麼不真。

突吉 侯爵：

脫立 我也知道你們的心事了你們現在一錢也。

都沒有了。

突吉 ……

脫立 什麼不說兵士們來月的餉銀都沒有了不。

是這樣麼。

克羅侯爵：那樣的事不必說了。

脫立也好也好你們這邊不要我我好親往阿末公爵那裏去說的。

克羅那麼你和我們一同去見阿末公爵罷。

脫立也好。

克羅便是你不要我們同去我們也須同去的。

脫立甚好甚好你們便同我去。

克羅悉隨侯爵尊意。

脫立侯爵傲然自若說道。

脫立我在法蘭西時位居國王之次身任裁判長之職如今到了這裏也須還了我的。

克羅這個到了那裏再說罷。

脫立那麼去罷。

兵士等又都擁了過來擋着去路。

脫立教他們站過一邊我不願擁着多少人在一

處的。

又走至利貞伯爵旁邊。

脫立伯爵再會罷隔兩日我再來看你。

又向克羅歐利突吉道。

脫立我們同走罷。

於是脫立昂着頭在前先行兵士等敲着鼓擊着火把徐徐向裏邊走去此時舞台上頓時黑暗僅剩哨兵和利貞伯爵約黑太尉利貞伯爵跟在約黑太尉後問太尉道。

利貞太尉我有一句話要請教。

約黑有甚說話。

利貞方纔我在危急時幸蒙太尉包荒救了我的性命這是甚麼緣由。

約黑什麼包荒我照着我真的事說了的沒有一。

句假話。難道你自己都不知道麼。

利貞 我不知道。

約黑 大驚。

利貞 太尉請恕我因方纔突然被他們拿住了。頭腦甚是紛亂。宛如酒醉了一般。太尉你昨夜醉時也是如此。我也記起來了。當時天色昏黑。正在半夜一點多鐘。

約黑 正是。

利貞 我如今都記起來了。當時的情形真是如此。約黑 我雖當時朦朧着不能十分清楚。大旨却不錯的。

利貞 當時我同的是否。我的夫人太尉可看的明白。

約黑 那是我看的。千真萬真。確是尊夫人無疑。而

且你出房時。還回頭對你夫人說了的。你快回房去。小心點兒。

利貞 不錯。不錯。

約黑 你想什麼。

利貞 自後我便將房門關好了。

約黑 不錯。不錯。你如今想起來了。不是。

利貞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多謝。多謝。

約黑 忽又想着。一事問道。

約黑 你的手如何了。

利貞 我的手……

約黑 你當時奪我的劍。是否將你的手割破了。

利貞 你什麼知道的。

約黑 當時你叫了一聲。阿呀。自後我取劍時。看見

劍上却有血迹。因此知道的。

利貞 正是我割破了手。如今還好：

約黑 是那一個手。

利貞 使用右手。指着手袋裏的左手。說道。

利貞 便是那個：

約黑 一時倒也不能便好。總須二三日後。

利貞 總須如此。

約黑 方纔我倒忘了。不然教裁判長看時。倒是一。

個絕大的證據。

利貞 正是我也忘了。

又一人沉吟道。

利貞 真是個絕大的證據。

約黑 你說甚麼。

此時裏面吹着休息的喇叭。

利貞 太尉告別了。自後再慢慢的談罷。

約黑 正是這便是休息的喇叭。吹了這喇叭後。城

門便要關了。

裏面便聽得有開城門的聲音。

約黑 關門的時刻到了。快回去罷。關了城門。還在

街上閒走。又要被人生疑了。伯爵請便。深願你

一路到家。別無意外。

約黑說完了話。便向裏邊走去。利貞伯爵一人獨自。叉着手。

低着頭。痛苦不堪道。

利貞 意外。意外。這真是意外了。好不令人心苦。

說罷。長歎一聲。徐徐地也向裏邊走去。同時裏面喇叭聲又

起。

(第一幕完)

第二幕 卷上 夫人之懺悔

(幕式)在利貞伯爵邸內。弗郎門式大厦裝飾盡善盡美。

大理火爐架上掛一羅馬時代爭戰畫架上陳列許多珍奇。

器具左手一方設有鋪着赤色天鵝絨毛單的樓梯正面有一大門帘內是個大餐間銀燭皇皇明如白晝桌上器具盡是銀器中間又設着珍菓花籠等物右手有一大窗可望

街市月光從玻璃內透入現一種淒涼景象。

甘媽夫人禱告去還

沒回來麼

阿佳我想便好回來了。

此時右手門開有兒童兩人引着伯爵夫

人甘姑回來脫外套置聖書桌上暫時沉默

甘姑加能先生還沒有來麼



阿佳還沒有來

甘媽夫人晚餐如何要用麼

甘姑現在甚麼時候了

甘媽現在剛打八點鐘

鐘

甘姑已經八點鐘了

：

又暫時沉默

甘姑再慢些何妨你

等在那裡待我

時再來

甘媽阿佳便要出房

去出去時恰巧加能進來

阿佳加能先生來了

甘姑 請他進來罷。

此時加能進房，悄然對着夫人行一默禮，便走近夫人旁，低聲向夫人說道：

加能 請你遣去了用人。

甘姑 你有甚麼事，面上這般着急。

加能 請你快遣去了用人，我有說話對你說。

甘姑 現在這時還怕甚麼，你要說便說。

加能 雖是如此……

甘姑點頭向着甘媽阿佳道：

甘姑 你們快去預備晚餐來。

甘姑阿佳兩人便去正面的門帘放下，甘媽等便整理食桌，這邊便挨近加能身旁說道：

甘姑 你有麼事，你的手如何包了起來，讓我看。

加能 那是沒甚要緊的事。

甘姑 什麼的，讓我看。

加能便將包着手給他看。

加能 什麼傷了的，你猜猜看。

甘姑 被那兵隊中人刺傷的……

加能 不是被那一個醉漢傷的……為甚緣故，你可

記起來麼。

甘姑沉吟未答，加能又道：

加能 却是這個傷痕，甚是個毛病。

甘姑 漏了甚麼消息了。

加能默然，既而又問道：

加能 已經歸來了，不是。

甘姑 沒有回來。

加能 歸來了，我在山外已經遠遠地看見過他了。

甘姑 但是家中却還沒有回來。

加能 立刻要回來了。也未可知。我聽人說在市上也曾有人遇見過他了。

甘姑 顏色登時改變。

甘姑 他如回來了。如何是好呢。

加能 淒然看着甘姑。

加能 難道你望他一輩子不回來？

甘姑 你心中什麼？

加能 我也不知什麼纔好。

甘姑 他歸來。我是不願意的。上天！如何還使他歸來呢。

歸來呢。

加能 唉。上天！

甘姑 正是上天如何還要使他回來。他是個破教的大罪人。

加能 他嗎？

甘姑 如何不是他。他每夜每夜到了人靜時。私往羅朋口外。和那新教徒聚會的。

加能 你說是他！

甘姑 如何不是他。我再告訴你。你怕還不知道哩。我和你都是舊教信徒。斷沒有去救那破宗背教的罪人。自從這三個月。每兩日必出門一次。出門往那裡去。甚是奇怪的。有一日。我却暗地跟着他。

加能 似有心憂之色。

加能 你跟他去了。

甘姑 我跟他去了。我纔知道他去的是和別的破壞宗教的罪人。做那逆天背君可怕的大叛逆勾當。

加能 聽得甘姑的聲音。愈說愈高了。忙禁制道。

加能 快輕聲些。被人聽見了不好。

甘姑 什麼不好。無論甚麼人聽見都不要緊的。

加能 關係人家的性命：不但如此而且還怕害了旁的人。

甘姑 甚麼旁的人。難道你也和他同道麼。

加能 忿然。

加能 夫人你如何說出這話來的。

甘姑 若不是你真個旁的人。我也不管他們了。

我現在心中的主人只有你一個。我和我的戀愛却是萬劫不變的。

加能 夫人何出此言。

甘姑 如能先生你還不知我心中的苦。我這一時。

宛如陷身在地獄裡的一般。

加能 但是：

說了兩字又停着不說了。

甘姑 但是什麼。你快說來。我聽。

加能 將脚攔在椅上。兩手遮着額。依舊不說。

甘姑 但是永遠這地。我們兩人也不是個終局。我們兩人須什麼着纔好呢。

加能 我回想了我們以前的事。都是虛做的。

甘姑 什麼虛做的。你說我說的話。做的行爲。那是怕人曉得。不得不然的事！

加能 我也這般想。我們自後更要留心了。

甘姑 但是他如回來。我心中總是不快。你切勿忘了。我的我身體。雖在他那裡。心却向着你的。

加能 甘姑！

甘姑 無論他回來不回來。我心中只有你一人。你却不要心憂。

加能 請你不要說了。這裡有人。

甘姑 你去關了房門……

加能 什麼要關房門

甘姑 你還假作不知

加能 我却不做這事

甘姑 怯兒。你不做我替你來關了。

遂關了門。高聲道

甘姑 爐火息了。加能你真個冷了麼

加能 便行至火爐旁

加能 正是我覺的甚冷

甘姑 又高聲道

甘姑 裡面的窗不是仍舊開着麼。誰將那窗來關了。

於是甘媽聽得便在窗外將窗來關上

甘姑 加能你現在好放心了。你究竟要什麼樣說。你可說罷。再也沒有人聽見了。我想我們永久這地終不是個了局。你想什麼

加能 我也這麼想。但是我想的和你想的却不同。我想的是我們永久這地總不是個了局。是因我們這般裝着假臉說着假話做着假事。一輩子如賊如鼠。一般真是抱愧。我想不如就此算了。罷。再不做這負心的事了。你想的。我知決不如此。

甘姑 面上甚有憂色

甘姑 那麼現的境遇你甚是不快了

加能 甚是不快

甘姑 那是爲甚緣故……

加能 第一爲著我自己的名譽。第二對於別人的

情。義。我。清。夜。自。思。我。的。良。心。甚。是。不。安。我。向。來。自。信。我。確。是。個。善。人。我。到。處。盡。着。我。應。盡。的。義。務。非。分。之。事。一。毫。也。沒。有。只。有。這。一。件。夫。人。你。休。見。怪。：。只。有。這。夫。人。的。憐。愛。我。却。心。中。痛。苦。心。中。煩。悶。再。也。不。能。安。心。的。

甘姑 加能：

加能 甘姑：請你再細細一想我來這裡和夫人密會是世上最忘恩最負義的一件事了我那無二的密友最好的主人仁厚慈悲待我好如自己的兒子一般我對他反如抱了甚麼深仇宿恨處處欺他處處騙他他雖不知叫我心中如何好過夫人你却看他早一刻遠他好一刻我却不然我心中却是愛慕伯爵的現在我奪了他心愛的夫人：

甘姑又愕然

甘姑 那麼你真個斷絕了我麼

加能 甚是失望的態度

加能 ……

甘姑 真的你不要斷絕了我請你將你的真心好好說給我聽你可是忘了我的愛麼

加能 倘然能數忘了能個斷絕了：

甘姑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加能 這個罪孽深重的戀愛要我心中一時拔去我那裡能數便是夫人我想也是這樣我現在只求夫人我所有得罪夫人之處我便跪在夫人面前求夫人恕了還求夫人依着心中能數疎遠的情形疎遠了我我二人心中的戀愛却依然如舊夫人你看好麼

甘姑 加能你是個男子漢如何這般胆怯連我婦女們也不如你要教我疎遠你有甚不可你不。是要我就此和你相別了麼。

加能 甘姑：

甘姑 再沒別的話了你去罷。

加能使立了起來。

加能 你教我回去了你要和我就此相別除非我死後。

甘姑使也立了起來拖住加能的手。

甘姑 你的。心。我。知。道。了。既。然。這。樣。你。爲。何。不。將。我。從。伯。爵。的。手。奪。了。來。我。們。同。往。：

加能 你要和我同逃麼。

甘姑 偷然你要往那裡走我必和你同你想想便是今夜：便是現在罷。

加能 這：這也不好。

甘姑 這又爲甚。

加能 今夜城門早已關了。

此時裏面的門有開門聲響。

甘姑 真的嗎那麼只好明日。

加能 夫人慢說你聽有甚麼人來了。

此時使女阿佳便走進房來。

阿佳 夫人守鐘樓的然那來報信了。

加能 報甚麼信。

甘姑 且叫他進來。

然那便走了進來和甘姑行禮畢急說道。

然那 夫人公爵還沒回來麼。

甘姑 還沒回來：

然那 不好了那是沒有命了方纔我。看見他被拿。

了。去的。

加能 被他們拿去了。

然那 正是。

加能 那麼我要去了。

甘姑 你去做甚。

加能 我要去救他這

的。是一刻也不能緩

的。

甘姑 真的你要去：

加能 我如何不去救

他：然那你快替

我預備了燈光。

然那便和阿佳立刻出了房。

甘姑 這樣危險的場所你要去麼：



加能 不去那危險的場那能救他出來。

甘姑連忙立起身來遮住了加能。

甘姑 你爲了這伯爵？：唉，我也不和你再說甚。

麼話了。你的意思

既然和我不同我

只不許你出這房

門一步。

加能 倘然萬一有了

不測到那時

甘姑 到甚麼時？

加能面上現了恐怖

之色倒退了兩三步

加能 夫人你如何這般說法我只盡了我朋友的

義務便是天人也當：

甘姑 我。知。道。了。那。麼。你。去。救。他。罷。那。麼。你。去。救。他。罷。這。真。是。千。古。美。談。的。事。

說時十分帶着譏諷的樣子

加能 千。古。美。談。的。事？我。也。不。願。有。這。美。談。夫。人。你。不。是。個。貴。婦。麼。你。不。是。個。女。子。麼。如。何。這。般。可。怕。的。你。難。道。是。我。的。惡。魔。

加能的話尚未說完甘姑早拿了加能手說道

甘姑 我。是。個。惡。魔。你。再。也。休。來。理。我。了。

說時含着一种淒涼的微笑正在此時忽然那欣然而入

兩人連忙放了手分開利貞伯爵也走將回來加能便上了

前和利貞伯爵握手

加能 伯。爵。被。那。東。西。拿。了。去。回。來。了。

利貞 你。已。知。道。我。被。他。們。拿。去。的。事。麼。

甘姑 方。纔。然。那。來。說。我。們。纔。知。道。的。我。們。正。在。這。

裡替你看急

伯爵取了甘姑兩手向他額上接吻不勝感激的樣子自後

又熟視甘姑的面說道

利貞 你。心。中。什。樣。怕。麼。

甘姑 方。纔。聽。了。然。那。的。報。告。現。在。便。見。你。回。來。了。

...

夫人這時便坐上椅子

利貞 你。再。休。害。怕。了。我。回。了。家。來。心。中。也。已。安。逸。

了。如。何。你。這。面。上。還。是。這。般。不。好。看。

夫人帶笑答道

甘姑 我。沒。有。甚。麼。不。好。看。

伯爵解了身上佩劍獨自沉思甘姑和加能兩人面面相覷

加能覺得自己做的事可耻甚是羞愧甘姑便立起身來

甘姑 現。在。已。是。吃。飯。的。時。候。了。我。們。慢。慢。地。到。食。

堂裡去罷。

利貞 我還要和加能君說幾句話哩。你一個人先往食堂裡去罷。

甘姑 那麼我先去了。你們隨後便來。

說罷轉身出房去了。伯爵偷眼看他出去。

利貞 然那。你將房門來關上了。

然那 遵命。

伯爵便向加能說道。

利貞 我這次出門的結果。你都知道了麼。

加能 一五一十都知道了。

利貞 那傑公爵因為我們的幫助領了精兵乘暗

夜中從柴哥而進潛伏在茄蒲森林內。

加能 那麼便在今夜中好到了。

利貞 便在今夜。

加能 那麼我們命運如何便在今夜了。

利貞 加能。

加能 到了這時我們都須放出那熱烈的友情和

那一往無前的勇氣。

利貞 現在正是我們成就希望的時候了。我們算

就的計畫斷然不會差誤的。你在今晚十點時

前往羅拔門口和你相會。你道如何。

加能 我今晚的事甚多。先要準備了。我部下的人

還要留心外面的一切事。

利貞 那麼十一點鐘時。我和你在市役所相會罷。

加能 十一點鐘時在那然那家的門旁。

利貞 伯爵便高呼道。

利貞 然那。

於是然那又走進房來。

然那有甚吩咐：

利貞你從獨樂那裡受了命令沒有。

然那我已知道了。

利貞住在你家。中的敵兵是甚麼樣人。

然那是個喇叭手。現在睡在我家天井旁雪堆裡。

利貞是否他醉了。

然那不是醉是死了。

利貞這麼便好了。你快去罷。你須守着秘密。便是。

你自己的妻子也不可告訴他。

然那便去。加能也走將出去。利貞伯爵見了。便問加能道。

利貞你也要回去了。不是。

加能我要回去了。

利貞你也快去罷。像你這般智勇雙全的人。今夜。

却是緊要的人物。

加能忽然戰慄。

加能今夜：

利貞今夜再和你相見。

加能悄然無力看了伯爵。一看出房去了。利貞伯爵一人獨

自拱着手自言自語道。

利貞我為國家盡了義務。還沒料理我自己的事。

真是可稱先公後私了。

說時甘姑又走進房來。一見伯爵便問道。

甘姑加能先生已回去了麼。

利貞適纔回去了。

甘姑原來回去了。

利貞家中用人。都去睡了。沒有。

甘姑都去睡了。

利貞你來和我對面坐着。和你慢慢地說幾句話。

甘姑要和我說甚麼來伯爵我看你心中有甚煩惱：

伯爵向甘姑面上熟視了半晌問道：

利貞甘姑我自出門後家中可有甚麼事情：昨夜裡你房裡出來的那個男人是誰。

甘姑驚問：

甘姑我房裡出來的。

利貞是你房裡出來的。

甘姑那有此事那是你弄錯了。

利貞不會錯的：你的名譽和我的名譽都被那

男人破壞了那男人究竟是誰。

甘姑我不知道。

利貞你說不知道我便調查了。

甘姑或者是那家中使用的人。

利貞家中使用的人都是些女子那有男子聲音說你「夫人你回房去罷」那夫人的稱呼可是什麼來的。

甘姑我想這定是聽錯了的。

利貞確實聽見決不會錯的。

甘姑這事斷然沒有我想是那西班牙武官的

胡說你休聽他。

利貞你那裡知道是西班牙武官說的原來你已

自己供認了。

甘姑那裡：

利貞忽然大聲責問。

利貞你既承認了你休再躲避我問你你有了情

夫麼。

甘姑：

利貞 你既有情。夫何妨直說。

甘姑 裝着決然的樣子。

甘姑 正是。

利貞 真的麼。

甘姑 什麼不真。倘然不真。我早不說了。

利貞 不真的。婦人。你再聽着。你休含羞。你休胆怯。

你那有了情夫的事。再快快說來。

甘姑 伯爵。我今日當了你面。懺悔。我決不再有一

句話。隱瞞。你我瞞着。你做事。是我的罪孽。

利貞 自然是你的大罪孽。

甘姑 現在我聽憑着。你怎樣處置。罷。我都明白說

給你聽。我：我：我也情願死了。除了死以外。

再也沒有免我。心中苦楚的方法了。我請你將

我殺了罷。我和你兩人的愛情。早已一點沒有。

了。不但。不愛。而且。還有怨。

利貞 你還怨我。

甘姑 正是。我却怨你。

利貞 忘恩的女子。你當時是個沒處餬口的孤兒。

我因可憐。你纔收留了。你如今將我的財產地

位。都和你共了。我不怨你。你倒怨我。我有甚麼

所在。錯待了。你使你怨的。

甘姑 伯爵說的。果然不錯。我確是受過了伯爵的

恩惠。但是我從嫁了伯爵以後。我也曾將我所

有愛情。報答過伯爵了。

利貞 那麼如何。你又說不愛我了。

甘姑 我當初確是一心捧着我的愛情。愛你。後來

却見你另有所愛。不肯將全付愛情。愛我。因此

我也心冷了。

利貞 我如何不將全付愛情愛你另外我又愛誰
 甘姑 便是愛你的弗郎門國便是愛你的祖國那
 弗郎門國你的祖國你愛他勝我十倍他却真
 是你的愛妻

利貞 我愛我祖國干你甚事難道你也妬忌了

甘姑 什麼不干我你爲謀你祖國的自由你爲計
 你祖國的獨立終日在外奔走對於我的職分
 都不介意了時常半夜三更時出門日間又不
 在家一日三餐都丟着我在家獨餐獨宿家庭
 之樂我絲毫也不會享過你說我要怨也不怨
 你又常說愛國愛國那國於我有何可愛我實
 不知

利貞 你真是個沒教育的女兒連那愛國都不知
 道的

甘盾 我實不知道我心中沒有甚麼國

利貞 沒教育的女兒你身上含着西班牙的賤種
 除了肉體的戀愛之外甚麼也不知道的

甘姑 正是但是你當時却爲何要娶我做妻我是
 西班牙生的我奉的是舊教和你奉新教却是
 對敵：

利貞 你如何知道的

甘姑 如何知道的我也不必告訴你現在你既和
 我不對了你是個主人我是個婢妾你快將我
 殺了罷

利貞 我不殺你我要罰你自有別的方法

甘姑 那麼隨你的便罷

利貞 我現在先要問你情夫的姓名是誰

甘姑 你要我說我情夫的姓名麼

利貞 正是你情夫的姓名是誰。

甘姑 你不知道的。

利貞 無論我知道不知道快說出他姓名來。

甘姑 我不說。

利貞 伯爵氣急憤憤

起來執着甘姑的手

問道。

利貞 什麼不說什麼

不說。

甘姑 我是個纖弱女

子也用不得這般

粗暴的。

伯爵便放了他手仍復坐下又連聲道

利貞 你不說也罷我便去查傷了手的人便知道。



了。

甘姑 去查手傷的人做甚

利貞 手傷的人便是你的情夫。

甘姑 查着了。你便將

他殺了麼。

利貞 我便將他來戮

殺。

甘姑呀了一聲跌倒

在椅子上這時鐘聲

剛敲九下。

利貞 現在是要禱告

的時刻先為國家的

盡了義務然後再討那仇人。

說時便立起身來走出房去甘姑也立起身來回頭對他說

道。

利貞 無論如何到了明日我定將你的情夫殺了。

說罷一直去了。

甘姑 殺罷……殺罷隨你殺罷我望你殺的愈早愈

好……

說罷取了外套也要出房……

(第二幕上卷完)

第二幕卷下 雪夜暗門

(幕式)在羅朋門前塹壕場上

城壁連綿並列。下手有斜道與山岳相接。舞台上處處有樹木。正面上手可望羅朋城門。門前一望冬景。枝枯葉落。滿地雪痕。天上月色凄然。那傑公爵近臣羅四與謨三。其外另有兵卒兩名。竊從斜路而來。舉動十分注意。謨三因向羅四說道。

謨三 羅四。你看見了甚麼沒有。

羅四 時正行至塹壕旁。

羅四 甚麼都沒有看見。那壕溝的水都凍的極厚了。一個人也沒有在這裡。

謨三 恐有巡哨的兵在這裡。寧使留些心兒。

羅四 你自己留些心罷。這邊地坑甚多。不留心便要墮入地坑裡去了。

謨三 今夜的月光真是可厭。

羅四 等一等。那雲便要上來了。

又回頭對那兩兵士說道。

羅四 你們須留心。那個斜路上。

兵士 知道。

此時市上的鐘聲忽起。

謨三 已經十點十五分鐘了。

羅四 這個時候還一個人都沒有在這裡！
 謨三 恐怕在那裡。唉，唉，你看那邊動的，不是巡哨的兵麼。

兵卒 輕些輕些那邊有甚麼人向這裏來了。

羅四 不是這是我們一邊的人。

謨三 這個也未可知。我們且躲着再說。

於是四人都躲在樹蔭後。這時月光適為

雲所蔽。利貞伯爵便從上手出來，向後探看。一路走將過來，利貞看見雪上的足跡，便自說話。



利貞 足跡有了一定來過的了。

羅四 使向謨三說

羅四 真是我們一邊的人。

於是四人都從樹蔭後出來。利貞伯爵一見後，便問道。

利貞 你們是誰。

謨三 我是謨三。

利貞 你們來了現在。

公爵在那裡。

謨三 便在後邊不久。

就要來了。

說聲未了，那傑公爵領了兩個兵卒從斜道而入。

利貞 誰渡公爵過壕去獨樂。你須留意些兒。

那傑 利貞伯爵我這次怕你有甚意外我心中着實不安。

利貞 仗着公爵的洪福意外的事倒也沒有這次的計劃我莫贊一辭我只竭心盡力供我首領的驅策好了。

那傑 多謝諸公都替國家盡力。

一同 公爵這般說時我們不勝慚愧。

那傑 這次的計畫既是大家贊成不用再有躊躇了。

忽然看見前面的哨兵使問衆人道。

那傑 前面的是甚麼人。

利貞 也是我們這邊的人。

那傑 那麼沒有別的防備了。

利貞 沒有別的防備。

那傑 這壕溝是爲甚麼用的。

利貞 這壕溝是投棄死刑罪人的骸骨的起初不過在那雪堆中掘了的幾個穴如今早已成了坟墓場了。

那傑 正是個可憐的所在：我想這裡當在凱兒門與羅朋門的中間你看是麼。

利貞 不是這便是羅朋門的前面。

那傑 原來如此。

密山 公爵我們共有多少兵卒隱在根蒲兒森林裏。

那傑 騎兵三千步兵三千一起共有六千勇士。

利貞 這個市內也容不到一萬二千兵士這兵數倒也敷了。

那傑 那糧食什樣。

利貞糧食倒不必憂他這羅朋門的守門人和那塞的哨兵都和我一樣是同教的。

那傑公爵欣然甚歎賞利貞伯爵。

那傑那是你伯爵的感化是你伯爵的力量。

利貞不是我在出門時獨樂和密山的功勞。

那傑真是可兒你賞了他麼那是什麼來的。

利貞他們都不堪那殘忍刻薄的阿末公爵纔投

入我們這邊來的。

那傑我們的教徒來開這城門麼約在甚麼時候

谷各約定了以鐘聲爲號：

那傑叫誰敲鐘。

然那是我。

那傑然那。

然那公爵你還記得我麼。

那傑什麼不記得看你樣子倒還不像是有年紀的人。

利貞今夜約定了十二點鐘然那便去敲鐘公爵部下的六千精兵便搶進城去同時我們的黨徒各處奮起獨樂先去搶那宮殿密山使去奪那甲谷我便去占那市役所我們共有一萬有餘的精兵挫敵兵擒阿末易如反掌。

那傑話雖如此却要留意自古以來蟻穴潰堤的事甚是不少。

利貞如有意外的事也聽然那敲鐘我們聽了鐘聲便可不發動了：

那傑那鐘聲有何分別：

利貞假如時機成熟了那市役所的大鐘宛如祭日那樣敲的亂響聽了這聲便是立刻起事的。

記號。

那傑 倘若時機不妙便什麼。

利貞 那鐘聲便敲的又悲又靜宛如吊時的鐘聲。

那傑 我都知道。

這時寺內的鐘聲起。

利貞 現在已是十點鐘了公爵的兵士到了十一

點鐘便好銜枚疾走到這城壁邊來聽着鐘聲

便殺進城去。

那傑 還有一句話我要問你我們一邊的人見面

時做甚記號。

利貞指着劍鞘上白色的布說道。

利貞 使用這白布爲記還有帽子上也用這白布

記的。

那傑 這便好了你們却預備的周到只是却有一

層你們總須謹慎不然一個失措種種的計畫都歸水泡豈不白費了這番心思你們衆人回家之後須將那燈來滅了兵器來藏過了休得熟睡休將這秘密告於婦人不多一回我便和你們相見了你們休忘我言。

利貞 公爵那麼再會罷。

獨樂指着左邊說道。

獨樂 我們且靜着那邊的巡兵來了。

利貞 那邊是甚麼所在是那高邱上？

獨樂 正是那邊便是凱爾門的間道。

這時天上月色露出雲外。

那傑 你們大家低着头不要出聲。

於是衆人將頭低着都向各處隱過了敵人的巡兵隱隱在

那高邱上出現。

獨樂 他們。是否。向。這邊。來。

谷各 不是。他們。是。向。對。面。去。的。

利貞 等。一。回。兒。却。是。總。要。到。這。邊。來。的。

那傑 那。麼。我。們。不。如。走。罷。

正。要。伴。了。僕。人。向。後。退。時。

密山 公。爵。快。休。動。又。有。一。人。來。了。

利貞 不。好。了。這。一。個。却。向。這。邊。來。了。

獨樂 我。們。大。家。留。心。着。

利貞 公。爵。的。身。體。甚。是。重。要。我。們。須。大。家。保。護。着。

倘。然。有。人。來。我。們。便。將。來。的。人。刺。死。

於。是。衆。人。都。拔。了。劍。

那傑 不。要。這。樣。我。們。還。是。走。罷。

利貞 我。怕。一。時。走。他。不。脫。

那傑 你。們。休。亂。

便。向。僕。人。等。命。令。道。

那傑 你。們。快。去。好。躲。避。處。躲。避。着。倘。然。敵。人。的。巡。

兵。來。了。：

這。時。天。下。月。光。又。掩。入。雲。有。巡。兵。一。隊。早。到。了。那。傑。公。爵。等。面。前。使。和。那。傑。公。爵。等。在。雪。中。暗。鬥。不。一。時。那。巡。兵。都。被。那。傑。公。爵。等。殺。完。了。將。那。屍。首。都。推。入。壕。中。那。傑。公。爵。等。都。走。了。出。來。

利貞 現。在。好。放。心。了。

那傑 那。麼。以。十。二。點。鐘。爲。期。：

利貞 公。爵。你。快。去。罷。又。有。一。個。巡。兵。被。他。看。見。了。

那。傑。公。爵。於。是。沿。了。鐵。路。旁。帶。了。僕。人。走。去。利。貞。等。都。隱。在。樹。木。之。後。那。巡。兵。徐。徐。帶。了。月。光。走。去。了。利。貞。等。也。出。了。樹。後。各。自。散。去。

(第二幕下卷完)



秦淮感舊集卷下

蘋梗著

板橋雜記所載秦淮題咏。有風致。有感慨。余澹心所謂偷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板橋續記。隨園詩話。所載題咏。亦多佳作。至秦淮聞見錄。選徵當時名人詩詞。尤爲宏富。蓋自王漁洋作秦淮雜詩二十首。後作者已如林也。紅羊劫後。秦淮勝景。稍稍規復。過江名士。賡唱迭和。不乏佳篇。有所見聞。隨時筆記。不及半載。已得數百首。蓋不獨存一時之風流。亦以寄一時之感慨也。

王漁洋曾作秦淮雜詩。多言舊院時事。當時人競傳寫板橋雜記。曾載其三首。內有一首云。十里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樓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阿男名映淮。適杜氏。以節聞。以青燈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殊爲綺語之過。漁洋後入爲儀郎。乃力主覆疏旌其閭。以自懺悔。（見漁洋詩話）又吾邑李訥齋雙調南鄉子詞云。（桃葉渡）名士善清談。渡口桃花帶雨愁。何處偏船雙打槳。珊珊恐有桃根姊妹還。淮水自拖藍。尙有秦時月影涵。我比阮亭來較後。摻摻重憶題詩紀阿男。納盒旣生阮亭後。不應再以三百年前之嫠婦。與桃葉桃根同咏也。

嘗見薛慰農藤香館小品。有集句贈阿男云。生小未嘗離阿母。願天速變作男兒。此阿男當非閨秀也。

按漁洋詩話所載之阿男。乃國初詩人紀伯紫之妹。其秦淮柳枝詞。漁洋愛其棲鴉流水點秋光七字。阿男又題桃葉渡詩云。波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亦係佳句。至薛慰農所言之阿男。當是同光時人物。

上元秦伯虞題余澹心板橋雜記絕句二首。笙歌畫舫月初沈。邂逅才人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茉莉香中送晚涼。渡頭桃葉趁潮忙。十三樓上春如許。草草山河已夕陽。洵有漁洋神韻。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所謂花月春風十四樓也。十三樓當是十四樓之誤。

板橋雜記桃花扇院本。皆有一代興亡之感。不僅寫美人名士也。吾邑李吟伯明經題桃花扇院本云。艷說清溪水一鈎。媚香樓勝顧迷樓。諸君也自耽聲色。爭怪官家不解愁。玉樹凋殘璧月涼。湖山依樣送降王。南朝亡國都風雅。詩酒乾坤粉黛場。一夕金城鐵鎖開。過江青蓋最堪哀。桃花扇子梅花塚。都是情天血性來。

元薩都刺詞云。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近人熊季真詩云。兩戒河山經浩劫。秦淮明月古今存。天下之月皆同。而在秦淮則增人無窮之感。殆所謂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耶。予舊作秦淮懷古詩云。蕭瑟秦淮絕可憐。輕烟淡粉總如烟。多情只有天邊月。曾照南朝歌舞筵。予又有秦淮雜詩云。酣歌恒舞任流

連恁奈從無不散筵。只有秦淮一片月。酒闌猶自照窗前。此則傷心人別有懷抱矣。

任渭長嘗爲周雲將畫扇。一面寫折枝桃花。一面寫李香君小像。譚仲修爲題虞美人詞云。春風冷向花枝笑。轉眼花枝老。淡烟依舊送南朝。何事美人顏色念奴嬌。天涯一樣文章賤。公子空相見。酒杯傾與隔江山。山下無多楊柳不堪攀。文道希和云。南朝一段傷心事。楚怨思公子。幽蘭泣露悄無言。不是桃根桃葉鎮相憐。若爲留得花枝在。莫問滄桑改。鴛鴦鷺鷥一雙雙。欲采芙蓉憔悴隔秋江。後周雲將亡。扇存其姬人沈栗孃處。栗孃者。秦淮名妓也。有香君風。竟爲情死。俞蔭甫有詩云。千秋兩柄桃花扇。前有香君後栗孃。易實甫詩云。生無艷福鷓波館。死有香名燕子樓。曹君直翠樓詞云。么孃如此。使我作迦陵。要存篋笥。芳名字。待君箋入。婦人集裏。嗚呼栗娘。洵足爲秦淮生色也。

黃公度夜泛秦淮和易實甫詩云。九州莽莽忽忽走。兩鬢蕭蕭漸漸枯。隔絕蓬萊來附鶴。折餘楊柳可藏烏。筆留白石飛仙句。袖有青溪小妹圖。猶是人間乾淨土。莫將樂國當窮途。蓋時當庚子之亂。翠華西幸。名士之渡江南者。不減前代。雖秦淮清溪。恣其冶遊。莫愁鬱金。供其高會。而蒿日時艱。不禁感慨係之。板橋雜記謂茉莉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眞媚夜之淫花。滯人之妖草。都昌徐燮亭詩云。酒闌嬌情抱琵琶。茉莉新堆兩鬢鴉。消受香風在良夜。枕邊俱是助情花。又吾邑李訥盦詠茉莉（翠樓吟）詞云。枕函薰透。問同夢今宵。花心開否。又最好是秦淮巷口。隔河招手。記簾捲斜陽。新妝巧鬥。可謂描寫盡致。

白門新柳記。海陽許養和所作。成於壬申。記劫後秦淮名妓甚詳。附記白門衰柳。皆昇平舊人。近尙掛籍平康者。尤有滄桑之感。

白門新柳記。題詩最夥。其佳者如上元方伯雄詩云。秦淮依舊水盈盈。五載歸來百感生。漸喜近時復佳。盛鼓鼙聲變管弦聲。沱江張春陔詩云。紅橋鬢影雜衣香。一曲琵琶最斷腸。露葉風枝可憐甚。瘦腰強學門新妝。全椒薛慰農詩云。白門有客惜芳華。棖觸前游舊酒家。多少幽懷成影事。故將彩筆記烟花。結伴尋春得得來。赤欄橋畔重徘徊。可憐一樣秦淮柳。都是紅羊劫後栽。酒榼茶藍載上船。有人艷說散神仙。那知客裡無窮感。多在倡條冶葉邊。東風著意管羣芳。花史修成字是香。此是昇平新記載。批風抹月未荒唐。展卷長吟喚奈何。數株殘柳也婆娑。(附記白門衰柳)漫云老大無人問。記取當年璧月歌。北平丁硯香詩云。又見春風上柳條。夕陽簫鼓水迢迢。南朝金粉飄零盡。舊記依然續板橋。晴波搖盪綠楊絲。畫舫銀燈夜泛遲。惆悵曉風殘月裡。爲卿重譜柳卿詞。江寧陳雲棻詩云。碧玉年華妙入時。徐娘老去也堪思。番風念四重頭數。一卷烏絲絕妙詞。上元姚友梅詩云。青溪曲曲水多情。冶葉倡條管送迎。解作曉風殘月句。人間惟有柳耆卿。宰相風流憶謝安。重將錦繡換凋殘。夾城一路垂垂發。當作平泉花木看。古歙江海門詩云。南朝金粉感飄零。城角啼鳥不忍聽。快覩昇平傳盛事。白門新種柳青青。

又題詞之佳者。上元秦伯虞綺羅香詞云。乞硯題紅。裁箋織翠。寫出妝樓新色。波漲秦淮。依舊花晨燈夕。

悵往事。劫火忽忽。賸逝水。韶華堪惜。又今番。冶葉倡條。送人都作有情碧。花間燕鶯私語。話到六朝烟水。似曾相識。搓玉吹瓊。一卷烏絲綺格。再休怨粉絮飄零。天付與。生春妙筆。怕早晚。化作青萍。東風吹太急。休寧楊子。顧滿江紅詞云。丁字簾前。全不是舊經過處。更休問玉簫金管。綠窻朱戶。裙屐無從尋北里。煙花誰解談南部。只秦淮河水。尙西流。情波互。金粉地。須培護。風流藪。爭傾慕。累錦囊。心血。品題花譜。才子文章。工附會。美人聲價。遭奇妬。問幾人。幽怨托琵琶。情如訴。上元劉雨生臺城路詞云。綠波漲滿青溪渡。頻年漸吹春好。冶葉含情。倡條寄恨。依舊烟籠月照。鶯聲破曉。喜近水人家。晨妝纔了。青眼爭邀。幾回臨鏡。淡蛾掃。司勳舊曾遊處。悵笙歌兩岸。都長寒草。環燕重評。頓楊細數。別有傷心懷抱。板橋再到。且續作羣芳。小名新稿。更祝東風。成陰須及早。上元王雪香念奴嬌詞云。玉簫聲裡。驀心頭觸起舊游情思。十載歸來。重問訊。水閣朱闌剩幾。鯁瘦。恨烟。蜚寒。叫月。往日追懽地。青溪無恙。水流終古。西逝。畢竟六代烟花。風流艷跡。興廢隨時事。一樣依依堤畔柳。今我來。思稍釋。才子吟豪。美人歌板。各有滄桑淚。板橋閒步。與君聊且謀醉。

侯官林述庵題桃花扇傳奇云。江山無恙說興亡。草草南朝夢一場。迸出英雄兒女淚。勝他檀板演西廂。領袖詞壇舊有名。陳吳慷慨兩書生。可憐纔出閣奴醜。從此東林黨禍成。春光不負賞花時。燈影秦淮萬柳絲。惆悵媚香樓舊事。繁欽手贈定情詩。從來巾幗幾英雄。慷慨當筵罵相公。笑看閣兒阮圓海。春燈謎

裡可憐蟲。風流天子說無愁。按拍徵歌菊部頭。花落後庭飛燕子。江山猶帶秣稜秋。文章無價筆通靈。水碧山青掩淚聽。收拾敗殘棋一局。戲場忙煞老雲亭。一彈三唱猶想見南都之舊塵也。

上元許海秋金縷曲云。別有傷心處。儘消磨。劫灰金粉。大江東去。樓閣斜陽秋易晚。嗚咽青溪如訴。祇衰柳殘鴉無數。龍虎雄圖悲豎子。剩遺編細載。閒歌舞。亡國恨。哽難語。年來烽火臺城路。念無端。家山唱破。淒涼誰主。似有簫聲聞鬼哭。忍憶板橋風雨。慢惆悵。美人黃土。繞郭旌旗霜影重。恐將軍愁擊軍中鼓。早哀絕。子山賦。慷慨悲歌。可當哀絲豪竹。

中州周星詒朝中措詞云。畫船明月客衣單。日暮水生寒。白板垂楊門巷。紅樓臨水闌干。而今寂寞。淡烟疏雨。人在天邊。正是熟梅時節。那堪重客江南。乃板橋感舊之作也。

張孝達相國著有金陵游覽詩。謂兩假江節。不暇遊觀。甲辰春。奉命來與江督議事。公事無多。日日出遊。以謝客。其咏清溪云。劉江諸大宅。一礎不可尋。遺此衣帶水。穠華變清深。稍稍種桃柳。寡薄無繁陰。聊借三人航。寫我五湖心。燥吻甘止酒。茗椀自酌斟。清曠人語絕。時逢禪叢林。烟際聞相呼。三兩歸暝禽。何必牛渚月。已足愜素襟。得享一舸閑。勝擁千鎰金。曠達之念。一消塵意。又金陵雜詩云。兵力無如劉宋強。勵精政治數蕭梁。原何不享百年祚。酖毒江山是建康。荒陂野水尙西流。朱雀橋邊繫葑(仄聲)舟。莫道南朝無可念。求書今少大航頭。孟老錄中思汴臺。達摩曲裡鄴城灰。世間少有蘭成賦。便覺江南最可哀。宰

相荒嬉夜宴闌。保儀新拜掌書官。春風一半殘桃李。獨有潘郎忍淚看。北橫天塹雪濤吞。東擁鍾山翠壁
捫。堪笑謂之無遠致。賞心偏在水西門。（丁謂所作賞心亭在今水西門）耽隱周雷不可攀。棲霞訪古長
卿閒。明賢專翫板橋水。讓與貧僧住攝山。

樊雲門和張孝達青溪詩云。沿流入青溪。磷磷俯白石。鴉散蔣王祠。草深江令宅。六朝煬妖嬈。荒怪久成
習。蔣妹第三人。云是神君匹。導源是宋玉。神女極瑯飾。張孔卽朝雲。叔寶陽臺客。酣嬉三閣中。坐賴頰與
弼。玉女朝朝花。能無外患集。江山如龍虎。王霸由此得。不聞獬兒嘆。全爲桓王策。舉國悅妍華。杳拖遂無
力。願持此溪水。一洗金粉迹。

又樊雲門調爽翁卜妾秦淮高陽台詞云。雀桁閑花。雉塲秋柳。渠儂不解傷春。墮策閑坊。一株紅柏遮門。
十三樓下秦淮碧。側烏絲親訪桃根。漫銷魂。三十年來此度纔真。（下畧）

洵貝勒蒞金陵時薄游青溪莫愁湖。慨然有懷舊之念。在莫愁湖題詩云。風月依然不老春。誰將蘊藉話
前塵。鬱金堂畔波如鏡。照澈千秋畫裡人。美麗湖山更添一段佳話矣。

嘉興張公東憶舊游詞云。正鳴笳送晚。疊鼓驚寒。重繫吟橈。滿目滄桑感。漸荒蕪綠遍。戰壘蕭蕭。板橋幾
株疏柳。霜悴短長條。笑社燕歸來。烏衣巷冷。舊隱誰招。魂銷冶遊地。賸古渡斜陽。流水迢迢。畫舫飄零
盡。只莫愁湖上。烟艇輕搖。指點遠山眉黛。金粉語南朝。但夢繞空江。鄉心此夕隨去潮。

洪秀全陷金陵時。於秦淮間立有女館。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蓋咏其事也。通州范伯子謂秣稜中秋伯嚴以城間勝處在復成橋。約諸公擢小舟往會。至則風甚。月不瑩。不能望遠。伯嚴遂欲出馬路窮探。而陶公所攜妓尼之。及返櫂至四象橋。月色轉瑩澈。余與伯嚴徘徊良久。述以詩。詩曰。天高無雲但有風。分明璧月紗來籠。淒淒柳路行無窮。紆迴照暗燈微紅。鍾山只在城南東。高下一氣青迷濛。復成橋下煙景雄。到來指點殊難工。吾知陳生興墮空。祇欲急走爭溟濛。藉非有妓哀疲癯。遂入深深灌莽叢。須臾回舟月色融。歌管寂寞三更終。澄輝朗徹天當中。眞鑒毫髮無昏瞳。可憐四象橋邊水。正照天涯兩秀翁。

蕭山任孝和題桃花扇傳記云。餘春已被燕銜殘。流徵商音賸獨彈。重唱後庭花一曲。內人爭譏孔都官。屏山九曲華燈照。午夜淒涼子夜歌。送別秦淮水嗚咽。短衣匹馬獨投戈。曲子新聲譜石巢。紅牙拍板紫檀槽。白門橋上絲絲柳。一別無情送六朝。中使傳宣選教坊。鈿車香滿入昭陽。從教拋却巫山夢。檢點黃緇入道裝。夜半飛沈大將星。冰霜三尺拂青萍。江聲流恨靈旗黯。長古忠魂傍孝陵。烏絲欄字寫冰紈。細譜宮商叶管弦。腸斷一聲河滿子。江南頭白李龜年。哀歌搔首望茫茫。落日青山坐話長。濁酒何能澆壘塊。兩行老淚哭興亡。秣稜秋色仍如昨。憔悴蘭成感鬢華。賸水殘山無限恨。一齊收拾付琵琶。

又任孝和送人之金陵詩云。白門楊柳蘸煙低。殘月西風鳥亂啼。醉倒旗亭小鬟唱。頽唐扶上錦障泥。
秦淮聞見錄載有武進黃仲則中秋夜遊秦淮七古詩一篇。近覽黃仲則所著之兩當軒集。其秦淮題咏
尙有詩詞數篇。因選錄之。金陵雜感詩云。平淮初漲水如油。鍾阜峨峨在上頭。花月卽今猶是夢。江山從
古不宜秋。烏啼舊內頭先白。客到新亭淚已流。那更平生感華屋。一時長慟過西州。又過秦淮詩云。淒涼
苔蘚掩金釵。無復笙歌動六街。回首南朝無限恨。杜鵑聲裏過秦淮。又中秋夜秦淮水榭臨江仙詞云。三
載紅橋舊路。輕塵暗換年華。依然燈火照香車。玉簫吹子夜。明月在誰家。前度青衫淚濕。重來破帽簷
斜。帶人風景又天涯。垂楊空繫馬。流水有歸鴉。

會稽李杰伯題扇頭李香君小影詩云。粉本南朝絕可憐。扇頭璧月尙嬋娟。清流何與人間事。花下長翻
燕子箋。傾城一笑太情多。十斛明珠奈若何。畢竟秀才空嫁與。輸他一品顧橫波。秋柳情深大道王。掌中
猶見舞時妝。只憐曲裏桃花扇。唐突當年鄭妥娘。

合肥李可亭有秦淮雜詩十六首。旖旎中饒有清趣。茲錄其七云。年來夢繞秣稜舟。又作秦淮十日遊。長
板橋空金粉謝。烟波猶帶六朝愁。丁字簾前送晚潮。輕橈幾度載紅綃。一聲短笛催歸去。涼月隨人過畫
橋。參差水閣俛寒流。面面珠簾盡上鈎。十里新隄楊柳色。美人樓上不知愁。晚風畫舫上燈時。絃管聲中
半醉癡。豪竹哀絲聽不得。一腔心事幾人知。纏頭擲盡阮公囊。贏得琵琶半面妝。一曲當筵金縷恨。蕭蕭

暮雨怨吳娘。莫愁居處石城西。又向湖亭認雪泥。煙水不知人去久。寒風說與杜鵑啼。詞客梅村舊擅名。曾於詩酒識傾城。可憐踏遍秦淮路。孤負江南卞玉京。

元和江建霞題卞玉京楹帖二絕句云。想見衫舒釧重時。玉窗香繭界烏絲。獨愁一事梅村誤。不譽能書祇譽詩。舉舉師師姓氏迷。飛瓊仙迹近無稽。蠶眠小字珊瑚押。莫誤楊家妹子題。又題玉京畫云。愛讀琴河感舊詩。楓林霜信歎來遲。秋風紅豆相思種。定爲蕭郎寫折枝。信筆揮灑妙緒天成。覺余澹心板橋雜記之言益可徵信。

溧陽狄曼農秦淮詩云。秦淮疎柳賸絲絲。金粉南朝又一時。潮水碧涵妝閣冷。夕陽紅上釣船遲。箋翻燕子新聲艷。扇畫桃花舊夢癡。往事風流那堪問。卅年前共客題詩。

桃葉渡在利涉橋旁。按古樂府注。蓋晉王獻之送妾地也。金陵王紹嶽桃葉渡懷古詩云。閒來買棹青溪渡。春花秋月都非故。問到儂家舊姓名。桃根桃葉知何處。記得當年打槳迎。朝朝暮暮不勝情。美人一去隔秋水。風雨猶聞腸斷聲。無端烟月悲空散。六朝歷盡南朝換。黯黯秦淮慘不春。柳旁艇子何人喚。我今懷古悲荒涼。尋春江上弔斜陽。欲歸渡口歸不得。祇恐愁殺雙鴛鴦。

南甘泉毛元徵（乃庸）偕公約龍慧秦淮舟飲詩云。可憐曲曲青溪水。到此愁心肯暫消。飲博無聊何獨我。箏歌未散不知宵。衆生戀夢爭哀樂。斜月催人墮。沈寥莽莽九州艱。一騁願驂虬鳳聽仙籥。又秦淮肆

飲詩云。縱有憂虞亦謀樂。叵羅入手已全乾。燈船掠水搖花影。風檻平波逗夕寒。人事曹騰宜醉眼。天衢幽遠阻塵翰。酒酣不那應難忍。提取金丸向月彈。

閩縣林穎叔(壽眉)題顧橫波墨蘭(後有龔芝麓跋語)詩云。分明九畹寫靈均。解佩如逢洛水濱。異代尙書雙合璧。趙文敏有管夫人。老大風流擅畫眉。墨花悟入折釵枝。梅村不遂東山隱。枉及文青未嫁時。板橋雜記謂柳敬亭善說書。常往來南北曲以彈詞著。長樂謝枚如(章鋌)題柳敬亭畫像詩云。居然傾倒到衣冠。不朽誰知在稗官。老死丹鉛凡幾輩。埋頭遙望敬亭山。蕭然抱膝意如何。好友難題盡短歌。知否昆明灰劫換。國殤遺老紙邊多。(畫有范質君冒巢民題句)

吾邑茅子貞咏秦淮河燈七排詩云。給孤長者普燈傳。撒落清漪的暈圓。竟拔沉冥騰碧焰。頓生歡喜到黃泉。僧伽短帽游行隊。鬼趣長河不夜天。彼岸莫迷關口路。慳囊分破陌頭錢。罡風過去仍爲紙。法界飄搖盡是蓮。黑暗獄中聊解脫。大光明界締因緣。送他北里臙脂澤。接引西方泡幻禪。寒渚乞兒驚照席。火坑妮子對鳴絃。隔開辱井淒香骨。繞出州門燭墓田。一霎曇華留小住。九幽色相現無邊。上流低放婆心細。畫閣遙窺媚眼穿。魔女嬉遊涵鬢影。辟支梵唱雜經筵。幢幢景擾星稀後。艷艷花爭日上前。雙槳恨他旋滅度。橫橋庇爾乍團烟。微波木葉吹秋朗。甘露盆蘭灑佛先。無賴中元催去速。明年會看釣魚船。予嘗徵秦淮雜詩於江都梁公約。旋得其復函云。風雨江臯。亂愁如織。愴懷時事。不復能爲綺語矣。前承

雅命。搜羅故篋十不存一。僅得詞一闋。小詩四首。不值方家一笑也。其秦淮秋夜菩薩蠻詞云。湘簾做暝
詞珠歇。雙鬟茉莉頰香雪。何處笛聲柔。水痕衣上秋。燈闌香已灺。隔檻聞雙舫。雙舫催人醒。羅幃知月
明。題龍慧扇頭詩云。姹紫嫣紅中酒天。風尖月小思慊慊。拼將十日江南醉。別後風塵一惘然。劉郭江湖
最少年。當歌對酒放狂顛。如今都醒樊川夢。一任青溪柳作絲。翠羽明璫誇小小。玉筍金瑄舞僊僊。忍拋
後約將人誤。珍重秋宵月子圓。雙玉亭亭泥酒邊。離愁萬疊似增川。秋風趣放江南權。況是木樨香可憐。
數篇皆風神搖曳。信是才人之筆。愧無烏絲欄格以寫之也。

秦淮雜詩。自王漁洋後。題咏者名作如林。如金壇馮夢華中丞（煦）秦淮燈舫曲云。羅衣初試晚風柔。春
盡秦淮碧玉流。芍藥將闌新燕乳。有人催上木蘭舟。渡口春波故故生。夕陽西畔弔殘英。桃根桃葉今無
恙。不見王郎打槳迎。冰荷初熟夜如年。銀甲重調六國絃。消得鬱金香。一寸泥他籠月與籠烟。不羨南唐
照夜珠。銀缸萬點足清娛。一彎眉樣初三月。來鬪青溪最小姑。銀箋俊句更誰裁。江總樓頭百往迴。火樹
銀花開且合。更移一舸鬧江來。孤負詩囊與酒瓢。閒愁都逐水雲消。鸞膏鳳腦明如晝。搖過蓮花第四橋。
棗花簾子望盈盈。一抹梨雲浸玉笙。燈影似人人似月。十分圓處不分明。北斗初斜六柱移。衣香鬢影正
參差。中央四角垂珠的。省識盤中白玉詩。邀笛人歸蠟炬殘。夢回閒煞曲闌干。玉繩轉後微雲澹。小簾輕
袞各自寒。雲一窩兮水一梭。九華影裏得春多。酒闌歌歇斑駁遠。贏得檀郎喚奈何。又上元秦伯虞太史

(際唐)咏秦淮燈舫曲云。桂楫蘭橈不染塵。夕陽漸有喚船人。沿堤種遍新楊柳。留得南朝劫後春。棗花
簾下一停橈。澹雨輕烟過板橋。弄笛更無桓子野。小鬟隨意學吹簫。綺夢年來薄似雲。石城楊柳易斜曛。
雜花一夜春生樹。添得揚州月二分。衣光鬢影眼模糊。扶醉歸來客思孤。猶有幾株舊時樹。櫓聲驚起後
樓烏。又淮安莊夢蝶(培孫)秦淮雜感詩云。秦淮嗚咽水聲酸。九曲青溪月一丸。恨煞南朝阮司馬。誤人
猶甚孔都官。舊事追維劇可憐。梅花孤塚大江邊。平章逃去降王死。閑煞春燈燕子箋。赤欄橋畔柳絲絲。
歌吹聲中月上遲。清絕漁洋懷妙句。棲鴉流水阿男詩。氣節爭成復社名。天涯寥落哭侯生。可憐一柄桃
花扇。却是人間血性情。供奉南朝老妓師。梨園法曲艷當時。舊人只有何戡在。淚落延陵祭酒詩。又秦淮
感舊詩云。題壁猶存舊畫箋。月光如水柳如烟。秋娘已老紅兒嫁。錦瑟樊川尙少年。絕俏張家淨婉腰。新
詞曾譜念奴嬌。美人一舸歸何處。冷落青溪長板橋。

近來見有秦淮題咏其佳者卽錄存之。偶於民吁日報見秦淮七律一首。下署三石投稿。佳作也。詩曰。秋
月平分柳色黃。酒樓竝管韻淒涼。歌翻舊部春猶暖。魂斷南朝夢亦香。玉樹花痕亡國淚。板橋人迹五更
霜。可憐一掬燕支水。淘盡英雄付夕陽。

李符曾咏秦淮燈船好事近詞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又踏莎行詞云。游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
有傷心處。勝國之感。妙於淡處描寫。情味最永。

毘陵汪逸雲詩云。蔣山蕭瑟夕陽遲。白水橋梁憶舊詞。何處箜篌彈夜曲。青溪明月小姑祠。秋風空悵桓伊笛。衰柳全迷江令居。惟有隄前萬楊柳。荒烟冷雨六朝餘。

莊眉叔訪江總持故宅詩云。嗚咽青溪水。江頭浣白沙。敗墻巢鬼蝶。古樹集神鴉。石引牽牛草。窗明朱雀花。後庭歌舞散。冷月不能華。又紀遊示汪山人詩云。離懷別緒亂如絲。賸有餘情付酒卮。秋水夕陽紅板渡。畫船烟柳白門詩。松寮塵暗無人到。竹逕雲歸有鶴知。別後汪郎莫惆悵。春來潭水費相思。

新建吳次梅著有顧長醉齋詩稿。其泛舟秦淮詩云。地老天荒賸此台。幾人還爲釣魚來。扁舟坐愛風光好。無主桃花歷亂開。江陰金漉生稱爲此種神韻稿中變格。

秦淮楊氏有停艇聽笛水閣。薛慰農題聯云。六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遊。最難忘北海豪情。西園雅集。九曲晴波。一簾夢影。樓台依舊好。且消受東山絲竹。南部烟花。

數年前校書室內集句嵌字楹聯甚多。近則甚少。其可傳誦者。如秦伯虞贈鳳仙聯云。鳳兮鳳兮。仙乎仙乎。薛慰農贈愛卿聯云。爲愛餘春培芍藥。認卿小影是桃根。又贈巧雲聯云。燕子鶯兒都讓巧。薰香蘭氣聚成雲。又集句贈綠卿云。綠淨不可唾。卿言亦復佳。方澤山贈金紅聯云。掌上舞爲誰容。金縷衣君莫惜。江南春有何好。紅豆子最相思。劉廉軒集句贈明仙聯云。不知明月爲誰好。莫辨仙源何處尋。趙銘辛贈小杏聯云。小鳥依人入懷裏。杏花留我帶江南。予嘗集句贈石金聯云。我心匪石其利斷金。集句贈某校

書聯云。秋水爲神玉爲骨。雲想衣裳花想容。

又祥符周文之贈富金聯云。我富才華卿富艷。兼金身價斷金情。運俗字而使之雅。尤不可及。

何廉訪秦淮雜咏斷句云。平分虎踞龍蟠地。半著鶯愁燕惱人。又能消六代英雄氣。漫博三生薄倖名。又都昌徐熒亭秦淮斷句云。流水未消亡國恨。落花都是美人魂。皆能妙句天成。

周櫟園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見江陰金漣生粟香隨筆。江寧程一夔著有金陵賦一卷。搜羅宏富。文亦典麗。其紀載秦淮一段云。重以桃葉爲靡曼之叢。秦淮爲麗都之藪。水榭河亭。夾岸而處。荃壁雲蜚。蕙楊椒舉。公子詞人。此焉清署。茶寮酒肆。膠輻從辛。人語喧呶。載縹瓷而買醉。外有歌台舞閣。悅性之鄉。南曲眉娘之宅。盧家少婦之堂。嬋娟此豸。衽服靚妝。蜚襪垂髻。奉泊憑欄。俱才齊敏。和適心腸。獻倩程蠶。蠶顛蝶狂。縱縱莘莘。此焉中藏。(中畧)其樓船則綺錢迴檻。步櫚清箱。彫楹芬檠。檀几銀牀。珠簾錦幕。玉塵琴囊。致飾綵緞。鋪陳熒煌。試登舟以隄覲。若詣畫閣與華堂。於是招頓老。邀安娘。泝中流。集羣芳。璫筵啓。仙樂張。命姮娥使秉燭。詔杜康而驅愁。酣喝月之拇。戰遏雲旁。沛其歌喉。其豪雋則有蕭翼徐冒。錢王之流。其狎客則有張吳盛沈。宋柳之儔。巾篋兮紛綸。蜜釀兮盈尊。釘瓜果兮碧琅玕。茉莉裝兮籃景翻。香風颯。纒滯魄蕩魂。蓋牙檣錦纜。磊砢叢蒼。若光若滅。達旦不絕。

者常蒞濠相羊乎十里之外。

吾邑李納齋鬢雲鬆詞云。青溪寒。紅板壞。舞袖拋殘。此處無聊賴。驀地兵戎摧粉黛。誰占殘春。又長瓢兒菜。(蔣超過舊院詩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憶湘蘭。尋卞賽。舊日烟花。管甚南朝派。一幅新愁無地賣。破屋頽垣。倚在斜陽外。又沁園春詞云。好個秦淮。而我來遊。何其太遲。正脂香粉盞。綠封苔蘚。牆腰瓦縫。紅逗花枝。日麗風甜。山溫水軟。莫把繁華憶昔時。長橋處。恨憑欄獨眺。不見蛾眉。瓊簫今夜愁吹。問何處重尋沙嫩兒。記青衫舉子。珠簾醉酒。白門名士。畫舫題詩。桃葉重生。楊枝再種。憑仗東風好護持。平康里。盼昇平。管點綴昌期。此乃劫後過秦淮舊院之作也。又同陳綺堂封翁等飲於旂亭並放棹青溪掃花游詞云。秋風乍起。喜利涉橋頭。嫩涼時候。樽中攜酒。爲白髮蒼顏。皤然兩叟。揮塵清談。饒有詩朋勝友。憑欄久。問潮比。閑愁。溪痕減否。吟舫來左右。倩柔艣。枝枝。秦淮渡口。青衫消瘦。任湘簾畫檻。清歌正溜。貪指浮嵐。(謂蔣山)宛似蜿龍雲走。漫歸驟。巖前灘。夕陽疎柳。

郭楚生自題青溪欸夢圖邁陂塘詞云。問青溪露桃烟杏。也應爲我儂。慙。蘭舟不管東風大。掛却蒲帆便走。歌折柳。問底事。干卿春水鱗鱗皺。悲歡亦偶。且叮囑斜陽。緩歸鍾阜。一醉尙能。 江湖夢。我已年來作(去聲)透。那堪夢了還又。故人三五情深裏。極肝胆輪囷各有。寧忍負。况鏡裏雙眉。箏上雙纖手。酒痕易舊。但重話江南。庾郎腰帶。也要自今瘦。又再題青溪欸夢圖臺城路詞云。靡蕪瘦盡春波懶。天涯俊遊

何處。照影驚鴻。收香小鳳。曾侍舊時尊俎。風萍小聚。有翠屏傳籤。紅巾寫句。一晌遽然。當年那識別離苦。
江南酒人無恙。使黃金散盡。難買遲暮。羅隱無成。雲英早嫁。翻羨名花有主。歡場細故。記燈背私盟。眉
心軟語。喚醒梨雲。紙窗深夜雨。眞州陳孝起題楚生清溪欸夢圖詩云。不學荀奉倩。翻成馮敬通。爾來遊
子夢。多與故人同。狼藉隋堤柳。飄零白下蓬。那堪百年後。一例泣沙蟲。楚生又有題青溪感別圖金縷曲
詞云。九曲青溪水。買吳船。箏床茶竈。偶然安置。花底琵琶冰弦急。逗得春愁旖旎。要鎮日當花沈醉。過眼
雲烟難捉摸。恨東風吹老垂楊細。鶯與燕。那知此。書生落魄渾閑事。莽回頭十年夢覺。揚州書記。錄曲
春屏仍無恙。依舊雲階月地。只少個燈邊羅髻。金盡牀頭裘敝了。賸填胸塊壘。縱橫起。離合事。等閑耳。
楚生著有五十絃錦瑟樓詞四卷。丙申之歲。予始來金陵。曾共飲於問柳酒肆。其詠秦淮之作頗多佳句。
如夏夜同公約瘦生泛舟秦淮玲瓏四犯詞云。烟柳弄涼。水萍催晚。清宵休更裏負。箏蓬輕似舊。三兩人
能受。冰甌小團細淪。更何用雪桃霜藕。鍾阜雲低。畫橋風軟。眉月照人瘦。年時翠樓沈醉。記春屏按曲。
拋盡紅豆。鬢絲催綺夢。畫燭消殘漏。彩雲已散。纖波縞。怕重顧。笛牀歌袖。君記否。枇杷下。瓊扉共扣。又中
秋夜秦淮讌集水調歌頭詞云。明月幾時好。今夕更圓些。離人雖自惆悵也。共惜韶華。滿注玉參差。爵分
付兜羅絲手。扶醉撥琵琶。一曲幾回顧。雙鬢暈紅霞。眉樓顧。白門寇。在誰家。簽名鳳紙。河上盼斷七香
車。一半粉雲脂霧。一半箏心笛語。秋思在萍花。歸去更何事。烟水鴈嘔呀。楚生作有浣溪紗詞十闕。皆咏

金陵勝跡。自叙云。頻年浪跡。隨處爲家。中間留滯石城。閱時稍久。賓朋文酒之會。山水春秋之遊。亦於斯爲盛。蘭陵息影。棖觸舊歡。發爲曼聲。付之舊雨。嗟夫。情天易老。往事成塵。今夕夢魂。定在蔣山雲斷處也。其咏秦淮水榭云。玉撥珠玳夜未休。滿湖燈火放蘭舟。是鄉端合號溫柔。粉黛三千新按隊。朱簾十二半垂鈎。素心花下看梳頭。又秦淮感舊（一萼紅）詞云。莽天涯。問蘼蕪幾許。遮斷莫愁家。屏角欵聲。波心燈暈。相約吹老韶華。漫問訊舊時鶯燕。怕西風懶護斷腸。化鏡碎鸞孤。箏涼雁苦。瘦損鬢鴉。不信題橋司馬。又殘衫破帽。來聽琵琶。鐘鼓清時。舳陵往夢。空賸雙鬢風沙。便瀉盡綠尊銀罍。但清愁日送月鈎。斜月送人何處。歸牖啞啞。

新建夏劍丞著呖奩詞一卷。其秦淮感舊早梅芳近詞云。蜜釀蠶杯。浮蟻舊袖。擎挾起青簾。白舫。雉堞春深。醉紅裏。映山黃帽側。掬月金罍洗。漸林間樺燭。妖艷照眉際。這歡娛。一霎事。縱酒拚人棄。玉盤嬌樹。別後桃鬟最堪記。繚牆殘柳在。錦席飛花膩。更傷心。迸隄瓜蔓水。又秦淮舟中綺寮怨詞云。喚酒城陰。挈醉冷風微蕩。舟度水曲繡幌凝香。空花裡半見紅樓。誰家飛腔玉笛。蛾眉細黛。色雙歛。愁弄素弦。怨抑秦聲。龍香撥傍。壓初障羞。舊事暗隨淮流。黃娥出座。尊前醉困扶頭。串咽珠喉。倚歌袖。寫繁憂。梅脂漸欺霜鬢也。笑我恨盈眸。燈殘宴休。鳴騶放轡去難再留。

板橋雜記謂顧橫波善畫蘭。歸合肥龔尙書後。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書欸所書

橫波夫人者也。高郵夏玉延題顧橫波寫蘭柳梢青詞云。春去天涯。江南哀怨。定屬誰家。想見臨時。無多幾筆。玉腕微斜。風流翠袖烏紗。空賺了尙書鬢華。扇底香消。眉邊墨淡。愁對湘花。玉延又有咏畫舫百字令詞云。便過十里亭台。三更燈火。別有停橈處。夾岸青樓人不寐。珠箔斜通波路。（此二句的是秦淮夜景）載酒豪情。傳花韻事。風雅誰爲主。冶遊散後。短篷來聽疏雨。玉延又有南浦（秦淮惜別圖茶農爲某校書作）詞云。魂已黯然銷。寫愁心。認是柳灣蘋渚。烟綠渺無邊。渾忘却前夜落花流處。蘭舟凝滯。分張怕趁斜陽暮。酒半停歌人漸遠。莫誦江郎詞賦。誰知此別難逢。犯塵沙便作塞垣羈旅。紅粉也飄零。休問舊日陳娥衛女。清淮照影。倘留得天外鷺鴻住。有客曾從此逝。竟不識江南歸路。（茶農設於潮陽）

文道希秦淮有所贈（疎影）詞云。涼蟬隕葉。正碧波渺渺。秋在城堞。酒所淒涼。相喚移船。華燈掩映佳俠。宜城放客多愁思。寫不盡琴心三疊。數合歡製就齊紈。誰料未秋先篋。坐對江湖興杳。便當自此去。同理舟楫。却恨青銅華髮星星。那稱絳脣丹靨。縱渠自向空王懺。恰難忘嫩花香裏。甚四弦解訴飄零。歌吟淚珠盈睫。（宜城放琴客詩見顧况集記柳惲事吳夢窗詞曾用宜城放客字）又南樓令詞云。泛秦淮春水方生。却想歡期渾似夢。憑綺語。駐芳塵。

涇縣翟楚材秦淮雜感詩云。九曲清溪漲碧波。往來遊楫疾如梭。算來只有秦淮水。占得南朝豔跡多。

朱雀橋頭夕照紅。年年鬢影怯西風。記從賭罷旗亭咏。怕聽尊前唱惱公。

門存集作於庚子亂後。一時渡江名士。倡和殆遍。作者凡六十二人。都五百八十首。當時予亦有和作。今歲予編秦淮感舊集。將脫稿矣。爰取其秦淮題咏以實予之詩話。武陵陳伯弢與陳伯嚴吏部楊范甫孝廉張伯純部郎陳梅生監察袁叔輿戶部夏彝恂楊喆甫俞恪士壽丞四觀察飲秦淮酒樓詩云。碧瓦青樓映白門。江南猶有莫愁村。脫冠捉鳥杯壺急。隔水飄燈竹肉喧。歌歎盡傷朝士氣。滄桑重聚故人魂。興酣競奏雲台議。却愧今吾舌尚存。義寧陳伯嚴酒集東關河廳詩云。秣駒履舄爛盈門。俯檻魂迷鷗鷺村。虛幌乍含林氣潤。當筵暗覺酒盃喧。人間事托支離叟。水調歌飄窈窕魂。岸柳朦朧丹月細。板橋歸及拆聲存。又飲秦淮酒樓聞陳梅生侍御袁綬瑜戶部述出都遇亂感賦云。狼號豕突哭千門。濺血車茵處處村。敢幸生還攜客共。不辭爛漫聽歌喧。九州人物燈前淚。一軻風波劫外魂。霜月欄杆照頭白。天涯爲念舊恩存。長沙袁叔輿青溪畫舫曲云。胭脂水浸赤欄門。羅綺雲圍鬢鬢村。鴛蕩蘋烟蘭槳密。鶯囀桃葉柳風喧。銀階香濕珊簾月。玉鏡燈深粉閣魂。人散夜闌霑暗露。燭花猶映臉霞存。又伯嚴招同梅生彝恂喆甫伯純伯弢恪士集金陵春西殮詩云。絳樹銀河讌白門。高城霞綺散江村。九州雨集英靈接。四座雷轟笑語喧。愁盪騷腸千日酒。艷摩花骨六朝魂。風漚枉用傷離後。定在人天萬劫存。又連日諸公招同梅生侍御水榭飲集詩云。碧幌紅燈水閣門。渡頭桃葉酒家村。三生杜牧豪情劇。十日平原痛飲喧。殘夜星光

沉雨氣。夕陽花影送秋魂。舞衫歌袖青溪夢。他日相逢蔓草存。漢壽易實甫遊舫宴集詩云。鏡作屏風簾作門。烏啼烏夜晉時村。殘脂賸粉三篙膩。豪竹哀絲四座喧。如虎如龍名士氣。驚魚驚雁美人魂。六朝無恙惟烟水。賣菜傭知幾個存。又卽席再賦云。重見尊前寇白門。新詩哀怨比梅村。畧同天寶宮人病。豈學宏光復社喧。錦纜白鷗三尺水。烏衣朱雀六朝魂。東南人物多凋謝。此會今年是告存。江陰繆小珊青溪卽事詩云。女俠今無寇白門。詩豪並少杜茶村。琴尊北海聊驅寂。絲竹東山亦厭喧。畫舫疎燈猶在日。板橋流水自銷魂。青溪一角誰煊染。除是清湘與日存。又詩云。楊柳新枝又白門。無煩歌笛傲山村。尋來佳境消長夜。教就清聲壓衆喧。玉甕酒濃春盎盎。金爐香滿氣魂魂。板橋雜記秦淮錄。前輩風流可尙存。湘鄉張伯純伯巖招飲秦淮酒樓詩云。萬古悲秋此白門。月籠疏柳尙搖村。京華歷劫人還在。(謂彝恂梅生叔輿)水榭聞歌夜更喧。半壁河山容避地。十年哀樂總銷魂。六龍何日回天馭。愛國孤懷每飯存。又楊喆甫觀察酒集東關河廳詩云。小集青溪月在門。畫船歌吹傍江村。酒波遙注多能飲。海水羣飛未覺喧。六代雲山成醉夢。九州風雨黯吟魂。閒居謝客兼緘口。物外逍遙爲道存。彭澤歐陽笠齋客座遇舊妓感賦云。十日朋簪醉白門。如來世外避秦村。烟塵過眼誰猶記。畫舫徵歌夜尙喧。妓到秦淮工感逝。客談天寶易銷魂。桃花何幸生仙地。劫後能留笑口存。善化孫姬瑞伯弢同年招飲秦淮酒樓詩云。一曲青溪畫閣門。殘霞明滅柳邊村。當筵歌舞醒還醉。隔水樓台靜不喧。濁酒暗澆名士淚。幽花疑是莫愁魂。興酣

誰唱旗亭句。座上元龍氣尙存。一時名作美不勝收。蓋當庚子之亂。京華不守。海內騷動。賴劉忠誠與各國定東南自保之約。江南得以晏安。名士之過江者尙得於秦淮青溪間賡唱迭和也。（以上紀題詠）



葦鄉漫錄

(醒齋談八則)

吾國人有終身不沐者。有終身不漱齒者。有終身不洗脚者。某西人曾遊西北各省歸。所著筆記中。有一則言華人身上之微生物。當不可以數計。一指爪中。當有數千頭。一齒縫中。當有數萬頭。一脚縫中。當有數十萬頭。至全身之數。當無從計算云。語雖過諛。然亦實情也。

余親見某某文士輩。頭頸以下及手臂等處。皆垢積如小阜。其色黝黑如膏。奇臭不可耐。僅面部與兩手稍清潔。蓋每日早起。惟一沃面盥手而已。其齒際積膏脂黃厚如蠟者。與人對話。則口沫如濺。珠臭味撲人。而不自覺。此等人實所在皆是。

某公使者。於外交頗有名望。一日赴盛宴。攜其夫人同往。凌波纖步。珊珊其來。席間夫人束鞋之脚帶。忽微褪。遂即於座間更解而重繫之。於是座客羣起而逃避。公使與夫人皆大窘。次日各報亦即登載其事。窮形盡相以描寫。此盈握之香鈎。或謂其中微生物有若干數。若干種。或謂其穢氣當達若干遠。或謂儻避之不速者。恐或得傳染病云云。雖由欺侮吾國人過甚。然吾國人之不好潔。實亦無從以諱也。

友人劉君班侯。頃自新疆歸。爲述該處有某某等地。水極名貴。不但無水浴身。即淨面均用小便。且咸謂以小便洗面。最爲有益。且似以爲此法爲獨得之秘者。又其地女子。往往至十六七歲時。尙赤腿不著褲。但披長衣一襲而已。余向聞西北各地。將已洗面之水。用沙濾後。仍留以用。或以之烹茶。固已可怪。至以

小便淨面。則更非所意料矣。佛經謂俄鬼中有歷劫不聞水名者。吾初疑其妄。然同處此大地之人。類尙且如此。則六合之外。何奇不有。故吾人不得以目前所見之一境界。遂斷定所有之境界。皆同此例也。邯鄲女子最尙纏足。每年逢端午日。所有小足婦女。擇曠地羣坐。高置二足於烈日中。以相比賽。謂之晒小足。至其蓮鈎稍大者。則匿而不出。其夫亦且鬱鬱頗引以爲恥。又太原府某集上。每逢賽小脚之際。女子悉臥於車內。以脚置車外。以相比賽。一任輕薄兒郎品題。比較。凡得小脚狀頭者。視爲非常之榮。幸此種風氣。內地各省皆有之。固不僅一二處已也。

席間有人言及同治間。有裕某者。由粵督調爲兩江總督。其上房用粵東順德之梳頭媽。多人以侍左右。梳頭媽者。與尋常僕婦不同。專以代婦女梳頭爲業。貌姣好。且柔婉解人意。其脚之後跟。每日用細石淨水相磨擦。以是潔白而光潤。平時惟跋拖鞋。露其水磨之脚跟。以爲勾引之具。行路時。玉痕宛宛。略如纖月至粵者。每謂見此。令人之意也。消有過於柳眉櫻唇者。裕某素喜聞鼻烟。其聞烟時。必以各婦之脚。羅列於前。以其脚跟爲盛烟之烟碟。謂其遠勝於象牙翡翠之各碟也。有人微譏其近穢者。裕笑曰。昔楊鐵崖鞋杯行酒。千古美談。吾之此事。風流蘊藉。開千古未有之創舉。想鐵崖聞之。猶當欣羨。爾輩俗人。不足以語此云云。言者謂係聞之恩厚云。

中國人有三大自由。一洩氣自由。凡噴嚏打呃。西人皆最忌。謂有微生物傳入空氣中。易於傳染疾病。

吾國人則無論打嚏打呃。卽洩屁亦極自由。一小便自由。〔無論何處皆可小便。京師各地。則大便亦可自由。大致臥房以外。隨地皆可小便。大門以外。隨地皆可大便。〕一涕唾自由。〔平時不論矣。每遇開會時。輒聞涕唾聲。咯咯然。如連珠。如蛙鼓。西人遇有涕唾時。皆以手巾握口鼻擦之。不使有聲息。吾國人不知用手巾。以致必吐於地。狼藉污穢。不堪入目。更有以兩指捏涕擦之。牆壁或桌角者。西人見之。每爲蹙額。實則皆不用手巾之故也。且涕唾在地。隔十二時。卽有一種微生物發生於內。能傳染種種時症。故美國禁之尤嚴。〕

有某官者。素頑固。一日過上海。因在巷中小便。爲巡捕捉入捕房。後每遇習新學者。輒語之曰。我國爲最自由之國。卽如大便小便。名爲便者。本取其隨地可以自便之意。今西法於此等事。亦動輒干預之。如是則不當名爲大小便。應改名爲大不便。小不便。方合。聞者莫不笑之。

六期預告

▲短篇譯著

新造人術

(冷)

心 俄國名著

(冷)

▲長篇譯著

祖國

(世界三大悲劇之一)

(冷)

未定

▲雜記隨筆

息樓談餘

其他種種有興味之作以及水彩美人畫及各種寫真版材
料豐富趣味醜深能令讀者愛不忍釋

宣統二年四月望日印刷
宣統二年五月朔日發行

編輯者 有正書局
發行所 有正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在內	二元五角
每一册	六角	郵費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梅 花 落 出 版

吳門天笑生譯○是書前已排
日登載時報爲海內人士所歡
迎茲又經譯者重加校訂分爲
十六回裝訂兩厚冊愛讀者請
速購取也 每部大洋八角

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
蘇州都亭橋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有正書局各種碑帖墨蹟價目表

西嶽華山廟碑	三冊五元	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半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初拓塏素草書白叙帖	定價五角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至寶	上下兩冊	原拓塏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
共一元六角		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
寸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
寸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五角半
寸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大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八角
寸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七角
寸明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行新拓蘇文忠習字帖	定價三角
大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三希堂蘇長公法書	裝訂三冊 共取大洋一元四角
大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三希堂黃山谷法書	定價六角
北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三希堂米南宮法書	上下兩冊 定價八角
寸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三希堂蔡君模法書	定價三角
寸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
行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二角	三希堂小楷四種	定價三角
行宋拓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行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小舊拓 王右軍樂毅論	合刻 定價三角
寸宋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二角半
陶齋藏宋拓麓山寺	定價七角	正舊拓趙松雪正草千字	定價二角
行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
行宋拓李北海雲麾碑	定價六角	小舊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
草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角	初拓滋蕙堂靈飛經	定價四角
草宋拓太清樓書譜	定價七角	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半
草大本初拓書譜	定價六角	行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唐拓十七帖	定價六角	書海內無第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草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定價一元半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海內孤本 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海內第一本 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
		行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
		篆吳天發神讖碑	定價四角
		行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
		陶齋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隋上方寺塔樂遺刻漢池五瑞圖題名一冊	定價四角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	定價三角
		隸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定價五角
		篆明拓石鼓文	定價三角
		龍藏寺碑	定價四角
		人間至寶 淳化閣帖十冊	定價七元
		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	定價一元半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思古齋真本足榻	定價三角
		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四角

有正書局各種碑帖墨蹟價目下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楊鐵崖書張氏通波阡表墨跡	定價三角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傅青主先生自書時稿墨跡	定價四角半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文衡山行北山移文合璧墨跡	定價三角半
漢石經殘字	定價二角	王雅宜草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跡	定價二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正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跡	定價三角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劉石庵墨跡	定價三角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劉石庵楷書墨跡	定價三角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冲遠碑	定價三角	劉梁合璧	定價四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	原拓片定價	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跡	定價四角
六角		董香光四種墨跡	定價五角
精印 真正原 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	定價	董香光五種合冊	定價四角
價每部洋十四元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
龍門二十品	定價六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跡	定價四角
以上碑帖印出者八十餘種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跡	定價三角
每部八冊定價十元		王覺斯草書	定價三角半
檀聯第一輯	定價五角	張文敏公真跡	定價三角半
宋張樞寮寫華嚴經	定價三角半	姜西溟先生墨跡	定價三角
沈文恪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跡	定價二角	王夢樓行書墨跡	定價三角半
蘇黃米蔡墨寶	一元二角	王夢樓行書第一第三	定價二角半
宋元墨寶第一集	定價六角	陳玉方小楷墨跡	定價三角
明代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	每冊四角	王虛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	每冊四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跡	定價三角半
明朝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	每冊四角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跡	定價二角
國朝名人手蹟第一至第八集	每冊四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趙松雪書海賦墨跡	定價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定價六角
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跡	定價四角半	小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跡	定價三角
黃石齋夫人書孝經與平等閣藏之石齋手	定價六角	錢南園楷書墨跡	定價二角
黃石齋書張天如墓誌	定價四角		
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油素鈎本	定價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定價三角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定價四角
鄧石如書陳曼生先生尺牘	定價四角	書隸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	定價二角
何子貞張遷碑	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定價四角
何子貞書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跡	定價二角半	大張廉卿墨跡	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跡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第四五集	每冊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五集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六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沈文合璧	定價三角	六朝人書左氏傳	定價四角
黃山谷書發願文	定價六角	宋人手寫發願經	定價兩角
虞世南虞汝南公主墓誌墨迹	定價	何媛叟行書墨蹟	定價二角半
莫友芝正草隸篆墨蹟	定價三角	以上墨迹印出者七十餘種	

凡購本局以上各帖實價現洋十元以上者八折二十元以上者七折三十元以上者七折五十元以上者六折無論何處躉批零售信郵局原班回件通郵局處不另加郵費此佈

總發 北京琉璃廠 蘇州都亭橋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